

流星雨



笑爆登场

内容简介

他一向很注意用眼卫生，
但是这一次他必须承认，
他是被浆糊糊住了他清澈的眼神。
哪！这个女生，要形象没有形象，
论智慧简直侮辱身而为人。
在大庭广众下讨论什么是吻，
被人随便一骗就以为坐着火车可以去新西兰，
最可恨自以为自已暗恋别人七年，
却没有勇气表白甚至承认。
是她自己不出声的，那么当然爱侣换人，
怎么说他也是功课体育一把罩，
学生会长候选人还荣膺几届班草，
除了他没人受得了她的老不着调，
真的，配她，只有他是恰恰好——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流星族休闲花园丛书. 第四辑 / 珠雅编. — 乌鲁木齐 :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2003

ISBN 7 - 5371 - 4453 - 2

I. 流... II. 珠... III. ①故事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②小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③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 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05973 号

流星族休闲花园 第四辑

主 编 珠 雅

责任编辑：张红宇

装帧设计：黄 浩

出版发行：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社 址：乌鲁木齐市胜利路 100 号

邮政编码：830001

印 刷：广东惠阳印刷厂

开 本：850 × 1168 1 / 64

印 张：108 字数 2880 千字

版 次：2003 年 2 月第一版

2003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1 - 5000 册

书 号：ISBN7 - 5371 - 4453 - 2 / I · 2039

定 价：全 36 册 162.00 元

本系列作品均有著作权，任何重制、仿制、盗版或以其他方式加以侵害，一经查获，必定追究到底，绝不宽贷。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岚龙令
笑爆登场

开 场

“ 嗨嗨！万岁！放暑假了！暑假 我爱你！”老师刚刚宣布完放假的消息，教室里顿时炸开了锅。同学们笑着闹着，完全无视于台上老师铁青的脸色，兀自沉浸在各自的喜悦中。本来嘛，接下来两个月都不用看见他那张难看的脸了，就给他一次发怒的好借口吧！

这位姓邓的老师果然不负众望，只见他全身抖如筛糠：“你们……你们真是太不求上进了！你知道你们这次期末考考得有多糟糕吗？一听到放假就这么兴奋，你看看人家隔壁班……”

他正骂到兴头上，隔壁班爆出的一阵更振奋人心的欢呼声打断了他口沫横飞的演说，台下的同学很不给面子地哄笑起来。其中尤以一位女生笑得最夸张，她甚至笑到全身发软地俯在了桌上，手还不停地捶拍着桌面。

“喂，岑静，你笑太过了啦！”严晓婉偷瞄了一下台上的老师，喔哦，要不是他没有头发，用“怒发冲冠”来形容他真是再贴切不过了；快别笑了啦，老邓在瞪你了！”她有预感，以徐岑静这种凡事少根筋的大而化之的个性，今天她的好友怕是逃不过一劫了。

果然在班会结束后，徐岑静被勒令一个人留下来打扫教室及教师办公室。

“哇，天哪，这些死人怕是一整个学期没有整理抽屉了！这么多垃圾！Oh My God！这块蛋糕还长霉了！”面对满教室的垃圾，徐岑静那颗向来满不在乎的脑袋终于也被敲进了一点危机意识；晓婉，帮我扫啦！”

“唉！我严晓婉真是交友不慎。”严晓婉很认命地拾起墙角的扫把；先说好，至少是一份刨冰喔！”

交友不慎？是在说谁啊？徐岑静不禁在心中暗忖。晓婉不知趁此机会在她身上揩了多少油了。但她聪明地选择了住口。的确，在这种有求于人的非常时刻，多一个敌人不如多一个朋友。

“喂，你刚才反应得实在有点‘很’过头哎，不就是放个暑假吗？有没有必要激动得好像中了头彩一样？”一边扫地，严晓婉一边数落徐岑静。说实话，她还真为徐岑静惋惜。本来嘛，一个白白净净灵灵秀秀的女孩子，偏偏生来就是一副大大咧咧不懂转弯的直性子，甚至整个人都不修边幅，两条辫子从来都扎不紧，衣服也是有什么穿什么上，真是可惜了那颇具几分古典美的瓜籽脸。

徐岑静又不能自抑地笑了。“本来就值得庆祝嘛！你看，这次高一分科，高二我就能跟讨厌的物理、化学说再见；而且下学期分班，我不仅可以和你还有彭一帆分到一个班，最重要的是，我可以不和那个该死的雷邵鹄一个班了，这是多么值得庆贺的事啊！”

“你干吗那么讨厌雷邵鹄？人家好歹也是班草啊！”要不是因为你的个性，你的长相倒是可以评个班花跟他配个对。这话严晓婉留在心中没说。

“班草？啊呸！猪笼草吧！哼，小白脸一个！当初评班草的那堆女生眼睛长疮了吗？”

“喂，人家哪里是小白脸了，他那是健康的小麦色！”为证明自己的眼睛没有长疮，严晓婉急忙为雷邵鹄申辩。

“那叫蜡黄！难看死了，好像随时会渗出油来！”

“那你看他身材多棒！肌肉结实……”

“我拜托你肌肉和赘肉分清楚一点好吗？哦！讲到他身上的赘肉我又开始反胃；上次篮球赛后那白痴还脱衣服展示自己的上半身，害我看了后连长一个礼拜针眼……”

“一定是你这丑女的黄色思想作怪。”突然间，一个清亮的男声插了进来。徐岑静和严晓婉惊愕地回头看，只见教室的后门不知什么时候已被打开，而且还有一个男生倚在门柱上。那名男生有

着小麦色的肌肤 ,瘦削却相当结实 ,修长的双腿令他拥有傲人的身高 ,至于脸 ,那更是教人很难移开视线的帅气。

天哪 ! 正主现身了 ! 严晓婉吐吐舌头即背过身去专心扫地。太糗了 ! 背后议论别人时正好被抓了正着 ! 还好自己没说什么他的坏话。看来下次再发表感想时一定要提高警觉 ,谨记“ 隔墙有耳 ” !

不过徐岑静可没那么容易冷静 : 雷、邵、鹄 ! 你母亲有没有教育你偷听别人讲话是很不礼貌的行为 ? ! ”这几个字几乎是她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雷邵鹄反而对她绽出一抹灿烂的微笑 : 在那之前我倒是想先请教一下 , 令堂有否教育你 , 背后随意批评别人是种不礼貌的行为 ? ”

“ 你…… ” 你 ” 字还没“ 你 ” 完 , 话已经被抢白——

“ 噢 ! 请原谅我居然对令堂大人作出如此不礼貌的臆测。这种连‘ 三岁小娃娃 ’ 都知道的‘ 常识 ’ , 令堂大人怎会疏于教育呢 ? 怪只怪她生了个‘ 顽劣不驯 ’ 、‘ 屡教不改 ’ 、‘ 朽木不可雕 ’ 的‘ 野马 ’ ; 栓都栓不住 ’ 啊 ! ”

“ 你这王八蛋敢给我胡说 ? ! ” 徐岑静真恨不得抡起扫把冲过去痛殴他一顿。

“ 我这人别的好习惯没有 , 就爱强调事实。其实我这人教育也挺好的 , 偷听别人讲话这一劣行我也不齿。哪知今天偶然一听不得了 , 不听还不知道居然在本班还有一个丑女在想我。唉 , 怎么办 ? 我的命怎么那么苦 , 老天爷 , 你既然让我注定要被人倾慕 , 为什么不找个长得好点的啊 ! ” 说完他还以手揪住胸口的衣服做痛心状。严晓婉不禁被他挤眉弄眼的怪样逗笑了。

徐岑静却只差没气得吐血了 : 倾慕你个头 ! ”

“ 不然你干吗拿自己有色眼光看我 ? 还看到害眼 ? 你小心我到妇联投诉你视觉强暴哦 ! ”

“ 滚 ! ” 一个扫把飞来 , 雷邵鹄灵活地侧身一闪 , 随即高笑着下楼了 , 留下徐岑静在教室里狂吼 :

“气死我了——”

严晓婉看着这一切 ,只能暗暗摇头。真想不到雷邵鹄还有这样不正经的一面 ,亏她一直还把她当酷哥供呢。

可是他为什么单单爱找岑静的碴？

他该不会是暗恋岑静吧？

哈！怎么可能。严晓婉迅速推翻了这一可笑的念头。

不过 ,日子过得真快哪。这么快一年又过去了 ,又要进行高二的分班了。还记得一年前刚上高中分班那会儿……

严晓婉的思绪不禁飘回了那不算遥远的一年前。

1

严晓婉虽然才升入新学校没多久，但爱闲逛的徐岑静和严晓婉已差不多将学校的周边环境摸了个透彻。比如这家环境优雅，布置装修都很别出心裁的冷饮店就是一个聊天的好去处。

无聊地搅动着眼前这杯冰块快要融掉的青苹果汁，严晓婉无聊地听着徐岑静似乎永远也发不完的牢骚。

“……然后他们俩就这样当着我的面，旁若无人地热吻了起来……”想起午餐时看到的那一幕，徐岑静的胃又开始翻腾。

拜托！太恶心的吧！还在吃饭耶，怎么他们就能一脸甜蜜地接吻？还是舌吻哪！

难道他们都没有看到对方那油光发亮的嘴唇吗？难道他们完全没有考虑也许对方嘴里还嚼着大蒜或含着青椒？

“人家本来就是情侣，接吻有什么大不了的。”严晓婉执起可爱的吸管轻啜了一口果汁，唔，酸酸甜甜又冰又爽，她真是爱死这味道了。

“没什么大不了？！”徐岑静怪叫道：“虽然那包厢里只有三个人，但是请搞清楚，是三个不是两个！除了他们还有一个清纯的我啊！有我在场他们还那样毫不顾忌地上演限制级，要是我不在，说不定他们衣服会脱到什么程度呢！”

天哪！这个不知羞耻的粗线条妹！严晓婉挫败地低吟一声，恨不能将脑袋整个扎进眼前这杯果汁中。

她也想拜托岑静搞清楚，目前在这个冷饮店里是一堆人而不是只有她们两个人，尤其最后的那几句话，岑静叫得那么大声……

哦！让她死了吧！

此时的徐岑静完全发挥了她那少根筋的天赋 ,她居然一点也没注意到店里的人对她投来的异样目光。

“ 我算看透了。什么叫做吻？哼！不就是你牙齿上粘着辣椒 ,我牙齿上夹着大蒜 ,两片油糊糊的嘴接触后 ,发现辣椒和大蒜交换了位置 ,变成了你的牙上是大蒜 ,我的牙上是辣椒了！”

“ 哈哈哈哈哈！”

徐岑静还想继续发表高见 ,却叫隔壁桌爆出的一阵笑声禁住了口。她愣愣地回头看 ,是几名不认识的男生。

完了完了 ,现在装作不认识她已经太迟了！严晓婉匆匆忙忙丢下果汁的钱 ,拖着徐岑静冲出了冷饮店。

“ 喂 ,还没喝完哪…… ”

“ 闭嘴！你还嫌不够丢人吗？”

她们的声音消失在冷饮店闭合的玻璃门外。

“ 哇 ,刚刚那女生真猛！”

方才那群笑得肆无忌惮的男生在人走远后开始不客气地评论了起来。

“ 就是 ,看她长得蛮不错的 ,想不到出口惊人 ,真是浪费了那副好面相。”

“ 邵鹄 ,你怎么看？”其中一名男生向一位一直埋头低笑的男生发问。

“ 我还挺赞同她的观点的。”雷邵鹄终于抬起头来了 ,满脸满眼全是笑意。“ 而且那个女生……好像是我们班的。”



阳光以它百折不挠的韧性穿透密密的树叶层 ,在草地及仰躺在树下的人身上投射出一朵朵金色的小花。

好吧！徐岑静不得不承认 ,这间学校还是有那么一点儿可爱的。

前提是 ,它必须减免一半以上的考试。

以及 ,少一些讨厌的人。

忆起讨厌的人 ,岑静觉得自己难得培养出的好心情都被破坏殆尽。她随手抓过一本教科书覆在脸上准备就地午睡 ,把恼人的事全抛给周公。

可是偏偏有人连这难得的宁静也不肯赐给她。

“真佩服你在这里都能睡着。你不怕被人踩到也该考虑一下你的睡容可能会吓到路人哪。”

听到这个熟悉的戏谑的声调 ,岑静一把扯掉覆在脸上的书一骨碌翻坐了起来。

“雷邵鹄！怎么我走到哪儿都避不开你？”

她发誓 ,如果眼神可以作为武器的话 ,她现在一定是在挥舞着她利器 ,将眼前这个笑得一脸可恶的男生剁成十段八段！

“我才想感叹命运的捉弄呢？”雷邵鹄双手插袋 ,背着光居高临下地俯视着她；“为什么我走到哪儿都遇得见你？”

是巧合吗？恐怕不是吧。这些日子以来似有若无的视线跟随 ,早让他摸清了她的脾性喜好。比如她午休时喜欢一个人窝到这学校的角落来。

“你再这么阴魂不散地跟着我 ,我就要怀疑你暗恋我了！”

是的！她怀疑！她很怀疑！

怎么会有这么可恶的人 ,在进入同一个班之前他们根本素不相识 ,当然更没有说过话。那天她只不过好心帮课代表一个小忙 ,去催他交个作业 ,他居然开口就叫她“蒜妹！”

“算妹？什么算妹？”她傻傻地问 ,却得到令人气结的答案 :是大蒜的“蒜”不是计算的“算”！

因为他说她的牙上粘着大蒜！

蒜妹！

她永远记得他仿佛专为挑衅而咧嘴露出一口洁白的牙和周遭同学好奇地探寻她口腔的眼神。

她决定 ,他和她的仇怨是结、定、了！

更可气的是这个活该遭雷劈的家伙似乎是欺负她上了瘾 ,有

事没事就爱找她茬。

偏偏他们每次冲突都是她败下阵来 ,把她怄了个半死。

好 ,新时代美少女能屈能伸 ,惹不起总能躲得起吧 ?可没想到躲哪儿都避不了这个瘟神 !

“ 不许跟着我 !你这个瘟神 !”

“ 我跟着你 ?!”雷邵鹄的脸部肌肉产生怪异的扭曲 ;“ 我会暗恋你 ?!”

不能否认他那两句将怀疑意味发挥到极致的问句的确令岑静很想扁他 ,但能看到他脸上除了可恶的奸笑外还有其他的表情也令岑静暗爽了好一阵子。

不过雷邵鹄马上更绝地还以颜色。

只见他背过身去 ,头一次以不含玩笑语气的音调酷酷地丢下一句 :

“ 傻瓜才暗恋你 ,丑女。”

说完他就像一阵风似的走了。只留下岑静一人留在原地傻傻地咀嚼着他最后掷下的话。

丑女 ?

他刚才居然说她是丑女 ?!

“ 雷邵鹄你这个杀千刀的王八蛋 !老娘和你势不两立 !”她仰天长啸 ,风也呼呼地刮着。午间校园的宁静就这样被葬送在不绝于耳的怒吼与风声 中。

其实只要岑静心思细一点 ,她应该可以注意到雷邵鹄匆匆离去前脸上隐藏不住的那一丝丝局促与尴尬的。



呆坐在某服饰店的试衣间内 ,岑静第 N 次为手中这件衣服叹气。

这是一件粉蓝色的短袖连身裙 ,在领口与袖口处都很精巧地装饰着白色的缎带 ,看上去十分淑女以及.....很不适合她。

她怎么会鬼使神差地挑了一件裙子进来试呢？她记得自己一向是喜穿裤装的不是吗？

自己在选这件裙子时到底在想什么呢？

是的，她想起来了。在挑衣服时，“丑女”两个字忽然浮上她的脑海。

她还记得晓婉曾经对她说过的话：

“你的身材挺好的，皮肤又白，一定很适合浅粉系的裙装。”

于是她一时头晕晕，脑钝钝，就把这件裙子带进了试衣间！

真是！她干吗这么在乎雷邵鹄那只大王八的批评？！她那“走自己的路任别人评论”的生活态度呢？她又叹了一口气。

“喂，小姐，请问你是在里面织布吗？等你将布料印染好制成衣服穿出来还要多久？”严晓婉不耐烦地在外边敲着试衣间的门。

管他的！试就试啦！这样想着，岑静抓过那件连身裙兜头罩下。

待徐岑静整好衣服迈出试衣间，严晓婉本将出口的怨言立刻转化成了一声声赞叹。

“好漂亮！”晓婉绕着岑静转了一圈又一圈，将她前前后后看了个遍，想得到的还是只有赞叹。

白皙的肤色被嫩嫩的粉蓝色衬得更加晶莹剔透，原本稍嫌不够完美的腿部线条被及膝的长度恰到好处地掩盖，腰部精巧的褶皱设计漂亮地收出了一个纤细蛮腰。至于气质，那更是惊天动地的改变！一个清新纤弱纯洁无邪的古典小美人就此展现！

“真是人靠衣装！”晓婉仍然赞不绝口。

“真的？这很好看吗？”

“好看！我跟你打包票！”

“不像丑女吧？”岑静有些别扭地扯了扯裙角。

“放心吧，大美女！”晓婉已经从她口中得知了那天雷邵鹄的刻薄批评，不禁微笑着安慰她。

看来，不管神经多粗，只要是女生，总是难免会注意自己的外貌。

“好！那我买这件！”岑静喜滋滋地取过价码牌看：“这么贵！”她不禁惊呼。

“怎么，你钱没带够？”

“不是啦，钱是够，只是大大超过我的预算了。如果买下这件衣服，我这个月就没有钱零花了。”她怎么舍得一个月不碰她那些可爱的零嘴呢？

“这样啊，好可惜。那看看有没有别的适合的好了。”的确没有必要为了一时美丽跟自己的腰包过不去；“那你还是先将这件衣服换下吧。”

“欢迎光临。”

玻璃门又一次开启，在服务人员亲切的招呼声中，走进来一位很阳光的男生。

他长得不是很高大，但身材比例很好。人虽然瘦瘦的，但看得出很结实。一身黝黑的健康肤色配上宽松的运动休闲装使他看起来颇有几分 HIP - HOP 的随性。而他一进门就绽出的那一张大大的笑脸更是让他看起来亲和力十足。

“嗨！晓婉！啊，还有岑静。”他笑着走进来：“你们一起来买衣服？”

“彭、彭、彭一帆！”岑静是从看到这名男生进门的那一刻脸就涨得通红，一双手更是紧张得不知搁哪儿好。

“是啊。”严晓婉倒是大方得很：“怎么，你也要买衣服？”

“大姐，别把我说得好像野兽一样会自动换毛好吗？我当然也需要买衣服。你们选好了吗？”

“选好了。”看不惯徐岑静像只缩头乌龟一样在她身后畏首畏尾，严晓婉忽然一把将徐岑静推到了彭一帆跟前。

“你看，就是这一件，好看吧？”她像献宝一样向彭一帆展示着岑静身上尚未换下的连身裙。

她实在是受不了岑静了，明明平时大胆得不得了，什么话都敢讲，可是一到了喜欢的人跟前舌头就自动打结，沉默寡言畏畏缩缩得像旧社会受尽委屈的小媳妇。

据岑静说,她是从小就开始暗恋彭一帆。那么算算时间也将近七年了。小学耶!严晓婉当时就吓住了,小学生懂不懂什么叫做爱情、暗恋啊?不过按岑静的性格来看也没有什么不对,就算那个时候仅仅只是小女生对小男生的一种朦胧的好感,这七年下来也的确转变成一种了不起的“爱情”了,只不过,七年哪!徐岑静和彭一帆小学同学初中同学,她居然还没有向彭一帆告白!

天哪,想到这一点严晓婉就想晕死过去。对于她这个凡事求效率的人来说人生绝对没有那么多七年可以虚掷。所以她决定推她的好友一把。

而她也确实推了。

“怎么样?给个评价吧?”

“很好看。”彭一帆仍是那派亲和力十足的笑脸;很适合你呀,岑静。买下吧。”

“可惜她钱不够,只有再看看别的……”

“我、我、我买了!”徐岑静忽然中气十足地喊。



岑静又对着那件衣服发呆了。

所不同的是,她的表情较上次有所改变。上次她是对着它呆呆地叹气,而这次她是对着它呆呆地傻笑。

发呆的地点也有所改变。上次是在服饰店的试衣间,这次是在她家,专属于她的小房间内。

“嘿呵呵呵!”她越回想越爽,甚至将头都埋到了枕头里。

“拜托你不要笑得那么淫荡好不好?”严晓婉小心地跨过地上那一堆乱七八糟的书,拼命推开床上那堆成一团的被褥,好不容易才在岑静的床上理出一块可以让人坐的地方。

“每次来你房间我都有一种海扁你的冲动。”天哪,这哪里像是一个女孩子的房间,就算用猪圈来形容也有些对不起猪。

可是她不懂,为什么像岑静这样一个大而化之到可以说是

点白痴的女孩子在喜欢的人面前怎么会那么提不起胆子？

像刚刚她们和彭一帆逛街，她想尽办法撮合他们，帮他们制造话题，可是从头到尾岑静只说了三句话。

一个“嗯”。

一个“是”。

一句“再见”。

看得她这个非当事人快要发狂！

“喔呵呵呵！”

岑静还在不依不挠地笑着。就在晓婉被她烦得想将她闷死在枕头堆中时，她终于止住了笑，一本正经地抬起头。

“晓婉，你说彭一帆会不会也有点喜欢我？”

“没看出来。”

“有啦！不然他怎么会对我说‘很好看’！喔呵呵呵！”岑静又一脸爽得不得了地将头埋入枕头中窃笑不已。

“……”不是故意沉默。实在是晓婉不知该接什么话。她想岑静大概是忘了在她试衣服的时候彭一帆也说过“很好看”“很适合你”之类的话。

“你说他如果真的喜欢我怎么办？”岑静再度抬头。

“不知道。”她是真的不知道该拿徐岑静这个活宝怎么办。

“你知道的！你怎么会不知道呢？我把你当‘知心姐姐’啊！”所谓“知心姐姐”就是指那些青少年杂志上常见的替青少年解疑释惑的栏目主持人。而那些写信来的青少年多半是咨询些什么“我开始变声了怎么办”、“我的胸部开始发育了怎么办”之类的青春期生理问题；比较健康的就提些——我偷偷喜欢上一个男生可是他有女朋友了我该怎么办”之类的青春期心理问题。

“啊？知心姐姐，我该怎么办？如果他自我告白怎么办……”

……

“快放手……我要被你掐死了……”



第二天岑静就迫不及待地穿着这件新衣服上学去了。为了配这件衣服,她还特意起早费神梳了两条看起来会让人显得清纯不少的发辫。上学的路上她还拐了晓婉的两个发卡别在头上。

当然,如果她早知道今天一整天她都不会碰上彭一帆,她也就不会如此悉心打扮了。

而如果她知道她的新扮相会为她引来雷邵鹄更尖酸刻薄的讽刺,她恐怕连学校也不会来。

然而她今天还是来了学校,所以上述情形都很不幸地发生了。

今早她刚一走进教室,就满意地听到四处响起的叹服声。她得意地将这些惊叹全当成赞美接收。

哼,怎么样?她得意地朝表情略显呆滞的雷邵鹄抛下一个示威的眼神。要不是晓婉再三叮咛穿了裙子就要有点淑女样,她真想不顾形象地跳上课桌狂笑三声。

呵,示威?回过神来的雷邵鹄嘴角不禁轻轻上扬。

不过不能否认的是,他刚才短暂的失神的确是惊艳于她的淑女扮相。

而且刚才见到她的那一瞬间的那种怪异感觉是什么?那种如遭雷殛的悸动感?

他不知道,也没有时间去理清那份感觉,他只知道他不能让她嚣张得太久。他开始埋头在纸上写了起来,越写嘴角的笑意就漾得越大。一想到呆会儿徐岑静看见这张纸条时脸颊气得泛红却又全身抖得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的模样他就忍不住上扬的笑意。不知为什么,他就是特别享受逗弄徐岑静。

不用测距离,他抛出的纸条精准地掷中了目标。他看着徐岑静疑惑地环视了一下四周,随即展开纸条。他发现自己居然是如此雀跃地等待着她的对那张纸条作出回应。

果然没有多久,他满意地看到她回头掷给他一记“你这个混蛋”的眼神。他险些就要抑制不住冲口而出的笑声。

他在那边辛苦地憋着笑,这边徐岑静已经是怒火滔天了。

她就知道！她就知道雷邵鹄这个活该被雷劈的王八蛋不肯让她好过！

刚才她正在美美地规划自己要如何制造一场与彭一帆的“不期而遇”：

最好是要像武侠电视剧那样，女主角遭遇危险眼看就要跌倒，男主角英勇地飞身而至，拦腰抱起女主角原地旋转三个圈……在一阵长发飘扬衣袂招摇之后，女主角再一脸惊喜地喊出：“是你？！”男主角一脸深情地回答：“没错，是我。”……

突然天外飞来一个纸条打断了她的思绪。她疑惑地打开纸条，上面写着：

“爬行类也会换毛？”

那戏谑的语气刚劲的字体昭示了这张纸条的书写者。徐岑静捺下将这张纸条碎尸万段的冲动写了一句话，话不惊人却蕴含无限的杀伤力：

“你说谁是爬行类？！”

最后那个惊叹号划得十分用劲，连纸都被戳破了。这是她在向他暗示：你小心你的下场和这张纸一样！

而他的回答让她知道她的威胁是没用的。他的回答是：

“你不是恐龙吗？爬行类？”

“……”

2

尽管现在只是初夏，但阳光对于这个偏南的城市而言，已经很灼人了。

尤其是正午时分的学校运动场，由于没有树阴的遮蔽，整个运动场上热浪滚滚，即使只是站在它边上，也觉得人快被烤化了。

然而就是有人不畏骄阳酷暑 ,残忍地将自己曝晒在阳光下尽情挥洒青春的热血。

彭一帆就是这样一种人。

此时烈日当空 ,他却伙同其他十来个男生在太阳底下踢足球。晶莹的汗珠随着他飞扬的发梢被甩出 ,蓝色的运动 T 恤已经被汗水浸成了蓝紫色。

他似乎全然不觉阳光的毒辣 ,仍在场上拼命追抢着。那认真的神情想必会令不少女孩倾心不已——比如在场边的徐岑静。

“啊！抢！抢！抢！哇！帅！太帅了！”她边跳边鼓着掌；晓婉 ,你看你看！你看到了没有啊！”

“看到了。”严晓婉挥动着手中的书扇着风；喂 ,我的可乐喝完了 ,我再去买一瓶。”

“不准去！”徐岑静硬拉着她的手制止了她；“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什么主意 ,你想趁着买可乐的机会溜到冷饮店歇凉是不是？不许去！”

.....

严晓婉长长地呼出一口气 ,在心中默默地数着数 ,在确定自己不会发狂后 ,她才睁开眼继续同徐岑静说话。

“我不会的。你放手 ,我真的很渴了。”

“你绝对会！我就是不放你走！”

“砰”的一声 ,严晓婉觉得自己好像听到了自己脑中那根名为“忍耐”的神经绷断的声音。

“你有病呀？！”严晓婉使劲地挣开徐岑静的手 ,她是真的生气了；“你暗恋彭一帆又不是我暗恋他 ,你想看他硬拖着 I 干什么？！在这种热得要命的中午我抛弃了家里凉爽舒适的空调陪你在这里干坐着 ,就等着太阳把我烤成人干了！现在我去买瓶水你不准我去就算了 ,还要怀疑我的动机？！”

她是真的真的很不想发脾气 ,早在岑静又耍赖又撒泼地将她拖到学校运动场上的那一刻 ,她就认命了。谁让她交友不慎、遇人不淑呢？

可是在太阳底下站久了,她觉得自己心中的郁闷与焦躁也跟着升温,说话的口气不知不觉就重了起来,音量也越来越大。

岑静的反应则是愣住了。

晓婉……晓婉怎么会突然对她发脾气呢?她不是一向很容忍她、很纵容她吗?

她的思绪直到她发觉彭一帆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注意着她们时被拉了回来。

“你……你叫那么大声干什么!”她回吼。

天哪,彭一帆不会听到她们吵架了吧?看他那样子一定是听到了。那……他听到了多少?难道……他听到那段关于她暗恋他的事实了?

神哪!你叫她以后如何面对他!

“不过是让你陪我一下嘛,你干吗发那么大脾气?”她的音量也大了起来。她是在向晓婉发泄她那因羞愧而起的怨气。

晓婉没有回话,她只是用一种像是在看陌生人的眼神凌厉地审视着她。

干吗?比赛瞪人吗?她不客气地回瞪过去。

晓婉并没有在眼神上与她僵持下去,她拾起放在长椅边上的东西,头也不回地走了。

岑静动也不动地站在原地。方才短暂停赛的彭一帆他们又开球了,她却无心再欣赏。

她做错什么了吗?在思索着这个问题的同时,她木然地离开了运动场。

“各位,抱歉了。我得走了,你们继续玩吧。”索然无味地踢了两脚球,彭一帆也跟着离开了运动场。他提着他的书包,一分钟也没耽搁地朝其中一个女孩离开的方向追了过去。如果刚才他没有听错的话,他好像捕捉到一个重要的讯息……



晓婉逃课了。

岑静第N次回头盯着晓婉那空荡荡的座位。晓婉上哪儿去了？难道……她不来上课是因为她吗？她们中午吵架了，她觉得烦闷，索性就不来了吗？

不！也许不是因为她的缘故，今天是星期一，下午是晓婉最讨厌的体育与信息课，她经常在星期一下午请假的。也许……也许今天下午也是如此呢？

“那个空座位是谁的？”一向在星期一下午便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班导今天忽然神奇现身，雷达眼一扫教室便发现了异状。

“是严晓婉的。”有人回答。

“她人呢？”

“不知道。她今天下午好像没来。”

“哦？”班主任皱起了眉头。因为“逃课”两个字已在同一时间跃进了他和同学们的脑海里。

晓婉有难！岑静毫不犹豫地立刻高举起她的右手：“报告老师！严晓婉今天人不舒服，托我请一个下午的假！”

“是吗？那你怎么不早点跟老师说？”

“我……我忘了。”

全班大笑。老师也笑了笑不再追究这件事。因为他们都知道以岑静这种丢三落四的性格什么都有可能忘记。

岑静跟着干笑了两声便坐下了。她在脑海里过滤着她们吵架的前因后果。越想她越觉得晓婉说得对。她对彭一帆和足球都没什么兴趣，在这样一个热得要命的中午硬拉她来看球是很让她无聊……还有太阳那么晒，她想喝点饮料她都不许她去……

晓婉一定觉得她很无理取闹！她一定很生气！

天啊，该不会晓婉气得再也不想理她了吧？

不！她不要！她要道歉，她必须向晓婉道歉！可、可是晓婉人呢？她整个人、整颗心都乱糟糟的，以至于放学的钟声都疏忽了。

“恐龙，你发什么呆？”一本书敲在了她的后脑勺上，她不用回头也知道说话的人是谁，但她现在实在没有心情和他抬杠。“唉

.....”她叹了一口气，伏倒在课桌上。

哟？她也会有这么没精神的时候？真是少见。雷邵鹄笑了笑，用脚勾过一张椅子在她旁边坐下。“怎么还不回去？没有好朋友陪你一起走你会怕吗？放心，你长得十分安全，单身女子走夜路遭袭击的事不会发生在你身上。”

雷邵鹄说了这么一大段，岑静还是没搭理他。他自觉没趣地摸了摸鼻子。忽然，他像想起了什么说道：“你.....你要是真那么怕的话，我可以牺牲小我，陪你走一小段路。”

徐岑静终于有反应了，她抬起头来，像看怪物一样盯着他。

雷邵鹄被她看得浑身不自在，整个人也有些手足无措了：“干...干吗？！你别误会了，我是怕你的尊容吓到路人才考虑.....而、而且我只陪你走一小段路.....”

“谁要你鸡婆了？”她不理睬他欲盖弥彰的解释，毫不客气地回了他一句。

“你.....”雷邵鹄被她这一记回马枪刺中要害险些落马。是啊，他没事这么鸡婆干什么？

“个性真差！”他站起来准备不管她就这样离开，“真不明白你的那些朋友怎么受得了你这样的个性。”

他咕哝的声音很小，但还是一字不差地落入徐岑静耳中。她猛地拽住他的衣角：

“你刚刚说什么？”

“干吗？反正又不是什么好话，你还想再听一遍？”雷邵鹄转身想离开，却因为岑静死拽着他的衣角而不得不打消这个念头。“算我怕了你了，想让我送你就坦率一点说啊，干吗生拉硬拽的.....”

“你刚刚说什么！”岑静的音量提高了好几个分贝。

“说你个性差！说你这样的人怎么会有朋友！怎么样？”他也火了，挑衅似的扬起他的下巴。

是吗？她是个不值得深交的朋友吗？晓婉.....晓婉会不会也这么想？晓婉.....是不是想和她绝交？

看到岑静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雷邵鹄心中的怒火一下子灭

得连点火星也不剩。“喂，恐龙，你怎么了？你今天怪怪的……”他弯下身去观察她脸上的表情，却意外地发现——她哭了！

虽然她没有哼出声，但那泛红的眼眶与鼻头，还有那挂在脸颊上的、令人无法忽视的晶莹的泪珠，都在向他宣告——

她是真的哭了！

怎么回事？！她为什么要哭？他刚刚说了什么很过分的话吗？雷邵鹄不禁有点慌了。

“喂，你哭什么啊？！”他很想说些好话哄哄她，但一出口语气就令人很想扁。算了，不要安慰算了！他曾经听人说过，在别人哭的时候如果旁边有人安慰，那人一定越哭越大声，眼泪越流越多。还不如让她自己去平稳情绪。只是……还是先把她的眼泪擦一擦吧！他翻遍全身口袋，只找到一张皱皱巴巴还被他的汗浸湿的纸巾。

“Shit！”他诅咒了一声，索性也放弃了替她擦眼泪的打算。一扬手，那张已经没用的纸巾十分精准地被他抛入了垃圾桶。

“喂，恐龙……”他伏在课桌上，小心地观察她眼泪的流向；好好的你哭什么啊……该不会……是因为我刚才说的话吧？其实……我也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哇咧！！你干什么啊！”他抬手为自己——挡开那飞掷而来的教科书。这女生怎么可以在上一秒还像林黛玉般楚楚可怜，下一秒就像潘金莲一样谋杀亲夫，呃，谋杀、亲夫？！好像某个环节有些不对劲了吧？

“雷邵鹄，你王八蛋！”她边哭边骂着，掷书的动作也没停。雷邵鹄则是一怔之后开始狼狈地左闪右避，看起来果然是天气太热的缘故，连自己的脑子也有些热糊涂了。

“喂，岑静，你在干什么啊……”这个熟悉的声音传入岑静耳内，她所有的动作都停了，连带着雷邵鹄的闪避动作也停了。

“没什么。”几乎是条件反射地，岑静换了一副淑女一点的动作和表情，转头面对突然出现在他们教室门口的彭一帆。

雷邵鹄在惊讶于她变脸速度之快的同时也在疑惑地打量着那个男生。他是谁啊？

“咦？你哭了？怎么回事？”彭一帆走上前去。雷邵鹄紧张地盯着他的动作，幸好他没有突然抽出一张纸巾什么的为她擦去眼泪。

“没、没什么。”徐岑静倒是很自觉地抬手拂去泪水；“你、你还没回去吗？有什么事吗？”

她居然口吃了？！这种不正常的现象意味着什么？雷邵鹄在心中暗自揣测着。

“我有事想跟你说，我们边走边讲吧。”彭一帆也扫了一眼那个似乎从他刚进教室那一刻便“虎视眈眈”地盯着他的男生。喔哦，长得还蛮帅的。

“好、好的。”岑静一把抓过她的书包便跟着彭一帆走了出去。

有问题！绝对有问题！雷邵鹄心中突然涌起了一阵不是滋味的滋味。



“什么？！你中了头奖？！一百万？！”

“嘘……小声点，给人听见就麻烦了。”彭一帆把食指放在唇边作了个噤声的手势。

徐岑静相信，如果不是肌肉与皮肤的相连，她现在的下巴一定是掉在地上了。刚才彭一帆说有“要事相谈”，她跟着出来了，没想到听到了这么一个劲爆的消息！

一百万！头奖！头奖！一百万！

“真……真的吗？”岑静不敢相信。她也买过彩票，但从来都是连彩票的本都捞不回来。每次她看电视上那些福彩类节目居然能有人得头奖她就觉得不可思议。她甚至一度怀疑那些领头奖的人是制作单位找工作人员假扮的。

而现在，就在她的左手边不到两米处，一位她认识了七年之久的朋友告诉她，他得了头奖！

她不敢相信！

“是真的，你看，这就是我买的那组号码。”说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类似于彩券的纸在她面前晃了晃，不待她看清楚就宝贝地收起来：“小心点，这可是一百万的钞票啊！弄破了或是弄丢了就完了。”

“是、是、是！”岑静赞同地猛点头。就算刚开始她有什么怀疑的地方，在看见那张彩券及彭一帆一脸珍视的表情后，她也全信了！“那……你打算怎么去领那一百万？什么时候才能去领？在哪儿领？你领了那么多钱后要怎么带回来？！”

岑静那连珠炮的问题及一脸认真的表情差点令彭一帆笑出声来。不行！现在笑出来的话就会被识破了！他重重地干咳两声强咽下即将翻涌而出的笑意。“怎么得到那笔钱的过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怎样去花。”

“对哦！”不愧是彭一帆，想问题都那么独到！一百万不是一笔小钱，有了它怕是一辈子都吃穿不愁了。怎样用才好呢？

“交了税以后还剩很多，不如存在银行啊！光是靠那笔利息你也能过得很好了。”岑静不由得想起自己曾经看过的一部名为《小百万富翁》的电影。片中的男主角年纪很小，却因设计电脑游戏程序十分幸运地赚进了一百万英镑。他将这笔钱存进银行，光是每天的利息已经足够他挥霍。看完那部片子她就十分羡慕那小男孩，她也想尝尝拥有花不完的钱的滋味。

“不会吧？存起来？你怎么这么短见啊？”彭一帆惊讶的语气十分夸张：“人的一生中能有几次一百万的飞来横财啊？当然是要尽情地花喽！难道这些钱在你死后还能带到棺材里去吗？”

说得好！她真是越来越佩服彭一帆了。“那你打算怎么花？”

“我……对了！出国去！我老早就想见识一下外国的风光了！”

“出、出国？！”岑静不禁傻眼了。这个答案是她始料未及的。彭一帆要出国？那……他出国以后她怎么办？她那七年的感情怎么办？她会不会从今以后再也见不到他了？突如其来的失望情绪一下子紧紧攫住了她。

“……可是我一个人到国外，人生地不熟，又没有朋友，一定很无聊。对了，岑静，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

“什么？！”岑静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他他……彭一帆刚刚说了什么？！

“我说，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出国去？”

“砰！”岑静在自己的脑中清清楚楚地听到了礼花爆炸的声音。她好像看到无数闪烁着幸福光辉的焰火在眼前交织。啊！这是多么绚烂的一幅图画！

“我去！我去！我一定去！”呵呵呵，此时此刻不管什么样的坏消息坏心情都被岑静挥棒击飞，而且还是全垒打，连球都没法捡到的那种。她已经在幻想与彭一帆两人双宿双飞的情景……等一下！岑静终于意识到有一点不对劲。事情似乎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他如果出国带上她，那他的父母怎么办？他们的学业又怎么办？他怎么无端端地就这么大方愿意为她这么花钱？

岑静又想起了小学时他也常拿类似的话哄她，什么他家买了一大堆巧克力要分一半给她啦，又或是他有两架模型飞机要送给她一架等等。每次都把她骗得喜不自禁，逗得团团转，却一次也没有兑现过。

“你不会又是在骗我吧？”

呀，不错嘛，知道怀疑了，到底还是比小学时有长进，彭一帆不禁笑了。这一笑又让岑静的心跳慢了半拍。

“如果你认为我骗你你就不要去啊。”彭一帆深知这种似是而非的口气是最容易教人打消疑虑的了。

果然岑静就摇着头连说了五个“我信”。

“那就这么说好了。”他的眼底闪过一丝算计的光芒，“也叫上晓婉吧，有劳你向晓婉说一声。”

“好的！”此时的岑静脑中哪里还有中午与晓婉吵架的阴霾。不知不觉就走到了她的家门前。岑静不禁在心中暗咒这条路干吗铺得那么短。

“再见。”两人道别后，岑静像只小鸟一样高兴地飞回了家。

在背后看着她雀跃的模样 ,彭一帆好不容易平息下来的笑意又翻涌了起来。怎么还是像小学一样单纯好骗?这样的个性 ,也真亏得她至今还未吃过大亏。不过 ,这样她的心情应该会好些了吧?她应该会忘了与晓婉争吵的事了吧?

“彭一帆?!你怎么站在这里?!”有人叫他 ,他回头 ,是同班同学。

“你下午哪儿去了?下午有班主任的课你也敢跷 ,你死定了!你知不知道因为你没来 ,老师在班上发了多大的火?”

他知道!他全都知道!彭一帆苦笑了两声。从他今天下午陪着严晓婉逃课那时起 ,他早就料到有这样的结果了!



彭一帆今天下午追的是严晓婉。

其实他并没有追上她。他只是在一家嘈杂的电子游戏厅内找到了她。

其实他并不知道她离开学校后会去哪。当他在电游室门前瞥见她的身影时他几乎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看不见她一个……呃 ,虽然不算文静但至少还有点乖巧的女孩子敢只身一人来到这种龙蛇混杂的地方。

他不声不响地来到她身后 ,看着她仿佛泄恨般地摆弄着“格斗之王”。说句实话 ,她的技术实在是不怎么样 ,就是没有章法的一通乱按。相信被她摆弄着的那几个游戏人物一定很想哭。

突然有挑战者加入 ,一个看起来刚上初中的小男生坐在她的对手面。这名小男生的技术十分粗糙 ,但他专使一些格斗高手们不屑使用的贱招 ,两下就把晓婉斗得没有还手之力 ,情况岌岌可危。

彭一帆实在看不过这种恃强凌弱靠欺负格斗菜鸟来磨练技术的人 ,在晓婉被斗得只剩最后一条命时 ,他自告奋勇地接过晓婉的棒子替她继续格斗。

晓婉有点惊讶彭一帆也会在这里出现。他不是球场上吗？但很快她的注意力就被转移了。彭一帆玩游戏的技术真是精湛，三下两下就帮她干掉了那个挑战者。然后彭一帆示意晓婉同他格斗，两人就这样玩了起来。

“几点了？”

晓婉抬头看了一眼挂在墙上的钟，顺口报出时刻，接着说：“再不走你就迟到了。”

彭一帆见她似乎没有走的意思，便问：“难道你不会迟到？”

“我今天下午不想去了。”这是她的回答。

彭一帆一呆：“你不去上课？你请假了吗？”

“你觉得我有空请假吗？”她反问。

彭一帆回想起刚才她根本没有进教室便离开了学校，看来的确是没有请假的闲暇时间。那么……彭一帆脸色有些怪异地瞅着严晓婉。

“对于我这种没有请假便自行不去上课的行为，用我们学生中通俗一点的话语来形容呢，就是‘逃课’。”

“我当然知道什么叫逃课。”因为他也常干这种事。只是他有点意外像严晓婉这样的好学生也会逃课。他记得她成绩一向不错的嘛。“你为什么不去？是因为你和岑静吵架吗？”

提到这个晓婉又开始心烦。她不吭声，只是猛按着出招的按键。彭一帆不敢大意，小心地应对着。好一会儿他才听到她近似耳语的呢喃：

“……一半是，一半不是。”

一半是一半不是？这是什么答案？他捺下了发问的冲动等她继续说。

“我本来就讨厌星期一下午的课。今天下午更是没有上课的兴致。”

“……那……你们为什么吵架？”

这次换严晓婉紧盯住了彭一帆。“你少装傻了，我才不相信你没有听到我们在吵什么。”

沉默。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岑静喜欢你了？”她问。

彭一帆沉默了一阵，点头。

“我就说嘛，那家伙表现得那么明显，你没理由不知道的。”晓婉一脸“你怎么不早说”的表情；“那你打算怎么办？”

“呃？这还能有什么打算？”

晓婉被他反问得说不出话来。是啊，就算他知道又怎样？如果她告诉岑静，说不定她还会生气地质问：“是不是你告诉他的？”

期望岑静去向他告白也是不可能的。要告白早八百年前就去了，还会等到现在？

“那你喜不喜欢岑静？”

这个问题问得好！晓婉在心中为自己喝彩，她也迫切地想听到他的回答。

“啊！”只听到他一声惨叫；“完了完了！我迟到了！怎么办，第一节是班主任的课啊！”

“兄弟，”晓婉一只手搭上他的肩膀，仿佛两个好哥们似的拍了拍；“我只能说，你这招转移话题的功夫，实在太老套了，如今已经不流行了。”

“是吗？那现在比较流行什么招呢？”

“哼哼哼，等你先回答了我的问题之后，我再倾囊相授。”想诓她？没门！

看着严晓婉唇边绽出的那颇带几分邪气的笑容，彭一帆晓得自己今天八成是逃不掉了。只不过，究竟要不要如实相告呢？

3

晓婉今天早上特意提早到了学校。因为她需要向同学们多方

打听才知道班主任昨天下午的行踪。如果没有来教室那当然是谢天谢地,再好不过了。如果来了的话呢,唔……这个……就需要向同学们了解他有否注意到她的那个空座位,如果没有注意那当然是谢天谢地,再好不过了;如果注意到了呢,就需要了解他的态度如何。估计生气是跑不了的了,主要要看他生气的程度。最后再综合一下经她仔细观察得出的“班主任 EQ 指数”,编出一个完美的借口来解释一下她昨天下午的无故缺席。

似乎她这一套构思完美的计划是不用施行了,她预先准备的那十来个借口也没有了用武之地。

“你不是请了假吗?”她的同桌这样反问她。

“我请了假?”她比她的同桌更疑惑。

“对啊!昨天老师突然来查人,徐岑静就帮你请了一个下午的假。喂,你昨天下午怎么了,我看你精神挺好,不像请病假的样子啊。喂、喂?”

同桌的招呼她已经听不到了。晓婉早已陷入了自己的思绪里。她觉得很窝心,昨天她那样冲岑静发脾气她还能既往不咎仗义相助,看来好朋友果然不是假的。呆会儿岑静来,她一定要好好地为昨天中午的事向她道歉,再向她道谢。

正这样想着,徐岑静那充满朝气的招呼在教室里响起:

“同学们早上好哇!”听得出来她心情很好。

“岑……”

“晓婉!”岑静一见到晓婉就惊喜地大叫,把晓婉唤她的那一声都盖过去了。她冲过去紧紧地搂住晓婉,激动之情溢于言表。

晓婉被岑静搂得气都喘不过来了,连连咳了几声才缓过神。她不过一个下午没来学校,岑静有必要激动得仿佛与情人隔了三十秋再重逢一样吗?“咳咳……你……你快松开……有、有事好商量……”

岑静不理睬她,抱得更紧:“我告诉你,我要出国了!”

出、出国?!晓婉现在没空去理清那纷乱的思绪,她只知道,如果岑静再不松手,她铁定要出、殒、了!

“喂，恐龙，你一定要用勒死一个人的方式来向我们证明你臂力惊人吗？”

真是幸亏雷邵鹄注意到了晓婉如土的面色，好心……呢，也许不全然是好心地提醒岑静。但不论他是不是好心，晓婉都万分感激他。因为，岑静闻言果然松开了手。

岑静回头狠狠地瞪着雷邵鹄，就在他以为她就要扑上来把他撕裂成八块时，她突然绽出了一个连日月都为之失色的明朗笑容，他登时呆得连做好的防御动作都忘了卸下。

“姑娘我今儿几个心情好，就不和你计较了！”她十分大度地一挥手，转头面向晓婉：“我要出国了！”

雷邵鹄忙在一旁拉长了耳朵注意她们的对话。

“不是我家啦！只有我出国！”

“你一个人？”不会吧？就凭岑静那说出口连她自己都听不懂的破英文？

“不……不只我一人……”

“那和谁？”

“彭一帆！嘿呵呵呵……”岑静“娇羞”地将脑袋扎入晓婉的臂弯。但那夸张又尖锐的笑声还是引来了若干同学的侧目。

“和彭一帆？”晓婉的声音听起来更怪异：“不好意思，请问今天几号？”她转头向一名同学发问，该同学经过多方求证后终于给出答案，六月十一日。很好，六月十一日，愚人节已经过去近两个半月了，她是否可以将岑静这个笑话解释成愚人节过后的余兴节目？或者岑静想为即将到来的紧张的期末考活跃一下气氛？

“你确定他不是带你一起去逃难？”这也有可能！看彭一帆那瘦瘦黑黑的样子，是有几分像难民。

“这怎么是逃难呢！”岑静佯装生气地甩开晓婉的手，随后又笑嘻嘻地伏在她耳边，神秘兮兮地说：“我告诉你，你可不要告诉别人喔！彭一帆他中了一百万！”

“哦，原来如此。”晓婉突然一扫方才的惊讶与难以置信，镇定自若地回答。她这样的转变叫人有些难以适应。

“哎，你怎么一点也不吃惊啊！”

还用得着吃惊吗？她已经百分之百确定这事是骗人的。中了一百万的人昨天在电游室会把两块币的账都算得清清楚楚吗？只是，她有点不敢相信的是，岑静怎么会相信这样的鬼话？她盯着岑静那漾满欢乐的脸，突然有一种将她的脑袋剖开看看里面究竟装了些什么的冲动。

“你怎么不惊讶？”岑静还在锲而不舍地要求晓婉作出“惊讶”的反应。

“啊，天哪！我好不敢相信哦！这么神奇的事居然会发生在我身边！”晓婉唱作俱佳地表演了一番“惊讶”。若是语气里的虚假成分能够不那么明显就更完美了。

“是真的！”

“你凭什么那么肯定？你领到钱了？”

“……那倒没有，不过彭一帆他不会骗我的！”

晓婉翻着白眼。她实在是很想就地晕死过去。人家说吃一堑长一智，为什么岑静在彭一帆那里吃了那么多“堑”，智商还是滞留在小学水平？

“哼！你不信算了！到时候就我和他两个人去，不带你去了！”上课铃有效地阻断了岑静和晓婉的交流，岑静直到老师进门前一刻还在放话：“你到时候可不要后悔啊！你来求我我可是不会带你去的！”

天哪，她真是好怕啊！晓婉又做了一个自从她认识岑静后就常做的习惯动作——翻白眼。

雷邵鹄在被她们之间的对话逗得爆笑之余则不忘思索：她要和谁一道出国？彭一帆？他是谁？是不是昨天下午和她一起回家的男生？看样子，她和那个叫彭一帆的家伙相识很久了。那么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这几个恼人的问题一直在他的脑海里萦绕，以至于他整堂课都在神游。不行！他需要求证一个……

一下课，岑静就不知溜到哪儿去了。不过晓婉大概猜得出来

她的行踪 ,十有八九是溜到彭一帆的班上去了。唉 ,没有在她面前耍宝还真无聊。晓婉撕下一块面包咀嚼着。

“ 严晓婉。”突然有人在她的对面坐了下来。看清楚来人后 ,严晓婉一口面包含在嘴里都忘了咽下去。怎么会是班草 ?她记得这名酷酷的班草雷邵鹄先生入学以来就甚少同女同学交谈 ,当然徐岑静是个例外。不过她猜想那大概是班草大人从不把徐岑静当女生看的缘故。

“ 请问有何指教 ?”严晓婉不知不觉就跟他客气起来。如果她没记错 ,这是她与雷邵鹄的第二次交流。

“ 唔…… ”雷邵鹄搔了搔后脑勺 ,怎样开口才不显唐突呢 ?“ 你……你认识彭一帆吗 ?”

“ 认识啊。我跟他可是小学、初中九年同学呢。”

是同学 ?他记得徐岑静好像也是她的小学、初中同学 ,那么她与彭一帆……“ 你跟恐龙也是九年同学吗 ?”

“ 没有九年啦 ,岑静她小学三年级才转校来。”刚转来没多久就被当时娃娃脸的彭一帆煞到 ,接着展开了她漫长的暗恋 ,哈 !

恐龙跟他是什么关系呢 ?虽然很想这样问 ,但这样问的居心好像实在是昭然若揭了些。雷邵鹄只好硬捺下好奇心。可是……接下来还要问些什么呢 ?

“ 你问彭一帆干什么 ?”晓婉也发问了。她怎么从来不知道雷邵鹄还认识彭一帆 ?

“ 啊 ?哦、哦。我、我想让本班足球队同他们班足球队斗一斗 ,要找人联系一下。”其实对于彭一帆他是有点印象的。在刚入学的新生军训那会儿他们两人所在的排好像也进行过足球对抗赛。

“ 哦。”这个借口十分妥当 ,晓婉也就没多加怀疑 ;“ 那你是希望我去跟他说 ?”不然他问她是否认识彭一帆干什么。

“ 好啊。”其实他的本意并不在此 ,不过她既然这样问了 ,他就顺水推舟答应了便是。也许这这也是一个机会 ,一个刺探情敌虚实的机会。

不过——情敌 ?他把彭一帆当成情敌 ?那么……他是喜欢上

徐岑静那头大恐龙了？雷邵鹄有一时间被吓住，然而随即展露在嘴边的却是无可奈何的笑容，算了，他认了！他，的确……是有那么一点感觉。只不过他是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那个粗鲁的女生的呢？

他不知道。他真的不知道。他只知道第一次在餐厅里见到她，听到她说的那些爆笑又独到的见解，他就觉得这个女生很有趣。当发现他们俩居然同班后，他便觉得高兴。因为自己今后的学校生活不会无聊了。而事实证明他果然没有无聊，因为逗弄她实在是一件很享受的事。

对了，好像就是从逗她开始的！因为他发现他很喜欢看她被逗得脸红红又气得说不出话，只得紧抿着唇强压怒火的样儿。他竟然觉得那样的她十分可爱！是了，一定是这样，喜欢她的表情，喜欢她的动作，喜欢她说的话……喜欢的感觉一点一滴累积，最后就发展成喜欢她整个人了！

“哎……”雷邵鹄挫败地低吟。怎么办，他喜欢上了她，这要是让她知道，她不得得意死才怪！雷邵鹄现在知道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滋味。他平时逗她已成了习惯，现在叫他去喜欢她甚至追求她，叫他怎么去适应！不……

严晓婉小心地侧头观察着雷邵鹄的表情，他没病吧？怎么一下子摇头一下子叹气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

始作俑者徐岑静却浑然不觉她在别人心里激起了多大的涟漪，只见她一脸喜不自禁地冲进教室，一见到严晓婉就大声嚷嚷：

“晓婉！我们决定去新西兰了！”

“这也是彭一帆说的？”晓婉突然很遗憾自己不是漫画中的人物，否则她就能用眯成一条缝的眼睛来表达她对岑静的低智商的鄙夷了，就像樱桃小丸子那样。

“是啊，到了那边以后，他放羊我织布，我们两个就过着有如神仙眷侣般的生活……啊！对了！他还说要在那边组织一个足球队呢！”

聆听她白日做梦的严晓婉和雷邵鹄两人同时笑岔了气。晓婉

有些意外雷邵鹄也会笑得这么不顾形象，但她确信岑静的搞笑功力足以让圣人都笑傻。

不过酷哥毕竟自制力强人一等，笑意爆发得猛收得也快，在晓婉还在猛捶胸口以求顺气的时候，雷邵鹄已经换上了一副稍微冷静一点的嘴脸。他尽量用一种不打颤的语调开口问道：“喂，恐龙，你该不会是真的相信这件事吧？”

嗯？雷邵鹄什么时候也在这儿了？迟钝的她现在才发现雷邵鹄的存在。

岑静眼睛碌碌一转，随即走上前，豪气万千地拍拍他的肩膀：“兄弟啊，临别在即，我知道你眼见我风风光光出国享乐眼红自是难免，平日里受你‘照顾’那么多的我决定‘大人不讲小人过’地开导开导你。”

“开导我什么？”雷邵鹄表面上笑得很若无其事，心底却在暗暗紧张。不会吧？他才刚刚发觉自己喜欢她，正准备把这事当成永久的秘密埋藏心底，这么快就被她洞悉了。

“我要劝你，不要真以为自己很帅就一天到晚装酷。你以为你用一张苦瓜脸能招来翩翩的蝴蝶？”

天哪，原来是这样。雷邵鹄咬着下唇，很辛苦地憋着笑：“我很少装酷。”这是他的心声，他觉得自己并没有什么酷的地方。

“是啊！很少装酷！一天两次，一次才半天！”岑静没好气地咕哝。有时候她真看不惯雷邵鹄在不欺负她时摆出的严肃脸孔，那会让她觉得他嬉皮笑脸的表情更刺眼。

她的小声低语还是教耳尖的雷邵鹄听到了。“既然如此，我也给你一点忠告吧。”

“不用了！”直觉告诉她那些忠告并不怎么令人爱听。

“到了新西兰，出门别忘了戴面罩。我猜新西兰的国民并不像我们这样心脏强韧，能整天对着你的脸而不晕倒。”

果然如此！岑静又开始紧抿着唇试图压抑自己的怒火。她觉得自己真是没出息毙了，每次都被雷邵鹄的调侃暗讽气得半死，但她偏偏又觉得他的话很好笑，只好用这种尴尬的表情眼观鼻、鼻观

心，一方面平息怒火，一方面又憋住笑。她不敢想象这时的自己是怎样一张脸，但她敢肯定，一定是拙毙了的表情。

对了，就是这种表情！每次看到她这表情，他仿佛都能体会到她倔强不服输但又不得不甘拜下风的无奈。他觉得这样的她好生动、好可爱……雷邵鹄笑得如沐春风。在不知不觉中，他的心又被她侵蚀了一大块。

放学后，严晓婉伙同徐岑静找到了正在球场挥洒热血的彭一帆，将雷邵鹄提出的两班足球队来场友谊赛的建议传达给他，他征求了一下队友的意见便很高兴地答应了。

“早想跟你们班斗一斗了。传闻你们班那个雷邵鹄足球、篮球都是一把罩。”

“比你强吗？”晓婉问。

“这要交过手才知道。不过我猜他应该比我强吧，我好多跟他交过手的弟兄都对他赞不绝口呢。”

看！这就是彭一帆可爱的地方！多谦虚啊！不像现在一些男生，就那点半吊子水平就拽个二五八万的。徐岑静两只眼睛都快鼓成心型。

不过话说回来，她怎么从来不知道雷邵鹄那么厉害？其实她对运动并不是很懂，上次篮球比赛时她在场边观战，连己方进攻哪个篮框都没弄明白。她弄不清楚为什么大家休息了一阵后就换了个方向打。晓婉告诉她这是上半场结束了。下半场双方要交换场地。可是为什么要交换场地？她缠着晓婉问这个问题，晓婉被她烦得一个头两个大也没说出个所以然来。接下来她还问晓婉为什么大家要边拍球边跑，抱在怀里跑不是快多了，而且还不用担心被抢。她得到的答案是晓婉一记狠狠的白眼。

不过，就算她是外行，她也看得出只要球传到雷邵鹄手里她就放心了。原来那就是“厉害”的表现啊。没看出来，真没看出来那家伙还是个狠角色。不过彭一帆也不是省油的灯，看来一个星期后的那场球赛一定是一场龙争虎斗。

等等？一星期后？岑静像想到什么似的突地睁大眼睛，她伸

手拽住了正欲离去的彭一帆的衣角：“你说你下星期要参加这场球赛？那新西兰呢？我们什么时候去新西兰？！”

彭一帆和晓婉都愣了一下，他们都快要忘记这回事了，想不到岑静不但把这个笑话当真还铭记于心，看来他们都低估了岑静那颗冥顽又单纯的脑袋。

这下好了吧，看你怎么收场！晓婉双手在胸前交叉，斜着眼瞥向彭一帆。

只见他搔了搔后脑勺，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我差点忘了这事儿了。这样吧，明天早上四点半你在火车站等我。”

早上四点半？坐火车去？岑静终于也开始认识到此次“新西兰之旅”的疑点重重了。“你是不是在骗我？”

“你不相信就算了。”彭一帆又来这似是而非的一手，然而这一次却不灵了，岑静眼中的怀疑一点也不见减少。其实这样也好，她太认真他反而更不知如何收场。那就让它听起来更像玩笑一点吧！他转头同晓婉说话：“你要不要去？”

“好啊。”晓婉痛快地答应了，反正玩笑嘛，无伤大雅就好了。

岑静一双美目瞪得有如牛眼：“你要带她去？”

“对啊，反正你不相信我。晓婉，明天早上四点半在火车站，不见不散。”

“好啊。要不要带什么东西？”

“啧，我们有一百万还带什么东西。不够了花钱买就是了。”

“还是带些家乡的辣椒吧。不知道新西兰那边的菜合不合我们的口味……”

“果然还是你想得周到。”

岑静见他们一唱一合地用一种玩笑的口气讨论她期待不已的“新西兰之旅”，心中的疑虑越来越大。“你肯定是在骗我！”她下了一个结论。

废话！你这个痴呆妹怎么连明白自己上当了都慢别人一拍？晓婉虽然很想这么说，但她毕竟没有那么冲动，只是配合着彭一帆说些“怎么会呢？”、“你太多心了”之类的话。

可是没多久 ,她就开始后悔自己干吗那么配合了。

“ 好过分哦 ! 我那么相信他 ,他却这样对我 ! ”岑静捶胸顿足地抱怨着。

“ 他怎么对你了啊 ? ”晓婉没好气地应着。她正在尽一项有知交好友的人都会尽的义务——听自己的好友发牢骚。可是岑静的牢骚实在太多了 ,多到她根本懒得去开导她 ,反正她自己早晚会想通。

“ 他骗我 ! ”岑静指控着。

“ 我觉得他只不过是开了一个没什么恶意的玩笑 ,是你太把玩笑当真了。 ”晓婉老实说出心中的想法。何况你要指控别人干吗不当面说 ,非要走出个几百米远才发作。

“ 太过分了 ! 他怎么可以利用我对他的信任这样寻我开心 ? 我、我……我已经没有退路了呀 ? ”

“ 嗯 ? 说清楚 ; 你已经没有退路 ’ 是什么意思 ? ”岑静该不会是想说她对彭一帆的感情再也收不回来了吧 ?

“ 我、我已经把我的教科书还有笔记本全部送给雷邵鹄了…… ”她越说越小声。

“ 什么 ? ! ”平地里响起一声惊雷 ,是晓婉难以置信地大吼 ; 你送给他干什么 ? ! ”

“ 我、我想反正我都要出国了 ,还留着这些讨厌的教科书干什么 ,就全部送给他了…… ”

“ 全班这么多人 ,你为什么单单送他 ? 你暗恋他啊 ? ! ”

“ 我、我想向他示威嘛……晓婉 ,怎么办…… ”

“ 凉拌 ! ”晓婉转身想走。

“ 晓婉 ,不要这样啦 ,我知道你最好了 ,帮我想想办法啦…… ”岑静拖着晓婉 ,开始施展出她屡试不爽的绝招——撒娇加耍赖。

晓婉叹了口气。有这样一个朋友 ,她也认了。 “ 你现在快去找他还在不在学校 ,把书要回来。 ”

“ 可、可是我把书给他的时候 ,他说 : 你不后悔 ? 到时候你可不要求我还给你啊 ! ’我说 : 哈 ! 我送得出手就不会再要回来 ,

.....”

“徐、岑、静！你这个无敌大笨蛋！”晓婉再也受不了地猛敲了岑静一记爆栗，“面子重要还是教科书重要？快期末考了，你没书又没笔记本打算拿什么复习？！”

“好痛好痛！好啦，不要敲了啦，我去找他要就是了啦！真是的，再敲就变笨了耶！”岑静揉着脑袋瓜，嘟嘟囔囔地朝教学楼走去。

变笨？晓婉冷冷地嗤笑一声。也许那几记爆栗能刺激一下岑静的脑神经，让她稍稍能聪明一点呢！晓婉很刻薄地认为现在岑静的智商已经是愚蠢的极限了。

可是岑静没走两步又折返，正在疑惑她为什么半路掉头的晓婉接收到了她传递过来的这样一个信息——

“晓婉……如果彭一帆是真的要去新西兰，你可不可以不要跟他去？打电话告诉我，我保证会给你买新西兰特产的……”

结果她话还没说完就被晓婉飞掷过来的书打中面部。她边躲边纳闷——

“为什么晓婉今天脾气特别暴躁？‘那个’来了吗？”……

4

夜风徐徐地吹送着凉意，却丝毫不能给这座愈夜愈显其活力的城市降温。甚至有人将这风当作他们亢奋情绪的催化剂，风越吹他们越 High。

但这仅限于那些酒足饭饱的人们。如果有谁像徐岑静这样，晚上将近九点还没吃晚餐却不得不可怜兮兮地站在街头等人，看他们还有没有随风高声歌唱的兴致！

可恶！好饿……又好冷……岑静吸吸鼻子，不自觉地又回头

去看那快餐店的招牌。“肯德基”……多诱人哪！她最爱吃肯德基了！瞧那站在门前的白胡子白西装的肯德基爷爷，多亲切哪！她觉得那有着可爱的啤酒肚的爷爷正对着她抬起右手，有如招财猫一样招呼道：“过来……过来……”

不行哪，肯德基爷爷！岑静一咬牙将视线调往他处。小女子现在身无分文，只能辜负您的召唤了！

岑静现在才很可悲地发现，用“望梅止渴”这一招来对付饥饿实在是十分愚蠢。因为那汹涌的唾液分泌让她觉得更饿了。

可恶的雷邵鹄！他一定是故意的！他一定是故意挑她没钱的时候约在这家快餐店的门口见！岑静也不去想雷邵鹄怎么会知道她现在穷得响叮当就妄自给他定下了罪状。雷邵鹄这家伙也太会欺负人了，答应了还书，却怎么也不肯在明天早上带去学校还她，非要约在今晚这家快餐店门前见面才还给她。难道这家伙还嫌在电话里损她损得不够痛快，非要当面再狠狠挖苦她一番？

不过也怨她自己实在太好骗了，居然没听出彭一帆谎话中的疑点。慢着！如果雷邵鹄也是骗她的怎么办？如果那家伙今天晚上根本没打算要出门，那她岂不是得在这儿干等？

所幸的是，她的疑虑没多久就打消了。因为她已经看到雷邵鹄提着一个大袋子出现在她的视野里。

雷邵鹄也看见她了。他笑着冲她扬了扬手中的袋子，以嘴形无声地喊出了“恐龙”两个字。

“拿来啦！”岑静没好气地从他手中抢过袋子。

“恐龙，下次要送礼记得送稍微拿得出手一点的东西。你知道你的书有多脏，笔记有多乱吗？”看得他笑得在床上打滚。

“好啦！知道成绩没你好啦！”岑静懒得跟他抬扛，她现在只想赶紧回家吃饭。

“慢着！你就这么走了？！”他出声挽留。

“你还想干吗？”

“我辛辛苦苦帮你提这么一大袋书来，你总该有点表示吧？”说着他将手往身后的快餐店一指：“请我吃点东西怎么样？”

“我请你吃东西？”她的口气活像听了什么大笑话；“姑娘我要是有那个闲钱请你吃东西，早就先喂饱我的五脏庙了，哪还犯得着在这儿挨饿受冻？”

“你没吃晚饭？”这倒是叫他有点意外；“都快九点了，你不吃晚饭做什么去了？”

提到这个她就一肚子火：“我在查不知住在哪个山顶洞的大帅哥家的电话！”真是的，搞不懂同学们怎么都那么乖，一放学马上毫不留恋地回家，害她只好一户一户地打电话去问雷邵鹄家的电话，折腾了不少时间。

“是吗？那真是辛苦你了。”他看起来笑得很开心；“那你想进去吃吗？”

“废话！当然想！”哦……她的肚子又在叫了……

“那就去啊。”他赶在她对他吼出“没钱”两个字之前又说了一句话：“我请你。”

“你请我？”天哪，她该不会是饿昏头产生幻听了吧？

“怎么？你不想？难得我今天突发奇想要做善事的。”

“谁、谁、谁说我不想的！”她因为太急着答应，舌头都有点儿不灵活了。可是她还是觉得很诡异：雷邵鹄这么可恶的人怎么也会有做善事的念头？她怀疑地随着他走进快餐店，怀疑地盯着他为她点的鸡腿汉堡餐掏腰包付账，怀疑地看着他只要了一杯小可乐有一下没一下地吸着……

“喂，你不至于这么饥渴吧，连我手中这一小杯可乐都不放过？你面前不是有汉堡和薯条吗？怎么不吃？”雷邵鹄明知故问。他怎么可能不知道她在想什么？她的心思实在太好猜了，就像透明的水晶一样教人一眼就望穿。只是他又忍不住兴起了逗她的念头：“你该不会还有用餐前祷告上帝的习惯吧？”

“谁说的！”

“你不吃吗？那算了，我吃。”说着他伸手去抓汉堡。

“等一下！这是我的！”岑静抢先一步抓过汉堡大咬一口，过大的动作令她的脸颊都沾上了沙拉酱。雷邵鹄立刻很不给面子地大

笑出来。

那一口将岑静肚里的馋虫都诱了出来，她再也懒得去思考雷邵鹄这次的请客是不是别有用心，毫不客气地大吃了起来。

雷邵鹄被她……呃……说好听点是自然不做作的吃相震住了。他第一次知道原来某些女生的吃相也可以用“秋风扫落叶”来形容。“你还真是特别啊。”

“什么？”埋头大吃的她一时没听清楚他的话。

“没什么。吃慢点，你小心噎死。”

开口没好话！岑静白了他一眼。不过她现在感觉到她那空空的胃已经缓过了神，于是她也有了同他聊天的兴致。“我先说明哦，这餐饭是你自愿请我的，你可别指望我会为你的鸡婆付出什么代价。”

“好，你就把鸡婆当成我的爱好，我今天请你客完全是出于我个人爱好行了吗？”

“鸡婆也可以培养成兴趣爱好？你这人果然怪胎。”她被他的话逗笑了。

唉！我只对你鸡婆啊！雷邵鹄不禁自嘲自己难得好心管人闲事还被人当怪胎。别人常说恋爱中的人都是傻子，他现在还没恋爱只不过是单恋就成了傻子，再发展下去还得了？

不过……如果将来他和她真能在一起，那会是什么样子呢？他心里不由得涌起了一丝对未知的未来的期待。

“呀，惨了，九点半了！我得走了。”岑静瞄了一眼墙上的钟，立刻手忙脚乱地收拾东西。要是没赶在门限——十点之前回家，她就等着她老爸把她剁碎了喂鱼吧！

“你家住哪？”得到她的答案后，雷邵鹄轻皱了一下眉头：“这么远？还有公车吗？”

“没了！为了促进消化还是走回去吧。”

“你一个人？”

“废话。”岑静丢给他一个“你白痴吗”的眼神。她可没钱叫出租。

“不怕被袭击？”

“你不是说我长得很安全吗？”而且回家的路上灯火通明，她只要尽量挑人多的地方走，应该没事。

“的确是这样没错。但黑灯瞎火的晚上，也许某个歹徒一时眼睛蒙灰错把你这母猪当貂婵摸了去也不一定。”嗯！他越想越有这个可能。晚上一个少女独自走夜路实在太危险了。

岑静又在心中默默数着数。可恶的雷邵鹄，他那仅有的好心果然就如一根火柴般短命，而且那火光实在微弱得可怜。看来她得提防这家伙哪天跟她算旧账时叫她加倍为这一餐付钱。

“你如果真的那么看我不顺眼，你今晚干吗非要和我见面？眼不见为净不是更好吗？”岑静发现即使在心中反复数数也不能平复自己的怒气，于是她决定将心中的不满大声宣泄出来：“我尽量不去招惹你，你却再三招惹我，难道我真的长得那么丑让你觉得不整我都不痛快吗？”

她突然爆发的怒气教雷邵鹄原有的那一丝揶揄的笑僵在唇角，在她看来却更觉讽刺。

她突然有种哭的冲动，胸中有种郁闷的感觉在叫嚣着、高喊着。虽然她对彭一帆所谓的玩笑是一笑置之，但她怎么可能会不在意？她把他的玩笑当真了，而且为此雀跃了好一阵子。当她知道这一切都是骗她的之后，胸中的失落感自是不言而喻，她只是尽量表现得无所谓而已。

人如果遇上了一件伤心事，过往的伤心事就会像电影回放般浮上你的心头，扯动你的泪腺。岑静就是这样想到了自己连日来的不顺，眼圈一红，眼泪真的成串地落了下来。

不能哭！哭了不就等于向他示弱了吗？岑静用力地拭去泪水，却发现颊上的湿意是掩藏不了的，于是她转身跑出快餐店。

该死的，他怎么又让她哭了！雷邵鹄暗咒一声，心烦意乱地跟着追了出去。



腿长一点的必然优势就是雷邵鹄没跑几步就轻松追上了徐岑静。认识到自己是不可能在赛跑上赢过他，岑静很干脆地放弃了无谓的努力。而且提着一大袋书还要使劲跑实在太费劲了，聪明人不干糊涂事，干脆散步回家算了，也好促进消化。

“喂，恐龙……”雷邵鹄也随着她将脚步缓了下来。他小心地思量着道歉的开场白，被她含泪的怒目一瞪赶紧改口：“哦不，是徐岑静同学……”

岑静突然有点想笑。这是他第一次正儿八经地叫她的名字，后面还生疏地加上了“同学”的称谓。不只他叫得别扭，她听着也别扭。但是她一定得将这笑压下，她得用实际的表现证明给他看——她徐岑静可不是好脾气地任人欺负的！

“徐岑静同学，请问你现在是在生气吗？”是他错觉吗？他刚才似乎在她模糊的泪眼中捕捉到一丝一闪而过的笑意？

“哼！”她用鼻息回答。

没关系，会对他的话作出回应就说明气已经消了一些了。“我错了，你大人有大量就不要跟在下我计较了好不好？”

岑静紧抿着唇。

“你不是恐龙，你是美女，绝世大美女……”

紧抿的唇似乎有了一点弧度。

“你漆黑如墨的长发就如丝锻般柔滑细腻，你的眼睛就如夜空中的星星一样闪闪动人，你肤白胜雪，你声娇如莺，还有你的身材，哇……简直是悬崖峭壁，相信梦露再世也不能望你项背啊……啊！你笑了！”

“我没有！”岑静倔强地否认。

“别生气，别伤心，要用笑脸迎向人生的每一条路……”说着他还蹿到她前面，指着前方的路做了个“请”的手势：“我请你喝奶茶如何？”不远处有家奶茶铺子。

“哼！小小的物质诱惑是不能打动我的！”其实是她刚喝完可乐，肚子暂时容不下别的东西。不然这么好的敲诈机会傻子才放

过。

“是是是……美女你高风亮节当然不屑吃嗟来之食。”嘿嘿 , 千穿万穿 , 马屁不穿。几顶高帽一扣 , 不信她还有闲心发脾气。

果然岑静一挥手 , 做出一别勉为其难的样子 : “好吧 , 我就做一回那肚里能撑船的宰相 , 原谅你吧 !”反正她脾气一向来得快去得快。明天的她说不定又忘了生气这回事了 , 干脆捡这个现成的便宜。

不过雷邵鹄会追出来向她道歉着实让她有点意外。她鲜少有被人百般讨好的经验 , 一向都是她去道歉讨好别人 ; 今日一试感觉果然很爽。“喂 , 你刚才说的都是真的吧 ?”

“什么 ?”他刚才说了那么多 , 她指的是什么 ?

“你说我是美女啊 !”

哦 , 原来是这个。他笑了 ; 当然是真的。美女美女美女美女…… “要命哦 , 今晚造这么多口业 , 回去要使劲刷牙。

她喜不自禁 : “我也是这样想的。我早就怀疑你老爱整我是嫉妒我的美貌了。”

雷邵鹄大叹今晚他终于见识到了何谓“城墙般的脸皮”。“呵呵……是啊 , 我的确是在嫉妒你的‘好……皮相’。”好厚的皮相 ! 他在心中补充。

“不过你刚才说得真好 , 什么‘漆黑的丝缎长发 ; 星星般的眼睛’ , 还有什么……‘悬崖峭壁’ , 啧啧……看不出来呀 , 年轻人 , 出口成章哩 ! 哎 , 你常对女生说这些话吗 ?”嗯 ! 一定是经验的累积。

“我文学功底好行不行 ?”他的口气不太好。生平第一次用甜言蜜语讨好女生竟然被以为是花心情圣 , 真是枉费他将前不久在某杂志上瞄到的一篇描写女神的散文诗背那么详尽。

“没有关系啦 , 你的那些事我都有所耳闻啦。你跟隔壁班那个……呃……就是传闻中你的‘那一位’是怎么回事啊 ?”他的八卦好像还蛮受欢迎的 , 她要多搜集些“一手情报” , 下次和朋友聊天时就不怕没有话题了。

“袋子给我 , 我看有没有我的书混在里面。”他试图转移她的注

意力，但他低估了她在探听八卦消息时精神的集中程度。把袋子交给他后，她仍不依不挠地追问着，似乎要不到答案势不罢休。他不胜其扰，拼八卦是吗？好！他跟她卯上了！

“你跟彭一帆又是怎么回事啊？”

她“啊”的大叫一声：“你怎么知道的！”

“知道什么？你暗恋他吗？”

她叫得更大声了，注意力也被成功转移。之后的话题，就一直在雷邵鹄为何认识彭一帆、他为何知道她暗恋彭一帆、他知道了千万不能说出去等问题上面打转。

等她回过神来，她已站在自家门口。她看看仍在身旁的雷邵鹄，原来不知不觉间他已陪她走了这么一大段路。最尴尬的是那只装有她的书的袋子，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居然落在了他手上。她觉得这样的他们好像是一对小情侣，男的夜里送女的回家，体贴地替她提起手里的重物……

“你家到了？”他见她不再前进便问。

她突然有点不好意思，点点头接过他手里的袋子就朝家门走去。

他活动了一下被书袋勒疼的手指筋骨，看着她一言不发地埋头朝前走的背影。送到她家了，任务完成了。只是现在已经很晚了，她的父母不会责骂她吧？

算了，被父母骂总比独身一人走夜路安全。他也该回去了。

回头没走几步，就听到她在后边喊——

“谢谢你请我客！”也谢谢你送我回家。这句道谢她留在心里没说。

他摇了摇手表示不用客气。夜风吹起，笼罩在城市上空的灰雾被吹散了，显出一片明朗的星空。多么令人愉快的一个晚上！

5

那一晚短暂的和平仿佛只是假象 ,在那一晚之后 ,一切照旧。雷邵鹄照样“恐龙”“丑女”地调侃岑静 ,不过他学会了点到即止 ,在岑静气得跳脚之前他会记得收兵 ,倒也没有惹出太大的麻烦。岑静还是暗恋着彭一帆 ,晓婉还是每每被岑静的傻大姐个性气得直翻白眼……

惟一有改变的是雷邵鹄和彭一帆的关系。在那场足球赛之后 ,两人居然英雄惜英雄地结成了莫逆之交。为此岑静紧张不已 ,时时提防雷邵鹄会很小人地在彭一帆面前泄她的底。她这一担忧常被晓婉评为“庸人自扰”。

就这样 ,在一片笑闹追骂中 ,他们结束了愉快的高一学年 ,迎来了更为令人愉快的暑假。而暑假过后 ,一切都将是新的开始。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这所学校为了迎接高考 ,在高二开始时就会对文科生与理科生进行重新编班。按照过往几届的编班惯例 ,相邻两个班的文科学生会被整合为一个班。那么依照岑静、晓婉还有彭一帆都重文科这一情况来看 ,他们三人势必会在高二时再次成为同班同学。岑静得知这一消息时自是欣喜若狂 ,她说这样正好方便她近水楼台先得月 ,在高二时一举掳获彭一帆的心——只不过晓婉并不怎么看好她。

同样的消息在雷邵鹄听来或许就不那么振奋人心了。因为他偏重的是理科 ,这就意味着他不能再与岑静一个班。想到今后不能随心所欲地和她拌嘴 ,他心里多少有点郁卒。同时他还在担心他喜欢的女生会成为别人的女朋友。

不过无论狂喜或郁卒 ,都无法改变这已成定局的事实。所以

目前大家还是抛开心中的包袱 ,尽情地享受难得的暑假吧 !

岑静和晓婉很早以前就在期待暑假的到来了。两人计划今年暑假要结伴去旅行 ,眼前就有个绝好的机会。

“你说什么 ?再说一遍 !”岑静起身将电视机音量调小 ,对着电话那一端吼道。暑假放了有些日子了 ,她的作业还是一笔未动。她就是整天懒懒地窝在家里当米虫 ,吃了睡睡了吃 ,小腹明显鼓了。晓婉在电话彼端应着 :我说我们叫上几个同学一起去 S 市旅游怎么样 ?今年暑假可不能像去年一样无所事事了。”

“好啊 !怎么去 ,是参加旅行团吗 ?还是有夏令营 ?”

“不是。这次其实是我姑姑叫我过去玩的。她在 S 市那边开了家旅馆 ,说欢迎我带同学去住。”

“免费的 ?”

“当然是免费的。”

“哇 !有个有钱人亲戚实在是太爽了 !一定要带上我喔 !你还准备叫谁去 ?”

“我在考虑。虽然我姑姑说欢迎多带些同学去 ,但毕竟是免费住她的 ,我也不好脸皮太厚 ,最好是不要超过五个人。”

“那么……”岑静嘿嘿一笑 ,叫晓婉不禁打了个冷颤 ,她仿佛隔着电话看到了岑静贼贼的表情。果然她提出了一个教人一听就知道居心不良的要求 :叫上彭一帆好不好 ?”

“哇咧 ,看不出来你还蛮有心计的喔。”晓婉糗她。叫彭一帆去 ?不是不可以 ;好啊 ,就叫他。”就当是再给好友助力一把吧 !

“呀喏 !万岁 !”

就这样 ,经过几天的准备 ,严晓婉、徐岑静、彭一帆 ,加上一位雷邵鹄 ,一行四人在火车站碰头 ,准备出发去 S 市。

但是……怎么会多一位雷邵鹄 ?岑静斜着眼打量着正和彭一帆轻松地聊着天的雷邵鹄 ,有些不爽地把头凑到一边去同晓婉咬耳朵 :

“怎么回事 ?为什么雷邵鹄也要一起去 ?”

“哦 ,是彭一帆说只有他一个男生去的话有点无聊 ,要我再邀

请一位男生。我一想他和雷邵鹄交情不错 ,我们又都认识 ,就请他啰。”晓婉回答得很轻松。事实上她与雷邵鹄自那次谈话后便熟识了不少。再说一路上有帅哥相陪风景看起来也会优美些。

“ 哼！真不明白彭一帆怎么会跟这种人玩得那么好！”岑静嘟起嘴。不过人家组织者都无所谓了她也不好抗议太多。反正高二就不用看到他了 ,就忍他一个礼拜吧！

但雷邵鹄一开口 ,她马上就开始怀疑自己能否忍他一个星期了。

他说：恐龙 ,你吃撑了吗？没事摆一副小女儿娇态干什么？”

关你屁事！她狠狠地瞪他一眼。碍于现场有个彭一帆 ,她要保持她的淑女仪态不便发作 ,还是将他带到稍远一点的地方去商量商量。“ 你来一下。”她越过晓婉和彭一帆 ,朝候车室人较少的一角走去。

怎么？要放话了？雷邵鹄有些好笑地跟上去。

“ 有什么悄悄话要走那么远去讲？”彭一帆在晓婉旁边坐下 ,
“ 原来他们感情那么好？”他想起自己第一次见雷邵鹄也是 ,他和岑静两人待在放学后的教室里。

“ 他们感情好？哈！”晓婉的口气像是听了什么世纪大笑话。也对 ,如果说打是情骂是爱的话 ,他们俩的感情的确不错。

“ 怎么？听你口气他们俩是宿敌？”

的确也离宿敌不远了。也许……“ 冤家 ”才是最好形容他们之间的关系的。“ 用你自己的眼去观察吧。”晓婉自认没本事解释清他们之间的关系。

“ 哦。”于是彭一帆开始观察。从那两人磋商完毕归来到上火车再到火车驶离车站奔向 S 市……“ 晓婉 ,我观察的结论是他们俩感情很好啊？”看他们一路上有说有笑互分零食 ,怎么看也不像是心有芥蒂啊！

“ 奇了…… ”晓婉也正为这异象纳闷不已。不过他们俩不吵更好 ,省得坏了大家的游兴。和平是最美好的。

其实是岑静与雷邵鹄达成了一项协议 ,在这七天之内和平相

处 ,以朋友相待。岑静发现 ,如果雷邵鹄抛却他那挖苦的言词与可恶的笑 ,人还是挺好的。至少很大方 ,人也很风趣。而彭一帆 ,虽然他也很大方风趣 ,但她每次一看见他就会紧张得不知说什么好。她只敢跟晓婉和雷邵鹄说话 ,而晓婉为了不冷落彭一帆就不停地和他聊 ,于是出现了她和雷邵鹄相谈甚欢 ,而晓婉和彭一帆笑成一团的奇怪景象。

这是一次轻松的旅游 ,四人呼吸着自由的空气 ,放肆地高谈阔论。尽管他们的高声喧哗引来了车上一部分乘客的侧目 ,但他们丝毫不以为意。毕竟他们能这样恣情地展现自己年少轻狂的日子不多。



火车终于将四人送到了目的地。出了 S 市的车站 ,就看见晓婉的姑姑亲自开车来迎接。她先将四人带到旅馆附属的饭店盛宴款待了一番 ,接着将他们带至事先安排好的两间双人房。房内彩电空调卫浴设备一应俱全 ,床也很高级。在晓婉的要求下 ,她笑着允诺给他们绝对的自由 ,不干涉他们的行动。但她也要求他们四人要尽量一起行动不要分散。最后她给了晓婉一部行动电话以方便与她联系。见此情景的其他三人有志一同地感叹有个有钱的亲戚果然真好。

至于房间的分配当然是两个女生一间房 ,另一间房两位男生住。这两间房互邻。这是他们在 S 市的第一天晚上 ,虽然几个都很兴奋 ,但由于长时间坐火车 ,大家都觉得有些疲惫 ,便早早地休息了。

躺在柔软舒适的床内 ,岑静这晚做了一个奇怪的梦。她梦见自己居然和雷邵鹄在一片原野上嬉闹追逐 ,雷邵鹄叫了一声“恐龙” ,她很高兴地应答了 ,结果低头一看自己竟然长出了恐龙般的利爪.....

第二天早上 ,晓婉十分不爽地看着几乎侵占了她的整张床的岑

静。这家伙偷偷溜上她的床也就算了 ,还要喧宾夺主地用“大”字型睡姿将她挤下床 ?看来将来如果这家伙有一天能够“有幸”嫁人 ,老公一定要有雷打不动的定力才能不被她挤得滚到床下去。

可是将来谁会娶她呢 ?晓婉不禁暗笑。娶她的人想必一定很有勇气 !

事实上 ,雷邵鹄正在暗暗磨炼他的勇气。



买了一幅 S 市的地图 ,四人便展开了他们的 S 市自由之旅。他们去登了山 ,看了海 ,逛了古刹 ,参观了古文物……每一天的行程都是新鲜与不确定的。他们不会为自己规划出行计划 ,只是打开地图 ,看到一个似乎很有趣的地方 ,便投票表决去或不去。他们几乎每天都是早上九点出发 ,晚上十一点才回来。虽然累 ,却过得充实又快乐。

他们在 S 市著名的高等院校——

“哇 ,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到底是全国有名的大学哪 ,连空气中都弥漫着一种庄重的气味。”

岑静几乎是一站在该大学门前就连连感叹。她为了向大家证实自己的话 ,装腔作势地连连做了几个深呼吸。

“你又闻出来了 ?”雷邵鹄记得在他们逛古刹时 ,她好像说过同样的话。

“那是。我是什么样的人哪 ,心思细腻、感觉敏锐嘛。”

“你 ?”晓婉不敢相信那位神经粗得跟水管一样的傻大姐敢如此夸口。有彭一帆在旁边岑静还是规矩不了多久 ,淑女了一会儿就原形毕露。不过说真的 ,她装淑女也是白装 ,彭一帆老早就把她本性摸得一清二楚。“好了 ,别杵在这里丢人现眼了 ,快进去吧。”晓婉瞥见已经有几个人在对他们行注目礼 ,赶紧催促。真是乡巴佬啊 ,居然站在这里闻人家的大门 ,这脸可是丢得跨区域啊。

进了大学校园后 ,岑静更是上蹿下跳 ,像只兴奋的小麻雀一样

喳呼个不停。

“哇！好高的大树！”她大叫。

“那是松树。”一旁的雷邵鹄好心指点。

“泉水！”

“拜托，只不过一个小池塘。”

“啊！是教学楼！”

“我们学校没有吗？”

“走！去教学楼里看看！”

“没那个必要了吗？还不都是红砖白墙？”

“走啦，就当让我熟悉一下未来的学习环境嘛。”

“你未来的学习环境？”其余三人很有默契地一同表示质疑。

“是啊！两年后我一定会考到这里来，等着瞧好了。”岑静眼中写满了对未来的憧憬。

考到这里来？你是要考到这所学校当门卫吗？很想这么说的三人还是忍下了泼她冷水的冲动。毕竟有目标还是好的，尽管那个目标非常不切实际。以岑静那种看了就令人同情的成绩，能考得进这所大学，只有两个字可以形容——做梦！

“晓婉，你要考哪里？既然都已经谈到未来的理想了，就问问别人的目标吧？”

“我？还没想好。”

“你呢？”

“我也不知道。”彭一帆笑答。

“你？”

“不知道。不过你都把目标订在这儿了，那我也考这所大学吧！”雷邵鹄的口气听起来还是玩笑成分居多。

最后他们在岑静的提议下做了一项也许大多数人都会觉得愚蠢的举动。他们将进S大的愿望写在一张纸条上，然后塞进一个小瓶子里偷埋在S大的一角。岑静说，这是祈愿，将来他们一同考上S大的时候再来挖。虽然大家都觉得这个提议幼稚，但还是照办了。毕竟留个纪念也不错，不是吗？在那张寄托了希望的纸条

上 ,略微可以窥见一些每个人性格的缩影。

“ 你就等着两年后被我挖出来吧 !” 这又大又草的字是徐岑静的。

“ 希望进 S 大。” 雷邵鹄的字笔锋相当刚劲。

“ 祝自己梦想成真。” 严晓婉的字一笔一划写得十分工整。

“ 保佑合格。” 彭一帆的字就跟他本人一样散漫。

.....

而他们在 S 市的科学馆——

“ 各位请看 ,现在出现在南方稍偏东的天空中 ,那四颗略成方形 ,往下延伸有两颗靠得很近的星星 ,整个就是天秤座。天秤座约在每年七月出现 ,然后缓缓东移 ,约莫到了十月就看不见了 在天秤座的左后方就是天蝎座 ,它与天秤座是同一个季节出现的星座。它的形状..... ”

“ 呼啊..... ” 雷邵鹄打了一个哈欠。真闷哪 ,没想到在用天文台的天文望远镜观察宇宙之前还得看上一段有关星座的纪录片。看着大荧幕上那一个个变化的小亮点 ,他眼睛都晃花了。比先前看的那段有关宇宙爆炸与地球诞生的纪录片有趣多了。

他转头想看看其他人有什么排遣无聊的消遣 ,结果让他发现 ,徐岑静已经很绝地睡着了 !

不会吧 ? 适应力这么好 ? 脑袋往椅背上一靠就睡得着 ? 雷邵鹄不禁暗恼自己如此好的警觉心 ,彭一帆夜里在邻床转个身都能让他辗转反侧好半天。也许这些天没日没夜地疯玩让她累着了 ,但这里无论怎么看都不像是个睡觉的好地方。他试着推她醒来。

她睡得也不沉 ,轻摇了两下便醒了。“ 怎么 ? 她解说完了 ?” 那个“ 她 ”指的是台上正对着大荧幕比手划脚聒噪个没完没了的工作人员。

“ 不知道。” 星座好像是说得差不多了 ,但雷邵鹄不确定那名工作人员是否会心血来潮补上一大段不必要的说明。

“ 那你叫醒我干什么 ?” 岑静白他一眼。她最恨别人干扰她睡觉 ;等她说完再叫我。” 她眼皮一合又要去见周公。

“喂，睡在这里不太好看吧？”你们女生不是对星座这些东西感兴趣得要命吗？你看人家晓婉看得多认真……”

“你这是在暗讽我不像个女生吗？”

这本来就是事实，干吗还需要暗讽？“我的意思是叫你专心点看，别在大庭广众之下横在椅子上。”

“哼！”徐岑静难得酷酷地嗤笑一声，“我对星座没兴趣。”

“哦。”算了，不勉强她了，爱睡就睡吧。

“等一下，你不问我吗？”

“嗯？问你什么？”

“一般人在听到别人说对某东西不感兴趣的时候，通常都会追问一句‘为什么’吧！”亏她构思好了一大堆听起来绝对会让别人觉得她很有个性的说辞。

是吗？他怎么没培养出这样的习惯？不过……雷邵鹄微微一笑，看她满脸都写着“请问我吧”的请求，他就姑且顺应一回民意吧！

“为什么不感兴趣？”

发挥的时刻到了。岑静兴致勃勃地向他阐发起自己的观点：“星座还不就是一群古代人吃饱饭没事干，晚上对着天空一不小心触发了神经凭空想象出来的？现在的人吃完饭都埋头工作或者看电视去了，谁有空对着星空想象？”

“何况现在的城市污染那么严重，天空就跟口锅差不多，谁还瞄得到星星？偶尔窥见一两颗就足以让人感动得高唱‘闪闪的小星星’了！”

“而且那些古代人想象力也古怪得很；北斗七星’又叫小熊座，我死都看不出来那是头熊。”

“还有……”

“停！”雷邵鹄受不了地要求她暂时闭嘴。他被她这一堆听起来还有几分道理的歪理搅得有些头晕。但不知是她表达能力差还是他领悟能力低，为何她说了这么多，他还是没明白她在说什么？“综上所述，最后你得出了一个什么结论？”

“嘿嘿……”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她又犯了那个晓婉常批评她的那个“不知所云”的毛病了;“我的意思就是说,星座就是一堆古人无聊时虚构的东西,不可信。”

“这个意思不就是你那一堆长篇大论的第一句?”雷邵鹄在暗指她废话太多。

“我是怕你不能理解我的用意才尽可能详尽地阐述给你听。”虽然她的确很废话,但她的废话也不是全无意义的;“难道你不觉得我的见解相当有个性吗?”她反问他。

“是啊,有个性。”但是个性掩饰不了你的本性!他在心里补上一句。

“我还有更有个性的,你要不要听?”事实上后面这句问话是一句废话,因为不待他回答,她就自顾自地演说起她的“不要相信星座”论。

“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色,都有自己的个性,却被星座硬生生地归类成了十二种性格……大家还要傻傻地拿一些蛛丝马迹去附和这十二种性格,也不想想自己还有多少特征没被它归纳进去……”

“刚才我们介绍的这些星座合称为‘黄道十二星座’,在‘黄道十二星座’之外其实还有许许多多的小星座……下面就让我来为大家大略介绍一下这些小星座……”

台上台下双面夹击,横飞的口沫教雷邵鹄根本无所遁形,现在的他只想找块豆腐一头撞死自己……

“喂,雷兄你快来这边看,真的看得好清楚!”终于可以使用天文望远镜观察宇宙了,彭一帆将头紧紧抵在望远镜上,一面观察一面兴致勃勃地招呼大家;“你看,星空就在你眼前!雷兄你是什么星座的?不妨趁此机会将它细细研究一番!”

“拜托你短期之内不要跟我谈星座的问题。最好是以后永远也不要提。”他已经连观察宇宙的兴致都没了。他大大地灌进一口水,以求能给严重缺氧的大脑补给一点生气。

严晓婉疑惑地扫了一眼没精打采的雷邵鹄,再看了看笑得一

脸贼相的徐岑静：“你对他做了什么？”她问岑静。为什么雷邵鹄一脸深受荼毒的苦相而岑静眼中则闪着复仇成功的得意光芒？

“没什么。”岑静笑答。

.....

他们在 S 市著名的游乐场里——

“哇啊！云霄飞车真是太棒了！尤其是那两个紧紧连着的大圈圈，倒立在空中的感觉实在是太棒了！”尽管刚从无比刺激的云霄飞车上下来，脚跟还有些发软，岑静仍是兴致勃勃。

其他几人明显就没有她的好精力。

“哇，你脸色很差，没事吧？”彭一帆看着整张脸都绿了的晓婉，其实他也是心有余悸，只不过现场有两名女生他不能将害怕的情绪表现出来。天知道他刚才拼命地把即将出口的尖叫硬生生地转化成突兀的笑声转得有多辛苦。

晓婉用一声声干呕回答他。连灌了几口水后，晓婉才缓过神来。

“真是逊毙了，坐云霄飞车竟坐到想吐……”她嚷道。

“休息一下吧。”雷邵鹄建议。其实这也是他目前迫切需要做的事。

岑静专心一意地搜寻下一个玩乐的目标，对身后发生的事浑然未觉：“啊！那个是《我的野蛮女友》里全知贤也玩过的东西！”

三人顺着她手指的方向望过去，脑海里一同浮现了一个可怕的画面：两个人被绳子高高地吊在半空中，然后开始做前后左右的大幅晃动；男主角凄厉的惨叫声在游乐场上空回旋盘绕……

“去玩吧！”

“不要！”众口一致地拒绝。

“为什么？难道你们一点也不想体验吗？电影里面他们玩得多开心哪……”

岑静又开始施用她的口水攻略，不胜其扰的三人决定推出去一名替死鬼。而那个倒霉的人选不知怎么又落在了雷邵鹄身上

.....

彭一帆同情地望着吊在半空中的雷邵鹄，一种谋害同伴的罪恶感油然而生。“真可怜……我们会不会做得太过分了？”

“我瞧他还挺乐在其中的。要不是他自己也是半自愿，单凭我们两个怎能将他赶上架？”晓婉倒是有一种成就感。根据她这几天的观察，她已经确定雷邵鹄喜欢徐岑静无疑，岑静虽然过去常常背后咒骂雷邵鹄，但念在口里记在心里，想必雷邵鹄在她心中一定占有相当大的位置。再加上他们这几天的友好互动……呵呵！她真是越看越觉得他们之间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说不定这次的旅行还能促成一对欢喜冤家呢！

看着晓婉脸上渐渐升腾起一种充满算计意味的狡黠笑容，彭一帆心里也毛毛的。但愿她的歪脑筋不要动到他身上才好。

有了晓婉这一点小小心思做伏笔，人员就很奇怪地分成两拨。岑静有些气闷晓婉为什么老和彭一帆粘在一起而要跟他们划清界限。但很快她这一点小小的不满也被接踵而来的游兴冲淡了。“拜拜！我们先上去啰！”晓婉丢下这句话，就和彭一帆钻进了双人座的摩天轮。

“你们先上去还不是会比我们先下来！”岑静跟着钻进了下一号厢房。“你干什么？快进来！晓婉她们已经升上去了！”她招呼一旁呆站着的雷邵鹄。

雷邵鹄回想着晓婉刚才经过他身边时一句近似的耳语的低喃：“老兄，这可是绝好的机会，你可别辜负我的一番工苦心！”

苦心？这就是她的苦心吗？他表现得有那么明显，居然教晓婉洞悉了他的用心了吗？

无所谓了。反正晓婉都表明了要跟他站在同一战线了不是吗？多一位盟友总比一个人孤军奋战来得好。

总之，先不要浪费盟友创造的绝佳机会。他头一低，也跟着钻进了摩天轮。

“晓婉，你在打什么主意？为什么非要把人员分为两派？”

随着摩天轮缓缓上移，彭一帆的好奇心也跟着爬升。他提出了这个他老早就想提的问题。

“你这笨蛋，怪不得岑静暗恋你，原来是她在你身上嗅到了同类的气味，你跟她都是一样迟钝。”骂够了，她才明说：“你难道看不出来雷邵鹄喜欢岑静吗？”

“什么？！”他大吃一惊，他是真的一点也没看出来。该说是雷邵鹄隐藏得好呢，还是如晓婉所说，他太迟钝了？

“算了，你本来就是漫不经心的人，我不该对你期望太高。”晓婉摆摆手，专心欣赏窗外的风景。

“那、那你这么做，是要撮合他们俩？”

“废话！你不觉得就外形上来看，他们还挺般配的吗？”

彭一帆沉默了。晓婉看着他一脸震惊与难以置信的表情，终于也感觉到不对劲。

“不会吧！你可别告诉我你也喜欢岑静！”

“我也不知道，只是我心里总有一种郁闷与怅然若失的感觉……”

“不会吧！”晓婉哀叹。以一个好朋友的立场来看，她当然希望岑静能有幸福的归宿。当然以他们的年纪，谈到归宿还是太早了些，但她希望岑静的男朋友至少得体贴些，细心些，雷邵鹄无疑是最好的选择。彭一帆虽然也不差，但他太散漫了。两个一样懒惰的人在一起谱出的乐章她认为并不怎么和谐。但彭一帆也是她的好友，岑静喜欢的又是他……

天！她真的陷入两难的局面了。

“你真是自私。”晓婉一烦，出口便是指责意味颇浓的重话：“上次你在游戏厅明明说了你对岑静是朋友之间的喜欢，现在又改口。你知道岑静暗恋你，又从不表态。就是你这种暧昧的态度，才让她总是对你抱有希望，一暗恋就是七年——虽然我也很怀疑她所谓的暗恋到底是不是真的‘爱情’！”

是吗？是这样吗？彭一帆觉得自己不像晓婉说的那样，但他又不能否认他在知道岑静暗恋他时他心头掠过一阵窃喜。可是每个男生在知道自己有女生喜欢时，心里多少会有点骄傲吧！那么他到底对岑静是什么感觉呢？

唉！烦死了！原来理清自己的思绪是一件这么麻烦的事！



另一个摩天轮厢房内的气氛则是异常活跃，雷邵鹄不停地说着笑话，岑静被他逗得笑惨了。

“唉哟……我笑得肚子好疼……你怎么会说那么多方言啊？”她从来不知道原来周杰伦的那首《可爱女人》歌词用方言朗诵会这么好笑。

“还要听吗？”雷邵鹄没有回答她的问题。

“等一下，让我休息一下……我肚子好疼……啊！是海！”她突然指着窗外大喊。

他循着她所指的方向望去，他们已经升得相当高了。从这么高的地方俯瞰，视野十分开阔，几乎没有什么阻碍的，那片蔚蓝深邃的海就展现在他们眼前。

岑静觉得自己是一个不容易被感动的人，但此时的她感到自己的心中有种奇怪的情绪在酝酿。海……为什么可以拥有那么无限的包容力呢？几天前他们才租了自行车，沿着海堤骑了一大圈，那时的海近看是蕴含着勃勃的生机的。现在，她从远处看发现了海的广博，一种茫茫的感觉在发酵。原来自己是这样渺小的，可是这样渺小的自己却有一种真实的存在感……

风吹着，海涛也随着风的节拍而涌动。

好漂亮的海。虽然它并不像许多美文中描述的那样，有着金色的沙滩、美丽的艳阳、成群的海鸥；也没有点点斜帆隐匿在那海天的交接处，但海就是以它的博大宽容，轻易地征服了她。

“真是想不到我还有这么诗情画意的一面。”岑静感叹道。真没想到她只是远远地看一看海，脑中就能自动涌现出这样多充满灵气的念头。她老早就觉得自己是那种极为适合来一场风花雪月的故事的女生了，偏偏晓婉一直否认。好险，差点就永远埋没了她的潜力。

“喂，你看见没有，是海耶！”

诗意了一番后，岑静转头将视线调往雷邵鹄。

雷邵鹄不知从何时起，已在凝视着她……

她直直地望进他的眼底。她觉得，他的眼就像海一样深邃。拥有无限的包容力……

惨了！看着他眼睛，刚压抑下去的那些风花雪月的念头又蠢蠢欲动了。那些先前就酝酿的奇怪的悸动感在他专注眼神的催化下，开始不住地膨胀……

岑静突然觉得她的心跳得很快。这种鹿乱撞的感觉，她怎么会从雷邵鹄身上体验到呢？

她有预感，有什么事情将要发生了。在她看过的那些电视剧里，每当男女主角像他们这样靠得很近，又彼此凝望的时候，下一步发生的事情就是……

吻！

天哪！吻！不会吧！他要对她做那种事吗？他们难道会做那种四唇相接，相濡以沫的事吗？

不！不要吧！她刚刚吃了薯片，说不定牙缝里还有残渣，万一他吻完后发现自己嘴里也有了薯片的味道，那不糗大了！

处于极度紧张状态的岑静没注意到她此时想的并不是要拒绝他的吻而是在想她的口腔清洁问题。

雷邵鹄动了。他向她靠近了。慢慢地。

来了！岑静再也不敢与他对视下去，她紧张地闭紧眼。

可是她预期的那种嘴唇上温温软软的触感并没有如期降临，她只在颊边感到一阵温暖划过。

他在干什么？岑静睁开眼，他只是温柔地将她那被风吹散的头发拨到了耳后。

她看着他，他的脸现在红得十分透彻，即使不触摸，她也能感受到他脸颊上灼人的热度。

他的右手伸也不是缩也不是地停在她的耳边，同样热得发烫。尴尬的气氛取代了方才的暧昧，现在谁也不敢直视对方的眼睛。

摩天轮运作的声音首先令雷邵鹄清醒。他尽量用一种轻松的动作将手下落到她身侧的座椅上 ,但她却因他的动作更显紧张。她的全部的神经都集中在她的身侧。因为以他们现在相处的姿态 ,他只需一个勾手 ,便可轻松地将她揽入怀里。

“ 嗯哼 !”他清清嗓子试图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自然些 : “ 我是想跟你说…… ”



那一次的旅行成了一次很奇怪的契机。自游乐场那一日后 ,事情似乎有了微妙的变化。那天他们回到旅馆后 ,第一次因为有人称累而没有玩牌至深夜。第二天虽然大家又很有精神地玩在了一块儿 ,但四个人再没分散过 ,两人独处的场面也没了。

而且 ,四人都觉得没有从前聊得那么尽兴了。每个人的心中都藏了一点小秘密 ,大家都选择了谨言慎行的方式不让自己的心思泄露太多。

他们就这样带着各自的一点小遗憾踏上了归程。之后长长的暑假 ,除了岑静和晓婉之间还有互相联络外 ,每个人几乎都是避不见面。只有照片还在提醒他们那些旅程中坦诚相对的快乐时光。就这样 ,一个浑浑噩噩 ,略显沉闷的暑假过去了。

6

时序逐渐转入凉秋。

天气渐冷 ,天也黑得很快 ,才不过六点钟 ,天幕已是昏沉沉一片。

在这样有些阴冷的天气里 ,谁也不愿在学校里多待 ,放学钟一

响大家就恨不得能立即插上翅膀飞回家去，只有岑静与晓婉例外，她们还在教室里缩着。这两个懒人放学后就开始聊天蹭时间，磨啊磨的一直磨蹭到现在。

“唉——”岑静煞是愁苦地长叹一声：“活着没劲。”

“那你怎么不去死？”自从上次岑静去 S 市回来之后就很喜欢装忧郁、扮深沉，整天唉声叹气，多愁善感到令晓婉很想扁她的地步。尤其是知道了她“忧愁”的原因无非是父母口角这种家里常见的一点点小事的时候，晓婉第 N 次地觉得跟这样的女人成为朋友一定是她自己前生作的孽太多的缘故，不过老天爷，这样的惩罚也太残忍了吧？

“我的确想过怎么样去死，但是我又不是真的想死，我只是想用自杀的方法给我爸爸一个警示，告诉他女人是不好欺负的！嗯，最好是用那种送医院就救得活，而且住院三五天就能出院的方法。晓婉，你知不知道这样的方法？”

“去死吧，去死吧！跳楼、投河、割脉、服毒随你去选吧！”伯父还真是可怜，看来他上辈子作的孽也不少，所以才有这样一个女儿。

“这些方法我都想过，都不好。跳楼要是一下没拿捏准弄个半身不遂我岂不亏大了，我只是想警示一下我爸爸，将来我还要健健康康生活的；投河我又不会游泳，投下去可是稳死无疑的，何况现在河流污染那么严重，水臭得连苍蝇都能熏死……我不干；割脉的话我又怕痛，而且无端在身上留块疤很难看……服毒送医院后是不是还要洗肠？我看电视上那些病人洗肠，哇……恶心死了！那以恶心的事我可不要做……”

“你怕这怕那，只要你不自己去杀不就没事了？有胆就去死看看哪？你一定要用‘死’这么激烈的方式，呃；规劝‘你爸爸吗？’”

“只有这样才能让他醒悟！你不知道他那颗秃脑袋有多冥顽不灵！我已经决定要自杀了，你不要拦我！”

鬼才拦她！既然住院三五天就能够继续健康地活下去那有什么可紧张的？

不过她凭什么那样义正辞严指责她爸爸的脑袋冥顽不灵？她难道不知道她那颗脑袋的冥顽程度比起她爸爸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所谓“有其父必有其女。”这句话简直就是为她度身订造的。何况“清官难断家务事”，她的家庭问题她也不好发表意见，索性由她去。反正以她的粗神经就算要闯什么祸，“某人”也能完美地收拾好。

只是没想到她会想到真自杀假死这么蠢的办法！

“……当然最重要的是要留一封遗书，我已经酝酿好了一封约三千字的遗书准备留给人世间……”

天哪！晓婉忍不住骂了一句少儿不宜的三字经。遗书写上三行字，真是将她的聒噪本性发挥得淋漓尽致。她真同情可能会读到那封遗书的人。尤其是当她想到她也有可能是那不幸的读者中的一个时，她更是深深地自哀。

“遗书的开头是这样的：各位，当你们读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不在人世了’……”

“遗书里有列明你的遗产如何分配吗？”她打断她的引述。

“我哪来的遗产？反正我都是要活的，分什么遗产？”

“那你反正都是要活的，留什么遗书？”

“……嘿嘿，两者意义不同嘛……哎，我说了这么多，你怎么还没明白我的意思？我的目的就是要警示世人，这封遗书可是重头戏，分遗产能给世人起到什么警示作用？只能让他们玩物丧志沉醉在物质的世界里堕落……”

什么时候她这封遗书的作用居然从警示她的爸爸上升到了一个警示世人的高度？“你少做梦了，就你那可怜巴巴的几块钱遗产还没够上让人堕落的程度。”

“几块钱怎么了？我这叫‘两袖清风’，你这种想法很不好，正所谓钱财乃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我要那么多钱做什么？”她为自己的贫穷辩解。其实她的零用钱是给得很多的，但每次她一拿到零用钱，马上毫不犹豫地去背一堆零食回来。晓婉曾经猜测她家生意做得不错却一直不见攒下什么大钱就是因为有她这个

米袋上的洞。晓婉还曾经对她说如果哪天她告诉她她已经把家败光她可是一点儿也不会吃惊。

“是吗？当彭一帆说他中了一百万的时候，不知道是谁欣喜若狂连教科书都拿去送人呢！”这件事目前在晓婉心中列出的“蠢事排行榜”上排第一。估计短时间内应该不会有下跌的趋势。

“咳，那时的我还不够成熟嘛，现在的我是已经看透了。”她轻咳一声化解尴尬，接着转移话题：“说到彭一帆，晓婉你注意到了没有，彭一帆最近好像在躲我？”

废话！你都注意到了还有谁会注意不到？只不过躲的恐怕不只是你，应该是我们两个吧。晓婉心想。

不过彭一帆这个白痴，上次在摩天轮里叫他自己把感觉理清居然这么久了还没有下文。一个班里的，躲能躲到什么时候？这只大鸵鸟，相比之下雷邵鹄就显得孺子可教多了

“这个猪头！”晓婉忍不住咒骂出声。

“什么？”岑静吓了一跳。

“没什么。不是骂你。”

“哎，晓婉，你说……彭一帆他之所以躲我，会不会是因为他发现他其实是喜欢我的？”她小心翼翼地问。

“拜托你自作多情也要从常识的角度出发！有人喜欢别人还要拼命躲着别人吗？”如果是彭一帆向岑静借了一大笔钱没有能力还那还说得过去。

“怎么没有！我就是啊！我就常躲着彭一帆嘛！”所以每当她和彭一帆打照面时她就常认为这就是缘分，是“命运的相逢。”

那是因为你是怪胎！不是每个人都像你那样怪！“不会吧，你还在喜欢彭一帆哪？”她以为她早就转移目标了，自从那次四人游回来后，她就不常把那句“可恶的雷邵鹄”挂在嘴边了。“你最近……难道都没有考虑别的人选？”

别的人选？说到这个“别的人选”，她心里倒真的浮起一个人……

“晓婉，你觉得……男生是不是都喜欢欺负自己喜欢的女生？”

这个问题她问得更小心。

“雷邵鹄也不算太欺负你吧……”

晓婉话音未落，岑静就大叫：“你怎么知道我是在说他的！”

“怎么不知道，他喜欢你啊！”

“呀——你怎么连这个都知道了！”

“有眼睛的人都看得出——嗯？你这个没眼睛、没大脑的人是怎么知道的？难道……他向你告白了？”太好了！一定是在摩天轮上创造的机会他把握住了！真是没浪费她的一片苦心哪！晓婉欣慰地笑了。

“什么告白！哪有告白！”岑静根本连想都不敢想雷邵鹄向她告白的事。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你老实交待！是不是那天在摩天轮上他对你说了什么？”

回忆起摩天轮上那一幕，岑静的双颊又开始发热……

雷邵鹄将手支撑在她身侧的座椅上，他们靠得非常近，她都不能分清那“咚咚”如擂鼓般的心跳是谁的了。

“嗯哼！”他清清嗓子试图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自然些：“我是想跟你说……说……”

说什么？岑静紧张地盯着他。

“哎呀！不对！”他懊恼地甩了甩头，又把手缩了回去。虽然现在的距离拉开了，但来自于他的压迫感却一点儿也没有消失。

岑静看着因为不知如何启齿而显得有些紧张的他，突然觉得有点好笑。

“你笑什么啊？”他有些不爽她的轻松写意。

“我笑你居然也有这么没头没脑的时候。”其实还有一点，就是在他甩头时，几络头发挂在了眼前，令他看起来有几分像时下很流行的韩剧里的偶像明星。不过就是把她打死，她也不会承认被他的“男色”蛊惑的。

雷邵鹄也跟着笑了，但那笑蕴含的意味有多苦只有他自己知道。在他烦恼不知该如何向她开口表明心意的时候，她就这样毫

不客气地将风景全煞光。他居然会喜欢上这样一个不解风情的女生，活该他自认倒霉。不过这霉他也是倒得心甘情愿就是了。

也罢。反正对于这个不寻常女生根本不能用寻常的办法，他们两个反正也不适合花前月下暗送秋波那一套，在这样轻松的气氛下他反而没那么紧张了。

“喂，我说……我们制订的那个‘和平协定’能不能将它无限期延长？”

“为什么？”

“你说呢？”他将问题丢给她，他决定要等她自己发觉他的心意。若是她这么迟钝的人都开窍了。相信那时就没有什么事不可能了。

“哦……延长……就延长。”她望着他目光炯炯的眼睛，心中有种奇怪的感觉在滋长。她想，她大概是发觉到什么了……

回忆完毕。

“晓婉，雷邵鹄他喜欢我是真的吗？真的吗？”

“你说呢？”晓婉决定施用和雷邵鹄同样迂回的旁敲侧击战略。

“什么都是我说我说，你们不是都认为我迟钝吗？这么迟钝的我表达的意见哪会准确？你告诉我啦，你是不是知道什么？”

“如果你知道了雷邵鹄很喜欢你，你会有什么反应？”

晓婉这个问题把她难住了。她会有什么反应？她该有什么反应？是很得意地挺直腰板对他说：“哈哈！臭小子，你也有栽在我手上的一天！”还是装出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没事似的说：“原来是这样，你早说嘛，早八百年前我就这么猜了。”或者她可以摆出一副冷漠无情，老僧入定的姿态：“对不起，我现在对这些情情爱爱的事情没兴趣。我们现在应当以学业为重……”再不然她还可以拿出她的小女儿娇态：“其、其实我也对你……”然后两人快快乐乐地携手做一对人人称羡的校园情侣？

好像每一种方法都不好耶！

她低头思索了半天，最后只冒出一句：“早恋对学生的健康成长有害！”

“去死吧！去自杀吧！去留你那封三千字的遗书吧！”晓婉狠踹了她一脚，大步流星地走出了教室。



不知为什么，在知道了雷邵鹄可能喜欢她之后，岑静的心思好像有了一点微妙的变化。她看见彭一帆的那种耳热心跳的感觉，似乎全移转到了雷邵鹄身上。

难道，她移情别恋了？

不！怎么会这样！她应该是一个很专情的女孩哪！从她惊觉自己喜欢彭一帆那时候起，她就已经发誓这辈子非彭一帆不嫁！她连婚后如何处理婆媳问题，生几个孩子（当然为了人口减负的历史重任，大家都只能生一个），往后孩子的教育问题等等全都考虑好了。她还曾幻想如果是生男生就要叫他“彭帆”，她要把他教育成一个很酷的演艺明星，每当娱乐记者追问他与某女星、某名模的绯闻时他就会说：“关于这个问题，我不想多说。我只想说，我与她只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有什么问题，我的经纪人会向你们解释清楚的。谢谢。”如果是生女生就要叫她“彭静”，她要把她教育成一个很棒的演艺明星，每当获奖时她就会说：“谢谢！在这里我要谢谢评审团，谢谢支持我的 FANS，谢谢公司，谢谢我的制作人、经纪人，当然最要感谢的是生我养我的母亲……”

看！她不是都已经计划好了吗？而且是那么完美！可是现在她的心怎么不坚定了昵？

不行哪！徐岑静！你不可以花心哪！你想想，如果你生的孩子叫做“雷邵”“雷鹄”，或是“雷岑”“雷静”，那有多难听哪！她用这种愚蠢至极的理由进行自我催眠。

“唉……我终于能够体会为人父母的矛盾心境了。”踏着满地落叶，怀着满腹不知从何处窜出的悲凉，她感慨地叹道。

与她结伴同行的晓婉若无其事地擦掉唇上的水渍，对她方才的感慨仿若没听见般。反正岑静说不上几句有意义的话，刚才的

感叹她权当她在放屁。

“常听人说,爱情会让人成长,看样子不假。这些日子以来我的这些情感纠葛已经让我的心态成熟了不少。晓婉,你觉不觉得?”

“完全没有看出来。”晓婉毫不客气地泄她的气。在晓婉眼里,她这点屁事根本够不上称“情感纠葛”的资格。在言情小说里,多得是那种国仇家恨、解不开的误会等等的情感纠葛;相比之下,岑静的问题实在微小得连吹口气都会飞出十万八千里远。

岑静不禁气结,不过很快她又释怀了。毕竟晓婉不像她那样受男生青睐嘛,自己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当然看不出她在感情问题上的困扰。嗯!情有可原。她摆出一副“我什么都了解了”的嘴脸,颇带几分同情意味地拍了拍晓婉的肩膀。

时值放学,两个女生就这样边说边笑,不疾不徐地走在回家的路上。迎面走来五六个流里流气的青年,晓婉眼尖地注意到其中几个的耳上穿了一整排耳洞,挂满了大小不一的银制耳环。她将头稍稍压低了些,眼神飘向别处装作没有看见他们。她轻轻地拽了拽岑静的手,示意她别去注意他们,快些离开。

可是岑静没法不对他们那仿佛百叶窗的耳朵感到好奇。穿了那么多耳洞,挂了那么多耳饰,他们不觉得疼吗?她偷偷地回头瞧了他们一眼。

那一眼瞧来了麻烦。

岑静回头的同时,那群混混中的一个恰好也在留意她们。岑静与他的眼神一对上便赶紧将视线掉转,但对方显然没有那么容易善罢某休。只见他仿若谈笑般地指着晓婉和岑静对同伴们说了两句,一群人便有志一同地围了上来。

“小姐,你刚才在看什么啊?”了混混涎着一张令人作呕的笑脸首先拦住了岑静的去路。

“没看什么。”岑静想绕过他跟在晓婉身后突围,可是晓婉的路也被一名混混拦住了。

“两位小姐走这么急是要上哪儿呀?”

“回家。”晓婉冷冷地回答；“请让一让。”

“哟！‘请’让一让！”他们嬉笑着怪声怪调地学着晓婉的话，
“小姐，干吗那么讲礼貌，别这么见外，我们不是外人。”

谁说的！岑静想尖声反驳，却被晓婉将手拽得紧紧的。

“相逢即是缘分，怎么样，陪我们去玩玩吧？”这句话听起来像是在征询她们的意见，事实上他们已经在拽晓婉的胳膊了。

“不要！”岑静大叫，并希望以此引起路上行人的注意，然而她失望了。

行人的确有在注意她们，但被这些混混们一瞪，他们立刻将眼神收了回去。

“怎么，你叫什么啊！”其中一个看起来一脸凶相的混混推了岑静一把，岑静踉跄了好几步，多亏晓婉扶住了她才不至于跌倒。

“一起去玩吧！”混混二笑得很奸。

“好啊。”晓婉笑着答应。岑静惊讶地握了一下晓婉的手表示
“你疯了吗？”晓婉却回握了她一下表示“一切有我。”

好吧！她相信晓婉。晓婉无论是冷静的程度、应对能力等都比你强，相信晓婉总有办法摆平的！可是晓婉的手心也在沁着汗。希望这群混混不是那么难缠，应付一下就能放她们走。

他们推推拉拉地将她们带到一间 PUB 内，这时天色已经有些晚了，PUB 刚刚开始营业。岑静一进入这里就开始心慌，她从没过过这么昏暗眩昧的地方，最重要的是她们没有成年，若是被她们进这种地方就完了。她看向晓婉，只见晓婉仿佛没事般地同那些混混高声谈笑。

“哇，我是第一次进 PUB 耶！真是开眼界了。”

“现在时间还早，还没有什么客人，待会儿你就知道好玩了。”

“真是幸好我今天没有穿制服，不然铁定被老板赶出来。”

“怎么？”

“你看啊！‘未成年人不得入内’啊！被发现我是高中生就惨了。”晓婉指着一块斜倚在吧台边的牌子上的醒目大字说道。

“哈哈……那是挂给公安看的，又不是挂给未成年人看，做做

样子而已嘛。只要你有钱,什么样的人进不来?”众混混一齐大笑晓婉的单纯。

“是吗?”晓婉也“嘿嘿”干笑了两声。她原想用这个方法提醒他们她和岑静还未成年,如果他们敢动她可能会被扣上“诱拐未成年少女”的帽子,不过看起来他们并不在意,这下该怎么办?

“别管那些了。”那个耳朵像百叶窗的混混叫他其余的弟兄们去泡那些没带男伴的妹妹,一下子她们的身边只留下了两个,一个百叶窗,一个将胸襟大敞身材像白斩鸡却在胸前刺了个十字架的混混。

这种情况比较有利。晓婉暗想。突然她全身一僵,整个人的神经都绷得紧紧的。

岑静快要压抑不住口里的惊呼了。因为她清楚地看见那百叶窗居然将手搁在了晓婉的腰上!

“不要啦!”晓婉紧张地将他的手挣开,口气却似在撒娇,“好痒哦!”

百叶窗手被挣开却并不生气。他低头闷笑,这些学生妹外表已经相当成熟了,心里还很清纯,正对他的胃口。

“摸腰会痒,这里就不会了吧?”他将手搭在晓婉肩上,整个人靠近在她耳边低语,“你这么可爱,在学校里一定有很多男生追吧?”

晓婉没回答他,径自说:“我肚子好饿,我们先去饭馆吃饭好不好?”她想离开这个昏暗的鬼地方到亮一点的地方,这些家伙应该就没那么明目张胆了。

“啊!你干什么?!”岑静的叫声差点儿盖过了PUB内放的摇滚乐。那只该死的白斩鸡居然也敢把手伸到她腰上来!

“妈的!你叫什么啊!”白斩鸡拍案而起怒瞪着岑静,一副“你敢再叫老子宰了你”的凶狠相。

晓婉敏锐地觉察到在岑静尖叫的同时,遥坐在PUB另一头的其余几名混混立刻站起来往这边看,连百叶窗的眼神也瞬间变得凌厉。

“没事，没事。”晓婉连忙拽着岑静坐下，同时向白斩鸡赔笑道：“喂，大哥，你好歹顾忌一下人家是清纯小女生，别太出格了。”

白斩鸡从鼻孔里哼了一声。这种没什么社会经验的小女生玩起来就是没劲，小吃一点豆腐就叫个没完，也只有百叶窗这种有些“恋童”的变态狂才和她们玩得这么带劲。他转身朝 PUB 另一头的弟兄们走去，那里辣妹较多。

很好！这下只剩一人了！晓婉暗中向岑静打了个“快走”的手势，岑静心领神会地站起来准备出 PUB 搬救兵。

“等一下，你去哪里？”百叶窗皮笑肉不笑地拦住岑静，“还没坐多久嘛，干吗这么急着走？”

“她当然觉得没意思啦！又没人陪她，再说她父母管教得很严，太晚回去她会倒大霉的，你就放她走吧！”晓婉急忙代岑静回答。

“都已经快成年了，还管父母那一套管教做什么？别走啊，你要是觉得无聊我帮你喊个弟兄来陪你。”百叶窗摆明了一副不轻易放人的姿态。

“不用了！”岑静快嘴地拒绝。

晓婉心中的阴云愈积愈厚，无法脱身，又不能求救，如何才能安然无恙地脱险呢？这个百叶窗看起来有点危险，他似乎对她们很有兴趣，希望事情不要越来越难收拾才好。

“我去那边打个电话向父母通报一声。”安顿岑静坐下后，晓婉起身决定电话求助。

“你就坐这打嘛，我有手机。”百叶窗从怀里掏出一支手机递到晓婉手上。

好狡猾的人！晓婉接过手机，看样子她势必得小心措辞了，但愿上帝能站在她这一边！

她按下一串号码，欣喜地听到了声熟悉的“喂”。幸好是他接到的！

“喂？妈妈吗？是我啦！我是晓婉，今天晚上我恐怕要晚些回去。我和朋友在一起。是啦，就是岑静啦。哎呀！今天雷邵鹄过

生日 ,我们要帮他庆生。好不好 ?今晚门禁放宽些好不好 ?你帮我去跟爸爸说.....我不要自己跟他请示嘛 ,他好吓人.....啊 !臭妈妈 !”她恨恨地结束通话 ,接着又拨了一串号码 :

“喂 ?爸爸 ,我是晓婉.....我还没回家.....今天班上一位同学过生日 ,我们要帮他庆生.....他的名字叫雷邵鹄 ,就是前十名的那个。哎呀 !男生有什么关系 !拜托 !天哪.....救命呀.....还有很多女生在啊 ,比如岑静.....嗯 ,大概五六个男生吧。他家 ?他家在公园附近啊。咦 ?你怎么知道这边有间叫‘蒙地卡罗’的 PUB ?你对这个真有研究啊 !没有 !我没有进 PUB !我怎么敢进 PUB ?这音乐是朋友放的啊.....你相信我吧 !要不要我叫岑静跟你说啊 ?喏 ,岑静。”

她将手机递到岑静嘴边 ,岑静愣了半晌不知说什么好 ,只好愣愣地同对方打招呼。

“呃 ,伯父 ,你好.....”

“你看吧 !”不待岑静发挥 ,晓婉又将手机拿了回去 ;放心 ,不会有危险的。好的好的 ,尽快 ,我尽快。再见。”

晓婉按了结束通话键 ,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看起来她像是在感叹自己终于摆平了那个难缠的老爸 ,事实上她是在深呼吸以缓解自己紧绷的神经。希望她的手没有抖得太厉害令人起疑才好。

她刚才拨的正是两个不折不扣的求助电话 ,她把目前她们的处境尽可能清楚地交代在电话里 ,希望对方能够撇去那一大堆不必要的废话窥见她的真意。也希望百叶窗不要觉察到事实上那是两个求助电话才好。

幸好百叶窗并没有怀疑 ,他笑着将手机收好 :“看来你有一位很难搞的爸爸。”

“是啊。”晓婉也扯着嘴笑 ,心稍稍放下一些。

7

纳闷地合上手机盖 ,雷邵鹄仔细地回想晓婉刚才那两个莫名其妙的电话。

晓婉将第一个电话打到他家 ,听见他的声音就叫“ 妈妈 ” ,自顾自说了一堆奇怪的话便不容分说地挂断 ;第二个打到了他的手机上 ,更夸张地喊起了“ 爸爸 ” ,又是一堆奇怪的话。

但是他敢肯定 ,晓婉这两个电话一定不是在耍他 ,说不定她是在向他求助 ,因为他可没忽略晓婉重读的那些“ 拜托 ” ;“ 救救我吧 ” ;“ 危险 ”之类的字眼。

他猜晓婉大概是陷入什么困境但又碍于某些原因不便开口才用如此隐讳的方式求救 ,而且 ,情况似乎蛮严重的。

他越想越觉得事态危急。更糟的是晓婉还明白地透露出——徐岑静那个傻妹也在 !

怎么回事 ? 那这不是意味着那个小笨蛋也陷入危险了 ?

他的脸霎时黑了一半。

刻不容缓 ! 他随手抓了几样东西带着便冲出了家门 ,将他母亲“ 吃饭了 ”的招呼声远远抛在身后。

根据晓婉提供的讯息 ,她们似乎是被困在公园附近一家名为“ 蒙地卡罗 ”的 PUB 内 ,对方很可能是五六个男生 ,而且晓婉叫他尽快 ,他伸手招了辆出租车直奔目标而去。在路上 ,他不忘用手机叫上同伴。



等到雷邵鹄好不容易找到隐秘得仿佛是埋在地下的“蒙地卡罗”PUB,并冲入其中时,已经是几十分钟之后的事了。

才刚冲进去他就在正对大门的吧台边看见了这样的一幕——

“妈的!”徐岑静抓过一杯吧台上不知哪位客人点的酒,兜头就朝百叶窗泼去。百叶窗还摸不清发生了什么事,就听得“铿”清脆的一声响,岑静将那只空了的酒杯狠狠地掷到地上,透明美丽但脆弱的酒杯应声碎裂成一片片。

终于明白是岑静泼了他一身酒的百叶窗登时火冒三丈:“你这死三八……”可是他没有说完就被一声更大的巨响打断。

原来是岑静踢翻了一只高脚椅。

登时 PUB 里的人全都停止了疯狂的舞动望向吧台这边。

“妈的!我受不了了!”岑静亮出她的尖嗓子高声大叫:“随便你们吧!妈的!随便你们要打要杀还是要强奸吧!我今天就打算死在这里了!你们来呀!我跟你们玩命!”她抓过一支啤酒瓶指着百叶窗。

她受不了了!她受不了这样没完没了地跟这只下流狐狸周旋了,晓婉怕是被他吃了几斤豆腐都不止了,却要处处不停地帮她打圆场。可恶!死就死吧!她豁出去了!只可惜她那三千字的遗书还没有写好就要去了。算啦!死有重于泰山轻于鸿毛,她这样因与恶势力作斗争而死,也算得上壮烈!

晓婉揉着太阳穴。算了,要疯大家一块疯吧!她抬起手以肘部猛地向后一击,只见百叶窗痛呼一声捂着眼向后倒去。

岑静立刻见机行事地用啤酒瓶较尖细的那一头狠狠地向百叶窗腹部插去。

“啊——”百叶窗惨叫声凄厉无比,目睹这一切的观众都下意识地护住了自己的腹部。

晓婉和岑静大口喘着气,不敢相信自己居然会那么狠地揍人。

“岑静!晓婉!快跑呀!”很想赞美她俩的勇敢的雷邵鹄眼尖地发现在 PUB 的角落里,一群混混正试图拨开人流朝吧台移动,而晓婉和岑静还在原地发呆,他立刻大喊。

“雷邵鹄?!”这一声饱含惊喜。两个女生迅速跟着他冲了出去。

雷邵鹄拽着岑静的手拼命向前跑着。他的速度快极了,岑静根本没法说话,只能卯足了劲跟着他跑。

雷邵鹄却觉得这样的情况很不乐观。PUB 里的人的确能拖延那群混混一点时间,但岑静和晓婉却因为今天的事饱受惊吓,腿都是软的,根本没有力气跑。

感觉到岑静越来越跑不动,雷邵鹄皱着眉头松开了岑静的手。

“雷邵鹄?”失掉了手心那安抚的温暖感觉,岑静感到一阵心慌。

“跑啊!继续朝前跑!朝着灯多人多的地方跑!看到有计程车就搭!”雷邵鹄边跑边吼。这个节骨眼儿上她怎么能松劲?“晓婉,麻烦你费心照顾一下她!”他的口气就像是将重要的宝物交托给别人一样。

晓婉不说话比了个“OK”的手势拉着岑静向前跑去。

雷邵鹄还是在跑,只不过速度慢了许多,他已经落在了两个女生后面。果然后面追上来了三个混混。

三个,至少比五个好不是吗?以他这个十七岁中学生一个人的力量徒手应对五个看起来已经出社会许多年的流氓青年,恐怕只有让他成为金庸先生笔下的武士才有胜算吧!他自嘲地笑笑,将刚才抽空捡的一根棍子紧紧握在了手中。

晓婉和岑静终于冲出了这条长得仿佛没有尽头的巷子,当她们看见满街耀眼的灯,拥挤的人潮,巡街的警察时,一种解脱的感觉涌上心头,脚一软,她们栽倒在路上。

“晓婉!岑静!”雷邵鹄另搬的救兵——彭一帆正因为找不着那家名为“蒙地卡罗”的PUB急得团团转,谁知居然让他看见她们狂奔然后狠狠地摔倒在地上。他赶紧冲上前扶起晓婉,她摔得很厉害,手掌擦破了皮,两只膝盖的牛仔裤磨破了,殷红的血正从可怕伤口向外渗。

“彭一帆……”这下子晓婉觉得已经彻底安全了,揪紧的心一

松 整个人不可遏制地哭了起来；呜……好痛哦……我好怕……”她哭得像个不懂事的孩子，引来许多路人侧目。

“没事了，没事了。”看着哭得没形象的晓婉，彭一帆却一点也不觉得她幼稚，反而心痛得不得了。他不停地轻拍着她安抚她的情绪。

“彭一帆！”岑静没有摔伤，她已经自己站了起来，她拽住彭一帆的衣服，连张了几次口才挤出声音：“雷邵鹄！快去帮雷邵鹄！他还在巷子里对付那群人！”她现在全身都发冷。以她们的速度，那群混混早该追上来了，然而现在还没有瞧见他们，这就表示雷邵鹄成功地拖住那群人了，但这一点也不值得庆祝。

彭一帆脸色一沉。他招了辆计程车将晓婉和岑静扶上去，把钱包往岑静怀里一塞说：“立刻带晓婉上医院料理伤口，然后送她回家，陪着她直到她情绪稳定知道吗？”

“嗯！”她重重地点了下头，也该轮到她照顾晓婉了；那、那你要帮雷邵鹄……”

“我这就去。”将计程车门关上，彭一帆立刻向那巷子内奔去。



老旧斑驳的残墙上满是人们涂鸦的痕迹，锈迹斑斑的铁管正一点一点向外渗着水，水沿着墙缓缓滑下，在它途经的地方则布满了青苔。

墙边堆满了空箱、空酒瓶、木材之类的杂物，一种恶心的臭味正悄悄地在空气中蔓延，它钻进人的鼻腔内，勾起人们反胃的感觉。

巷子的里外简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彭一帆屏住呼吸蹙眉在巷子里奔走寻找雷邵鹄的踪影。

忽然他停住了。似乎有什么声音正在这条空巷中回响。他停止了一切动作仔细辨别声音的来源。

有了！是撞击声，就在前面！一旦确定了目标，他立刻毫不犹

豫地朝前方飞奔而去。

已经依稀可以看见一个斜倚在墙边的人影了。从那身高、形体来判断，彭一帆断定那人便是雷邵鹄。

雷邵鹄听见身后的脚步声回头，见是彭一帆又放松了紧绷的神经，不过彭一帆却被他吓了一跳。

雷邵鹄现在满脸是血，头发也因血纠结在了一起，棉质休闲服上也染了血。

“兄弟，你来迟了，已经没你表现的机会了。”他背靠着那面肮脏的破墙，用脚勾了勾躺在地上动弹不得的三名混混；“我已经摆平他们了。”以一敌三还能获胜，真值得庆祝。

“你伤着头了？”

“是啊。血都流到眼睛里了，真是不爽，看什么都是一片红的。”

“能撑到医院吗？”

“大概可以吧。我现在头晕得厉害，到了医院恐怕还得缝上四五针。”

“顺便再灌个几CC的血。”彭一帆跨过横陈在地上的三名混混，背对着雷邵鹄，将他的手拉到他的肩上；“我背你出巷子。”

“喔，那真是谢谢了。”雷邵鹄不客气地将全身的重量交托给彭一帆；“喂，你真该长点个儿了，你看你比我矮上了半个头。”

“不想丢脸地因失血过多晕死在半路上的话就给我闭嘴。”彭一帆的口气听起来很不好，他在气恼自己来迟了，害朋友挂彩。

原以为事情到此就结束的两人显然估计错误，那个被岑静和晓婉重创的百叶窗带着他的一个同伴追了出来。他们看见先追出来的三人倒在了地上大吃一惊，怒火更炽，顺手抓了墙边的几支空酒瓶就冲了上来。

彭一帆只得放下已耗尽力气的雷邵鹄同他们缠斗。就在他们彼此都斗得面红耳赤的时候，忽听得有人高喊：“打架了！打架了！”

“喂！你们在干什么？”一道炫目的光笔直地射过来，雷邵鹄用

另一只没有被血蒙住的眼睛看到的是穿着蓝黑色制服的巡街警察
.....



“今天的朝会上要通报批评高二(一)班的雷邵鹄与高二(五)班的彭一帆,他们二人于上周五的晚上同五名社会青年当街斗殴,后被巡街警察发现扣在拘留所,是家长和学校领导一同出面才将人放出.....至于起冲突的原因,其实十分微不足道,只不过是因雷邵鹄不小心撞了对方一下,双方一言不合就打了起来.....至今雷邵鹄还在因受伤而住院.....”

该学校在每周一的早上都有一场风雨无阻的朝会,无非就是全校师生站在操场上聆听一下校长报告上星期学校的卫生状况,这星期的学习目标活动安排,或是听一听优秀学生的学习心得等等,往往没什么特定的主角。

但本周例外。

校长面无表情地在主席台上陈述雷邵鹄与彭一帆的劣迹,但任谁也看得出他拼命隐忍的滔天怒火。想来也是,本校学生因打架进了拘留所居然还得学校领导拉下面子去请出来,这下子他们学校想不出名都难。

岑静和晓婉在台下听着校长的通报批评,紧张得手心都冒汗。听到打架原因时,两人心中交错的不知是什么滋味。有心虚,有愧疚,有不知所措,也有松了一口气的感觉。

但当她们听到雷邵鹄受伤住院的时候,两个人的反应都是傻了眼。她们曾在事发后第二天以电话联络他们了解情况,但只在彭一帆那里听来一句:“麻烦了,老师知道了。”当时她们都很不安,如果要处罚的话,她们两个大概都逃不掉。

没想到雷邵鹄和彭一帆的嘴紧得像蚌壳一样,无论老师们怎么逼供怎么怀疑,他们都一口咬定这只是单纯的斗殴,绝对没有别人与此事有关。老师们千方百计套话也套不出真相,只得丢下一

句“总会查清楚的”，暂时将他们的说辞作为一个对全校师生的交代。

更没想到的是雷邵鹄居然还受伤了！

他伤着哪里？伤得重不重？现在好些了吗？

岑静完全浸淫在自己的思绪里，完全没有听见彭一帆正在主席台上向全校师生宣读自己的检讨书。

“……我将用实际行动来表达我悔过的诚意及改过的决心。老师们、同学们，你们看我今后的表现吧！检讨人：彭一帆。××年×月×日。”

接着学生会主席上台：“下面宣读对雷邵鹄、彭一帆两位同学的处分决定。两人各记大过一次，同时取消雷邵鹄同学竞选学生会主席的资格……”

雷邵鹄！岑静的心已经飘向了那不知在何处的医院病房……



“雷邵鹄！”岑静高喊着他的名字推开病房的门，病房内的病人们对这个冒失的女孩投来不赞同的眼光。在医院内到处都有“禁止喧哗”的标语警示，难道她一张也没有看见？

徐岑静丝毫不理会他们的注目，反正她异于常人的举止言行为她引来别人的目光，不差那几个。

“雷邵鹄！”她叫着他的名字走到一张空的病床前：“怎么没人？”

严晓婉和彭一帆随后走入病房。他们扫了一眼病房，又查看了一下那张空病床上别着的病号卡，说道：“没错啊，是这儿啊！这病号卡上还印着他的名字呢。”

“我看！”岑静一把抢了过去，边看边念：“姓名：雷邵鹄；性别：男；年龄：17；病因：额头有一道长约二寸的伤口，缝五针……什么？伤在脑子上？还缝了针？”

“怎么？很严重？”晓婉看岑静一脸犹如世界末日的表情，不由

得也跟着紧张。

“天哪！晓婉！怎么办？他伤在头上，而且还缝了针！”岑静恐慌地抓住晓婉的手臂：“完了完了！会有后遗症的！他会变笨的！那一敲把他的脑袋敲笨了！再加上缝针时麻醉剂麻了他的脑神经，万一他变成一个阿达怎么办？”

“说不定他还会因为那一下撞击失去记忆，把我们全忘了！”

“最糟糕的是，人的头都是很脆弱的！这下子他一定会短掉好几年寿命！啊！他会不会……会不会刚才急病突发被送去抢救了？晓婉，我们要不要去急诊室找找他？”

“去太平间找更快！”

众人回头。只见头上缠着纱布的雷邵鹄左手打着点滴，右手高举着点滴瓶出现在病房门口。

“你们怎么都来了？”他仿佛没事人般走到属于他的病床旁，将点滴瓶挂在架上然后坐下：“该不会是专门跑来诅咒我的吧？”他别具深意地望了一眼岑静。

这小女生实在有把人气死本事。离病房老远他就听到了她的喳呼，明知道她的出发点是担心他，但从她嘴里吐出来的话就是难听得要命，就像一只乌鸦正站在枝头冲他“呀呀”大叫，没个好兆头。

“你怎么还能走？”岑静惊讶极了。她原以为雷邵鹄应该是窝在这张病床上痛苦地呻吟的，一看见他们来了，他就颤抖地伸出一只手：“你、你们终于来了……”突然那只手无力地垂了下去，于是他们一千人等惊慌地大叫：“医生！”医生来了，将他戴上氧气罩推进急救室，他们就在急诊室外焦急地踱着步，不时抬头看看那“手术中”的牌子。急救室的门开了，他们立刻围了上去：“医生，他怎么样？”这时的医生会意味深长地长叹一口气然后说：“我们已经尽力了，现在一切就看他本人了……今天晚上是危险期……”

可是现在的他看起来是那么健康！

“你是真的恨不得我死是不是？”雷邵鹄咬牙切齿地从牙缝里迸出话：“你给我解释一下，什么叫做‘你怎么还能走’？”

晓婉赶紧缓和气氛：“不是，岑静的意思是看到你精神不错她很惊讶，又很高兴，她是又惊又喜！”

惊喜？好吧，他勉强接受这个解释。说实话，他看见她来看他，倒真有几份惊喜。

四人同坐在一张病床上，开始交流情报。

“记大过？”雷邵鹄说：“离退学只差一步了。”该学校的处分依程度由低到高分分别是：警告、严重警告、记过、记大过、留校查看、开除六等。

“你的处分比我还多一项吧，你被学生会彻底除名了。”彭一帆说。

“我第一次听到你居然还有心去竞选学生会主席呢。”可惜再也没机会了，晓婉心想。

“没关系。反正我去参加竞选只是证明自己不比别人差，现在一样证明了。在格斗方面，哈哈！”

“其实你们把我俩供出来也没关系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样你们的处分也会轻一些。”

“是吗？会轻一些吗？”岑静问道。

“肯定会。”晓婉分析给她听：“第一，他们打架的本意也是为了救助他人，是在做好事；第二，有错的是对方，他们没有蓄意挑衅，实在是迫不得已；第三，将我们供出来，多少能帮他们分担一些老师们的怒火；第四，老师们会念在他们老实交待态度诚恳的份上从宽发落。我想，大概顶多给我们每人一个‘严重警告’的处分。”

“哦……”众人听了若有所思地点头。

“那还等什么！”岑静站起来：“我这就去自首，说你们没错！”说着她就要出病房。

“天哪，笨蛋！”大家赶紧手忙脚乱地拉住她：“你现在还去自首干什么啊！处分都已经在全校师生面前宣读了，怎么收回来啊！你现在再去不过是再添两个可怜受过的人罢了！还有，校长可能会因为气愤我们撒谎让我们罪加一等！”

雷邵鹄更是因为拉扯动作过大不小心扯动了还扎在手臂上的

针；哎哟……”他痛得想骂三字经。待会护士过来，他一定得让她瞧瞧这针是不是已经错位了。

岑静听见了他的痛呼，连忙坐下察看：“你怎么了？是不是碰到伤口了？”她伸手欲拨开他的头发探视他那层层纱布包裹下的伤口。

“没事啦！”他别扭地将头移开。她能主动靠近他他很高兴，不过最好是挑个周围没有这么多电灯泡的时候。

“你躲什么？给我看一下你的伤口又不会死！”

“你爱看就看！我先说明，为了这外伤我可是几天没洗头，你又不怕摸了一手油恶心的话你就尽管看！”他夸张地将头凑近。

“哦，我还是目测好了。”岑静干笑着缩回手；看起来你恢复得不错。”精神真好。

“看来我们都忘了这回来医院的目的。”彭一帆笑。大家本来是来医院探望雷邵鹄的，结果聊了这么久还没有问到他的伤。“你的伤现在怎么样了？”

“本来就没什么事。”他回答；根本就没有住院的必要，是我妈太大惊小怪非让我在医院里多吊几瓶点滴把失去的血补回来，这院住得我心虚死了。”看看旁边几张床的病人个个脸色青绿嘴唇发紫，平日里坐都坐不直还得家人寸步不离地随身照料；而他却能自己提个点滴瓶行动自如地上厕所、打游戏机、到餐厅买饭吃……总之他是待得惭愧极了。

“那你大概什么时候出院？”

“吊完这瓶点滴我就去办理出院手续。”虽然他的妈妈是嘱咐他身体要紧，再多住几天没关系，但他实在是没那个休养的心情了。

“那真是太好了。那你呢？你的伤怎么样了？”

“我？小小的摔伤而已，能有什么事？不过在屈膝时还是会有点痛就是了。”晓婉把手伸出来，让彭一帆看她的手掌：“你看，我的生命线本来是这中间断成两截的，我本来还在担心也许我将来会遭遇什么重大变故，结果这一摔让我的生命线连在一起了，哈！”

“是吗？真令人高兴。”彭一帆对研究掌纹没什么兴趣，不过看她开心，他也很快乐。

“我们这是不是叫‘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岑静突发奇想。

“你们的确是‘大难不死’了，我们的‘后福’还没来呢。”雷邵鹄认为这个形容不够贴切。

“放心吧，雷兄，快了。”晓婉话中有话地暗示。

雷邵鹄起初不是很了解，但当他看见晓婉瞥了一眼岑静，再冲他挤眉弄眼时，一切了然于心，但愿“后福”快些来到！

8

可是这个“后福”来得简直快得让人难以想象，它就发生在四十分钟后，就在众人谈笑着讨论为庆祝雷邵鹄出院要去哪里吃晚餐的时候。

晓婉和彭一帆在前面有说有笑地走着，雷邵鹄见岑静一人若有所思地落在了后面，便掉头向她走去。

“在想什么？走得这么慢？”

“……雷邵鹄……”她抬起头来看他。

“嗯？”

“你是不是喜欢我？”

有情况！晓婉和彭一帆耳尖听到了这句话，赶紧驻足、转身、走近，观察后续发展。

这个问题实在是太直接太突然太尖锐了，雷邵鹄顿时脑神经短路傻在原地，好半天才回过神。他觉得一阵脸热，知道自己九成九是脸红了。

“你在说什么啊……”他不是听人说过，女人在等别人表白或自己想表白的时候，是最重视时间、地点和气氛的吗？怎么她就偏

要与众不同 ,就在这人来人往熙熙攘攘的大街上 ,当着另两名朋友的面就要他表明心迹 ?

他想提醒她现在的气氛并不适合讨论这些事 ,偏偏她坚持追问。

“ 是不是 ? 你是不是喜欢我 ? ”

雷邵鹄甚至觉得她的声音提高了好几个分贝。

“ 是 ! 你想怎么样 ? ”他将双手在胸前交叠 ,看上去好像随时会冲上去和她干一架。既然她执意要个答案 ,他也懒得卖关子。有观众又怎样 ? 反正晓婉和彭一帆早就不把这件事当新闻了。但她的反应还是令他气结。

“ 哦。 ”她点点头 ,“ 我猜也是这样。 ”

一旁晓婉和彭一帆的闷笑声清晰可闻。此该的雷邵鹄真恨不得冲上去扭断她的脖子。

“ 那你想不想和我交往 ? ”

“ 如果我说想 ,你会跟我交往吗 ? ”他表面上问得很随意 ,事实上他是将心提到了嗓子眼等着她的回答。

“ 我会。 ”她不假思索。

“ 那我想。 ”他也毫不犹豫。

“ 可是我之前是喜欢他的呀 ! ”她的手指着彭一帆。

天哪 ! 晓婉险些没晕过去。彭一帆则是用一种很无辜很无奈的表情小心地察看雷邵鹄脸上的阴晴变化。他觉得他隐隐看见了打雷的前兆。

“ 那你想怎么样 ? ”雷邵鹄问道。这女的最好不是在耍他 ,否则

.....

“ 移情别恋。 ”她轻轻一笑 ,看来她真是吊足了他的胃口。这样的告白方式实在是太绝了 ,她真想为自己的聪明头脑大笑三声。经过这一连串的事 ,她必须承认她是喜欢上雷邵鹄了。但奇怪的是这次她完全没有任何要逃要躲的感觉 ,心中坦然得不得了。

“ 可不可以 ? ”她转头问彭一帆。

“ 什么 ? ”目前他们三人还处在呆愣状态中 ,彭一帆没反应过来

她在问什么。

“我可不可以移情别恋？”她将问题重申一遍。

“啊！”几时炮口转向这边了？彭一帆连忙说出自己的真心话：“可以可以！尽管移不要客气！”他不好意思地抓抓后脑勺笑道：“其、其实我也移情别恋了……本来我也挺喜欢你的，可是现在我……发现自己喜欢上晓婉了……”

“什么——”

猜一猜，这惊天动地的惊呼是谁发出的？



“叛徒！”

“你听我说，我是真的不知情……”

“不讲义气！”

“我是无辜的……”

“不够朋友！”

“你不能怪我吧……”

“背叛者！”

“你有完没完？！是你自己说你已经移情别恋了！”受不了岑静一味的指责，晓婉也毛起了脾气。两个小女生正窝在学校的某个角落里彼此谈心。这是她们有心事或秘密与对方分享时常来的地方，在这个几乎连校领导都快要将它遗忘的小角落里，她们可以自由自在地高谈阔论。

这不，这一连几天两人都避而不谈的话题在这里都搬上了台面讨论。

岑静被晓婉驳得一时语塞，但很快她又找到了支持她立场的借口……呃，理由。

“那是我不知道之前彭一帆也喜欢我嘛！我要早知道他喜欢我，我们早就是一对神仙眷侣了！”

“但事实就是你知道得晚，你想怎么样？”

“……那你也不能让他喜欢上你嘛！”没词说了她就开始耍赖。

“又不是我能控制的！”晓婉翻个白眼；说来说去，这都要怪你自己太蠢了，躲来躲去把幸福都躲掉了，你自己积极主动一点不就皆大欢喜？”也就不必害得她现在左右为难了。不过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晓婉……那现在怎么办？能不能挽回啊？”

“挽回？你想挽回什么？那雷邵鹄怎么办？”

“……”是啊！怎么办？她原以为自己已经对彭一帆死心，想不到彭一帆一句“曾经喜欢过她”又轻易勾起她心湖的涟漪。难道她是个水性杨花的女人吗？

“唉！如果我是哆啦A梦就好了，可以轻易回到过去，改变曾发生的事。”

“遗憾的是你不是。对了，如果你是那只无所不能的机器猫，你不妨考虑一下该怎么隐身吧——因为我瞧着那迎面走来的人怎么那么眼熟？”

岑静闻言抬头——妈呀！是雷邵鹄！

Shit！她忘了她与雷邵鹄在这里有过一次交锋，所以他一定知道这地方。

“晓婉！”他大声叫；“阿帆正到处找你呢！”

该死的，叫这么大声害她想装聋都不可能。严晓婉站起来走去，在经过他身边时恶狠狠地抛下一句：“你给我记住，你就是这么‘报答’我的？”也不想想是谁帮他敲醒岑静那颗晕乎乎的大脑，真是忘恩负义。其实晓婉当然知道徐岑静之所以开窍，功劳大多在雷邵鹄自己，但她霸道地硬要为自己记上一笔功劳。

没办法，雷邵鹄耸耸肩膀表示遗憾。有诗云：

人性诚可贵，尊严价更高；

若为异性故，二者皆可抛。

晓婉，我只好牺牲小你，完成大我了！

雷邵鹄乐得在心里盘算晓婉若和彭一帆成了的话，岑静想不死心都不可能。

岑静斜着眼看着他奸笑着接替晓婉的位置 ,在她身边的草地上坐下。

“你们在谈心？”他问 ,她点头。

“说吧。有什么心事跟我谈是一样的。”

“跟你谈心？”她觉得那简直怪异到顶点；“你觉得那合适吗？”

“有什么不合适的？这不是很自然吗？我们是男女朋友……”

“我们什么时候成了男女朋友？！”她打断他的话。

“你忘了你是怎么说的？只要我想 ,你就会成为我的女朋友。”

“我说过那样的话？”她仔细回忆 ,好像是有；“那次情况特殊……”

“情况越特殊越见真情。”他发现他的脸皮已经厚到子弹打不穿的程度。

“那是真情吗？”好像是 ,但她又不确定。

“不管怎样 ,我可不打算让你有反悔的余地。”

“做我女朋友好处很多哦！”他开始使用诱哄战术；“你会有很多好东西吃 ;在你不想做作业的时候可以有免费、高质量的作业作为参考 ;在你想认真学习的时候 ,你会有一个尽责细心的好老师 ;在你陷入危机的时候 ,会有一个罗宾汉舍身救助……”

提到救助 ,岑静又开始注意他的额头。他早已自行将层层包裹的纱布卸除 ,只留下一小块棉纱被胶布贴在伤口 ,昭告别人他受伤的事实。

“你为什么要做我男朋友？做我男朋友有什么好处？”他的确能提供她不少方便 ,但她似乎什么忙也帮不上他。

“你不知道吗？好处很多呀！”他开始一项一项列举：“看着我就觉得很开心 ,我一开心 ,就觉得生活很美好 ,学习也会更有效率 ,也会更加积极上进……我一开心就会很想笑 ,俗语有云：笑一笑 ,十年少’ ,和你交往后我一定能够越活越年轻 ,越活越有朝气……”

“难道我除了能逗你开心之外没别的好处吗？”她注意到他说了这么半天好像还是在说同一件事。

“这还不够吗？”他看着她的眼睛说；我认为能活得开心比什么都重要。”

有道理！岑静心想。她觉得他的口才真是好，三下两下就说服了她，而她甚至还没完全明白他在说什么。可是，她怎么还是隐约有一种不公平、上当的感觉？

“我能让你开心，你呢？你能让我开心吗？如果我们交往了以后发现只有我能娱乐你而你却不能娱乐我怎么办？”

雷邵鹄的额上开始微微沁出细汗。这是他第一次发觉到她也有精明难缠的一面。

“这我不能打包票，但我会尽力让你觉得开心的。”

“哦。”

接下来是一阵沉默。岑静不知在想什么，雷邵鹄小心地揣测着他过关的可能性有多大。

“我们这就开始交往了？”她突然抬头问。

“开始了。”他的语气十分坚定。

“哦。”……



交往的感觉是怎样的？有了一个男朋友的感觉是怎样的？岑静的答案是：没有感觉。

其实也不是完全没有感觉，反而是因为感觉太多了，太复杂了，交织在一起庞大得惊人，反而让人说不出口。晓婉说，这样才对。这样的感觉只能很笼统地用“喜欢”两个字概括，真要能逐条细数清楚诉说明白，那就不叫“喜欢”了。

晓婉说得好像有道理，可是岑静又觉得有点不对。至少在她喜欢彭一帆的时候，她就能说明白呀！她喜欢彭一帆那张很讨人喜欢的娃娃脸；喜欢他晒得黑黑健康阳光的皮肤；喜欢他大方随和的个性等等，她不是都说得很明白吗？反而……如果要她说出喜欢雷邵鹄哪一点，她就说不上来了。

晓婉说 ,那是因为她对彭一帆不是真的喜欢 ,是一种憧憬 ,一种向往 ,是这样的吗 ?

算了 ,有关彭一帆的事还是不要太听信晓婉的话 ,因为这家伙最近跟彭一帆走得相当近 ,说不定她是专门为了断她的念头才这么说的。

她也问过雷邵鹄 : “你喜欢我哪一点 ?”

他的回答是还她一个问号 : “喜欢就喜欢了 ,还要归纳出哪一点 ?”

“你总不会毫无理由就莫名其妙地喜欢上一个人吧 ? 总该有些理由吧 ?”她追问。

他很认真地沉思了一会 ,然后说 : “我也说不上来。不过一开始 ,我是很喜欢看你的某种表情才发现自己喜欢上你的。不过很奇怪 ,你现在已经很少露出那种表情了 ,我还在喜欢你。”

“表情 ? 我的哪种表情 ?”

“嘿嘿……”他不好意思地笑 : “就是你每次被我气得说不出话来那种表情。”

“那种 ? 你有病吗 ? 居然喜欢那种好像被大便梗到的表情 ?”她以为他大概是喜欢她微笑或是“梨花一枝春带雨”的表情。

“喂 ,女孩子应该文明一点吧……”

真的很莫名其妙 ,他们怎么会彼此喜欢呢 ? 就连他们的同学和朋友 ,在知道他们俩开始交往的时候 ,都是一副大跌眼镜的表情。

“天哪 ! 怎么可能 !”有人惊叹。

“一点也没看出来 !”

“冤家成亲家呀……”

“一根鲜草插在牛粪上 !”

当然这“鲜草”是在暗喻雷邵鹄 ; “牛粪”则是在明指她。

很多人——包括她自己在内——都认为他们不相配。雷邵鹄的优点是显而易见的 ,而她呢 ?

她仔细审视了一下自己 ,有一点固执 ,有一点任性 ,有一点懒

情 ,有一点糊涂 ,有一点迂腐 ,有一点霸道……天哪 ! 她怎么有这么多“ 点 ”的缺点 !



“ 所以你就决定 ,要把自己的缺点全部改掉 ?”

“ 是。”她回答得无比坚定。

“ 所以你就决定从今天开始晨跑 ?”

“ 是。”

“ 所以你就决定晨跑一定要叫上我 ?”

“ 是。”

“ 所以你就在凌晨五点钟冲到我家来叫我起床和你一起跑 ?!”
讲到这里晓婉已经是吼了 : 你是脑袋进了水吗 ? 天没亮就拼命来敲我家的门 ?! 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吗 ? 五点 ! 早上五点 ! 我爸妈还以为你发生了什么不得了的事想不开还叫我好好开导你 , 结果你只是想改正你那懒惰的缺点 ?!”

“ 嘿嘿…… ”被晓婉这么一吼 ,岑静方才那坚定的态度已经荡然无存 ,她自知理亏 : 反、反正你都被我吵醒了 ,就起来一起跑嘛 ! 也好帮助你减肥…… ”

“ 好。很好。真好。简直太好了 !”晓婉的眼睛因为想杀人加上睡眠不足而有些充血 : 徐岑静 ,我就跟你一起跑。今后我要是发现你有一天早上不想晨跑了 ,别怪我在早上五点拿串鞭炮到你家去叫你起床 !”

“ 还、还是不用麻烦了 ,你继续睡 ,继续睡。安息吧 ,阿门。”她夺门而逃。

改正缺点的第一个计划——失败。

……

“ ……选项 C 中的图是表示生成物 C 在混合物中的体积分数与温度和时间关系的坐标图。一般来说 ,温度高、反应速率快 ,到达平衡时所需时间短 ,在 500 到达平衡时所需时间 T_1 小于在

100 到达平衡所需时间 T_2 ,说明图中这种表示是正确的 ,再从纵坐标与温度之间关系分析..... ”

不行！不可以睡！

“可以看出温度高时 , $C\%$ 小 ,温度低时 , $C\%$ 大 ,这说明升高温度平衡向减少 C 的逆反应方向移动 ,这种表示..... ”

千万不可以睡！

“也是与题中反应 $A_2 + 3B_2 = 2C$ 的平衡移动规律一致的..... ”

徐岑静！你睡了你就完了！你不是要改正你的缺点吗？

“所以选项 C 符合题意。”

“ 呼.....呼.....呼..... ”

改正缺点的第二步计划——失败。

.....

“ 妈妈 ,教我做几道菜吧。”

“ 你要学做菜？”徐母一脸惊诧。

“ 当然！我之所以这么粗神经 ,都是因为你们没有好生教养！我决定了 ,从今天起我要做一个真正的女孩 ,一个温柔婉约 ,心思细腻的贤妻良母！首先第一步当然是学做菜！之后我还要学织毛衣..... ”

“ ”徐母仍处在震惊中。

“ 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 明白了。”

“ 那我们还不开始？！”耽误了我迈向贤妻良母之路的宝贵时间你可赔不起。

一会儿 ,厨房里传来了这样的对话——

“ 错了错了 ,你要先将开关按下去再逆时针旋转才能点起火。”

“ 哎！你还没把液化气总闸打开啊！”

“ 油油油！我不是说了做菜前都要先往锅里放油吗？”

“ 蛋只要轻轻在碗沿一磕就行了 ,用不着这么用力地砸。你打坏几个蛋还没关系 ,可别砸坏我这象牙瓷的碗。”

“对……细细的白色粉末是盐，粗粗的晶体是糖，透明瓶子的是醋，黑色瓶子的是酱油……”

“天啊！关火关火！快关火！锅已经起火了？！不、不！不要用水！用锅盖把火盖灭！你这都不懂？！”

一阵忙乱过后，徐母扫了一眼满目疮痍，如同台风过境般的厨房，拍着岑静的肩膀叹道：“女儿呀，别妄想做什么贤妻良母了，你老妈我都已经做好养你一辈子的打算了。”

改正缺点的第三步计划——失败。



“你觉不觉得最近的我跟过去有一点不同？”

“不同？”雷邵鹄前后左右将岑静审视了一遍，有不同之处吗？

“你是指你最近变漂亮了一些吗？是的、是的，我正这么想呢。”

“不是那个啦！”岑静有些火大。为什么每个人都看不出她惊天动地的变化？“你觉得我今天走路怎么样？”

“哦，我知道了。”雷邵鹄恍然大悟，“你是说你今天开始使用牛步！”怪不得她今天走路慢得出奇，需要他一等再等。

“是小碎步！淑女走路专用的优雅的小碎步！”她一吼马上用手捂住嘴。淑女是不允许大声喊话的。

“你说个笑话来听吧。”她要求。

笑话？突然让他说个笑话，他怎么说得出？雷邵鹄绞尽脑汁，最后只好说出昨晚的电视节目中某主持人总结出的肥皂剧五句必用台词：

一句：“你打我？！你居然敢打我？！”

一句：“你不要过来！你再过来我就跳下去了！”

一句：“废话少说，看招！”

一句：“孩子，他就是你的亲爹啊！”

最后一句他记不太清楚了，只好胡诌一句：“我成全你们，我真心地祝愿你们幸福……”

他每说一句就毛骨悚然一次 ,因为他的旁边一直不间断地传来“ 哼哼哼 ”的闷笑声。侧过头 ,只见岑静抿着唇拼命憋笑 ,眼睛却早已弯成了两道弧 ,她的鼻翼微微地抽动着 ,脸却涨得通红。看上去——便秘得很厉害。

“ 你没事吧 ? ”他问。

好半晌她才缓过神。“ 天哪 ,差点没把我给笑死。”

“ 你刚才是在笑 ? ”

“ 是啊 ! 看了那样的笑你有什么感想 ? 是不是觉得很优雅 ? ”
淑女守则之一——笑莫露齿。

优雅 ? 雷邵鹄终于明白了她今天的症结所在 ,她似乎凡事都力求优雅 ,只不过完成动作的质量有待商榷而已。

“ 你今天怎么了 ? 那么追求优雅做什么 ? 这不像你平时的作风啊 ? ”

“ 不像才好 ! 这说明我终于将缺点改正过来了。”太好了 ! 努力终于有了成果。

“ 你是在改正缺点 ? ”怎么他一点都不觉得 ?

“ 是的。我决定要改掉自己粗鲁、马虎、懒惰等缺点 ,做一个温柔、细致又勤奋的、人见人爱的淑女。我还为此制订了一系列计划 ,并将之命名为‘ 淑女养成计划 ’。你觉得怎么样 ? ”

“ 咳咳咳。很好。咳咳。加油。咳咳咳。”天哪 ,他得再咳猛些才能压抑几乎已脱口而出的笑声。

终于他觉得不那么想笑了 : “ 其实原来的你也不差啊 ,为什么执意要改 ? 你当初是打算怎么改的 ? ”

岑静稍为思索了一阵 ,决定如实全部告诉他。“ 我告诉你 ,你可不许笑我。”

“ 好的 ,我尽量。”他可没法打包票。

“ 一定不许笑 ! ”

“ 是 ,一定尽量。”

于是岑静将她的顾虑、她的想法以及她那几个计划失败的前因后果来了个竹筒倒豆子。

“对不起。”雷邵鹄颤抖着转过身去，才一松开手，一连串抑制不住的笑声就猛地进了出来。

岑静气得跺脚：“喂！你说过不笑的！”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雷邵鹄笑意渐歇时，岑静早已气得转身走得老远了，他赶紧追上去为自己的行为道歉。他其实觉得他也有一点无辜，谁教她说了一个那么好笑的笑话，他还是头一回听说有人下厨煎个蛋能险些把厨房烧掉。“你走那么快当你的淑女风范全没了。”他小心提醒。

“没了就没了！反正从来也没有过！真是的，我到底是哪条神经短路了？居然会想到要为你这家伙改变成一个淑女！”也不想想她这些丑是为谁出的，居然还敢笑她；“不干了！再也不干了！变淑女？啊呸！做梦！”她气乎乎地边骂边走。

“对，不变淑女了。淑女算什么？”雷邵鹄暗笑着顺着她的话往下讲；“本来也是，交往是我们两个人的事，管那么多其他人的看法做什么？”他如果喜欢淑女的话，当初她是怎么也吸引不了他的。他认为现在的她已经够好了，没有必要再作什么改变，保持自然就好。至于缺点，早在他喜欢上她的那一刻起就有了包容的打算了。

她听了他的话，渐渐有了软化的迹象：“但是很多人都说我们不配，他们都说我配不上你。”

“眼光是因人而异的。”他说；“也许有些人是认为我配不上你呢？比如那些暗恋你的人……”

“有人暗恋我？！”她顿时显得很激动。她的行情何时如此走俏了，她还一直被蒙在鼓里呢！

“我只是打个比方。真有没有我不知道。”

打什么比方不好，居然挑这个，害她白激动。岑静一翻白眼。

“就算真有，你也没必要表现得如此激动吧？别忘了你现在是有男朋友的人，已经没机会了。”他的语气里隐隐渗出一一种酸味。

“不对吧？晓婉说要结了婚才没机会，而且现在就算结了婚也不能说没机会了，因为现在办理离婚方便得很。”所以你随时都可以去爬墙没关系。当时晓婉还笑得一脸坏坏地在她耳边补充了这

句话 ,不过她觉得可能不说出这句话要好些。

“别听她的。”他说 ; 你只要记住 ,你已经没机会就够了。”

“哦。”她应了一声。接着兴致勃勃地同他谈起昨晚的电视节目。

真好哄。他的嘴边绽起一丝不易察觉的狡诈笑容。

9

有人说 ,学生过早地谈恋爱会荒废学业 ,是不是真的 ?

如果你现在去问岑静 ,她肯定会告诉你 : 哈 ! 那是因为你没有找到一个像我男朋友这样头脑顶呱呱、功课一把罩的男朋友 ! ”

雷邵鹄和她交往后 ,果然将他许下的“好处”一个个兑现了。他们每天放学后都会一起去距岑静家不远的一个小公园 ,就在那小公园内的一个凉亭里 ,雷邵鹄会帮她补习她最不擅长的科目。

很值得一提的是 ,雷邵鹄实在是位很称职很有耐心的老师。无论她提出怎样刁钻古怪的问题 ,他都会想尽办法用最浅显通俗的说法解释给她听 ,直到她终于说“懂”为止。

而岑静虽称不上是肥沃的土地 ,但也不算太贫瘠 ,只要栽培得当 ;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种事还是有可能发生的。雷邵鹄连日来的辛勤教导终于有了成果 ,只见岑静刚在凉亭的古凳上坐定 ,就迫不及待地从书包里抽出两份试卷向他献宝 :

“看 ! 我的物理和化学双双及格了 ! ”

这么容易满足 ? 不过险险地从及格边缘滑过就高兴成这个样子 ? 雷邵鹄微蹙起眉 ,但仍然表扬她 : “不错、不错 ,有进步 ,再接再厉。”的确是进步了 ,而且进的步伐还颇大 ,他记得她过去的物理化学老是三四十分来着。

得到他的表扬 ,岑静喜不自禁 ,整个人晕陶陶的 ,她开始沉溺

在自己的想象中：“照这么发展下去，你天天辅导我，我不断进步，说不定下次我就能从六十多分一下子跳到八十多分，若是再一跳，我不是就能得满分了吗？”

“我如果真能得满分怎么办？老师和同学肯定会惊叹我的进步的！说不定还能从老师那儿获颁个‘进步大’的奖项！”

“然后我只需再努力一点儿，说不定一不小心就考中了年级前三名，到那时老师和同学们又会有什么反应？我一定会被成堆的鲜花和掌声淹没的！”天啊，她真不敢想象那会是怎样一种情况（事实上她早已在想象了）。俗语说：“人怕出名猪怕壮”，每个明星都要为他的鼎鼎大名付出相应的代价，她真怕因此招来老师的错爱。

思及此，她开始长吁短叹起来。

雷邵鹄起初还能被她那一堆歪理谬论其实是根本勿需担忧的担忧唬得一愣一愣的，但现在他已学到经验了。每当她的双眼开始放出恍然大悟的炯炯光芒时，便是她要发表她的高谈大论的时候。此时你就要作好耳朵穿孔的准备，以便她的言论从你的左耳进去便能从右耳出来。在她说的時候，你要努力将笑意转化成一声声附和，好告诉她，你其实并没有分心，你是在听着的。

“……你有没有考过年级前三名？”

“哦。”他还没注意到她在发表冗长的演说之时抛空提的问题。

“哦什么？我在问你问题，你知不知道？”她的脸一沉：“你刚才是不是根本就没有注意听我的话？”

“啊？哪有，我在听啊……”

“你骗人！”看他一脸刚回魂的迷糊样，说他在认真听？她会相信才有鬼咧！

“我有啊，你不就是在担心你进步太快成绩太好老师会重视你……”这好像就是她话里的重点。

她这才还他一个大大的笑脸：“我就知道你听不进。”

突然，身后响起一个调侃的声音：“啧啧！‘我就知道我的话你不会听不进’。天哪，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你们就这么毫不在意地打情骂俏，也不想你们的这种行为多么有害市容、有伤风化。”

两人回头——其实不用回头也早凭声音判断出了来者是严晓婉。

“你来干吗？”岑静瞪她。

“天哪，听听这是什么话？这还像是句人话吗？真是有异性没人性。怎么，有了男朋友就不要好朋友了？我探望探望你不行吗？”

“我们分开不过才三十分钟，有什么值得探望的？”她怎么知道在这公园里能撞见他们，准是这好事小人尾随跟踪。

“你摸着良心说一句，现在你是和我在一起的时间长，还是和他在一起时间长？你是和他通电话多，还是和我通电话多？”晓婉勇敢地迎向她责难的眼神，眼里明明白白地写着：该死的徐岑静，你重色轻友好歹也有个限度。我之所以这么不讲义气，还不全是你害的！

“你都和她同学那么久了，她现在将重心移往我身上也是应该的。”雷邵鹄大言不惭地说。要不是四下里有许多双雪亮的眼睛，他还真想环住她的腰以示占有。

是啊，真想环住她的腰。自他们莫名其妙开始交往以来，算算日子也有一个多月了，而他们的关系居然还只停留在牵手阶段。再照这样发展下去，恐怕他只能一辈子眺望梦寐以求的“A关系”的份了。

真丢脸哪，听他一个年纪稍长的朋友说他与女朋友都快冲刺到“C”了。虽然他并不赞成那么早就发生关系，不过适当地把进度加快一点还是可以的。他很想但又不敢向她提出这个问题。因为每次他们在一起，聊的话题都是些昨晚的电视剧，班上的老师如何无聊等等，并且每次都是她滔滔不绝地说，他洗耳恭听。现在突然叫他提些风花雪月的话题，他反而有破坏气氛的感觉。

“唉……你们真是伉俪情深，哪像我形单影只，放学连个陪我走的人都没有。岑静，我放学和你们一起回家好不好？长路漫漫我一人独行，很可怜的！”晓婉假意擦拭着眼角的泪。

“没有人陪你走吗？”岑静恻隐之心大动：“那好……”

“不行。”雷邵鹄不给她心软的机会，硬生生地拒绝。他们之间的关系进展得如此缓慢，若再插进一个电灯泡，岂不是他这辈子都别想从她那儿拐到一点甜头了？“绝对不行。”他再次强调。

“为什么？”岑静不解：“你和晓婉不是也玩得挺好么？为什么不准她和我们一起走？”

“就是啊！而且我一个人走路回家很危险耶，如果又遇上流氓怎么办？”晓婉恰到好处地抽动了两下肩膀，造成一种楚楚可怜的假象。

“对啊！真的很危险！那我们还是一起走吧。你放心，他很强的！有他当保镖一定一路平安。”

闻言雷邵鹄一张脸都涨成了青黑色。她把他当成保镖也就算了，居然还把他当成别人的保镖？此时他看见晓婉暗暗向他比出胜利的“V”字型手势，他更是气得险些背过气去。

晓婉笑得很得意。嘿嘿，雷邵鹄，你不仁莫要怪我不义。别以为只有你了解岑静，我跟她这么多年知己可不是当假的。今后，我一定会恪尽职守，努力地做一只超级“电灯泡”，努力为你们照亮前途的。

远处的树后，一个鬼鬼祟祟的人影正窝在那儿探头探脑。

“彭一帆，你躲那么远干什么？”岑静叫他。

“彭一帆在后面？”晓婉一惊赶紧回头，果然让她瞧见了那个正傻笑着拍掉身上草叶的男生。

“你怎么在这里？你……又跟着我？！”晓婉有些生气，说了那么多次不用他跟，他竟一次也没有听进去。

“不是啊！我只是来这附近买东西，凑巧跟你们遇上而已。”他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扬了扬手中提着的一大袋零食。是的，他没有说谎。如果硬要说他说了谎，那也只是半个谎言。因为他是买完东西的半路上看见她才尾随至此。

“哎呀，来就来嘛，还带这么多吃的来，你真是太客气了。”岑静一面喳呼着，一面从他手中夺过那一大袋零食。

“喂！我没说那是要给你吃的吧？”彭一帆有些傻眼她的强盗

行径。

“我知道 ,你什么也不用说了。凭我们那么好的交情 ,这种事还需要用言语来交流吗?我们就不客气了。”说着那包最大的薯片已经被开封 ,坐在岑静旁边的二人立刻自觉地将手探入袋内。

他这一个月来的口粮啊!彭一帆心疼扼腕。

“对了 ,阿帆 ,晓婉说她一个人回家会很危险 ,她会很害怕 ,你不如送她一程吧。”雷邵鹄叼着薯片 ,一派悠闲地提起方才晓婉强调的话题。彭一帆这小子真不愧是他哥们儿 ,大老远送来口福之余不忘送上“幸福”——替他清理掉严晓婉这颗碍事的大灯泡。

这句话怎么这么耳熟?不就是他死皮赖脸非要送晓婉回家时硬扯的借口吗?他还记得当时晓婉拒绝得斩钉截铁毫不犹豫。她说她回家的路上车水马龙灯火通明 ,若有人想对她不轨 ,不待她叫喊 ,来自四面八方群众那雪亮眼睛射出来的凌厉的眼神已足以将那些不法之徒刺得千疮百孔。就是因为这个拒绝的理由太无懈可击 ,他才会愚蠢地选择尾随其后以便一有情况他就能挺身而出英雄救美。

怎么?为了巴上眼前这你依我依的小两口 ,她又改口了?

“雷邵鹄 ,做人别做这么绝吧 ,我和你有仇吗?”晓婉咬牙切齿地从牙缝里迸出这句话。她正躲彭一帆躲到关键时刻 ,他居然就这么大咧咧地将她推送出去 ,整个暴露在敌人 ,不 ,不是敌人 ,他就这么将她整个暴露在彭一帆面前?!

“我们当然没有结仇 ,我是以一个朋友的立场关心你。阿帆送你回家 ,不单可以消除你的安全隐患 ,还能顺道替你解决‘长路漫漫形单影只’的问题不是吗?”

晓婉此时终于知道岑静所言非虚 ,雷邵鹄果然十分、非常很可恶!他那笑得一脸坏坏的样子 ,真令她有一种从他脸上踩过去的冲动。“算你狠!”她恨恨地拂袖离去。

“快追上去啊!”他出声提醒 ,彭一帆应了两声 ,赶紧跟上。走了两步他又折返 ,从岑静手中夺过那袋原就属于他的零食才撒腿追去。

雷邵鹄看着他们已离得很远的背影冷笑，严晓婉想不到你也这么虚伪，明明也喜欢人家还玩那一套捉猫猫。

岑静一头雾水。刚才雷邵鹄与晓婉之间的明枪暗火她是没有看懂，不知道他们在争什么。不过……“你干吗让彭一帆送晓婉回家？这样他们不是走得更近了？”

废话啊！如果他们不走近点那他这么做有什么意义？“他们成为一对不是很好吗？晓婉才抱怨自己孤家寡人，正好他们互相喜欢，我帮他们一个小忙有什么不对？”

“他们互相喜欢？”岑静高声怪叫，紧接着是一连串诅咒：“晓婉这个叛徒！我明明告诫过她不可以喜欢彭一帆的！”

“你这么跟她说？”简直不能相信的语气中正酝酿着风暴。

初冬的天气一向是比较平稳的，但这会儿不知为什么却有了变天的预兆。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晓婉说？”

“因为……毕竟我喜欢过彭一帆嘛，虽然现在感觉转淡了，但是七年的单恋也不是说放就放得下的，我现在还不希望看到彭一帆有女朋友，更何况那个女朋友还很有可能是我死党，这样你不觉得大家都会尴尬吗？”是啊，真的很尴尬。

奇怪，怎么她一对着他，真心话就一串一串地说出来？

雷邵鹄这回可是完全没注意到她说话的主题在后半部，他只听明白一点，那就是她还喜欢彭一帆。虽然她也说那只是“一点感觉”，但那一点感觉的概念是多少，他却完全不知道。

他突然有些泄气，一种懊丧的感觉爬上心头。在他正为他们之间关系的进展龟速烦恼不已的时候，她却一派悠闲地告诉他她还喜欢着别人？

她这样到底算什么？她对这次交往认真的程度究竟有几分？

“你怎么了？怎么不吭声了？”岑静低头看见他难得地皱起了浓眉，以为发生了大事。

“你到底有没有把我当成你的男朋友？”他突然盯着她的眼睛问。应该很少有人如此坦率地跟自己的男朋友说她对别人余情未

了吧！

“什么？你说什么？”她觉得自己好像听错了。

“我说。”他焦躁懊恼的眼里写满认真，“你究竟是不是真心跟我交往的？”

“真、心……”她好像傻了，只会重复他的话。

“你为什么总是可以这样毫不在意地把别人的心情搅得一团乱呢？”他声音忽然高了几个分贝，“你总是问我有多喜欢你，现在我要反问你，你又喜欢我几分？或者，我的问题改成‘你到底有没有喜欢我’更准确吧？”

“干吗突然凶我？！”她简直不能适应。

“我没有凶你！”

“还说没有！”听！他的声音更大了！

“……”他不说了，这样的沟通方式并不能成为他们的催化剂。

他不说，她也不说。可她却堆积了满腹委屈。

“也许我太急了，我应该再多给你一点时间。可是我早已用这个愚蠢的理由安慰自己不下数十遍了，我不过是想要你一点喜欢我的表示，这要求过分吗？”

她还是不说。

他长叹了口气。“我再最后给你一点时间，你想清楚再告诉我。不管答案如何，我都接受。”说罢，他转身离去。



我再最后给你一点时间。

不管答案如何，我都接受。

“天哪！他以为他是谁啊！真是○○××△△ㄟ（以上为一堆儿童不宜的话语采用了马赛克处理。）

“哈哈……”晓婉在电话那头笑得前俯后仰。

“你还笑！我已经气得想杀人了你知不知道？”岑静现在有一种见人宰人见神杀神的冲动。

“我、我不是在笑你，我是笑雷邵鹄……”晓婉这就是标准的幸灾乐祸。她从未想过自己居然还有当巫婆的天赋，随便一诅咒对方就报应连连。雷邵鹄这回总该知道重色轻友出门即会被闪电击中的下场了吧！

“气死我了！亏他还那么振振有辞地说我没有喜欢他的表示，我都表示得那么明显了，他自己迟钝没有察觉到也就算了，居然还怪我？”

“哦……”真是想不到雷邵鹄也有被岑静骂迟钝的一天，这风水果然是十年轮流转没个歇止。这真是让她太痛快了。“那么你作了些什么表示？”

“这都看不出来吗？”岑静开始在心中怀疑晓婉究竟是不是她的知心姐姐；以我的个性，要不是喜欢他，会答应和他交往吗？会每天和他通电话、一起回家吗？会每个周末就和他约会吗？会想要为他改变成淑女吗？会把心里话都毫不保留地告诉他吗？会和他牵手吗？还说我没表示，我看他才是瞎了眼呢！”

“怎么？就说完了？”晓婉还兴致勃勃地等着她将他们的后续发展细微末节也来个竹筒倒豆子呢。

“怎么？这些还不够吗？！”

“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你们交往了一个多月了难道只做了这些事？”

“你这是什么意思？”

“说明白点就是，难道你们没有搂抱或是——KISS吗？”

“啊——”她的脸顿时烫得可以蒸熟一锅蛋；“你怎么能想我、我和他做那么不纯洁的事呢？”

听她那口气，八成还没被启发，也就怪不得雷邵鹄对现实不满了。“那些事也不像你所说的那样不纯洁吧，至少你和他就是百分之百纯洁的男女关系。”

“难道成了男女朋友，就一定得做这些事？”当初答应交往的时候她可没想那么多。

“也不是一定吧。也有纯精神恋爱的，但我看雷邵鹄完全不是

这种人。”

“那么 ,他就是为了这种事生我的气 ?”那太龌龊了吧 !她又开始冒火。

晓婉本不想为雷邵鹄解释 ,任由岑静把他想象得十恶不赦 ,好小小地报复一下他的忘恩负义 ,但关键时刻她的良知重又抬头。唉 ,这个世界大概就是因为有她这样心胸宽广的人才显得如此美好吧。

“他也不算是在生你气吧 ,我看他连该气谁都弄不清楚了。他是在吃醋啦 !”

“吃醋 ?”

“对啊 ,你喜欢他 ,在你看来表示得十分清楚明白 ,在他看来大概就比较模糊了 ,至少没有你喜欢彭一帆那时表示得清楚。你跟他说过你喜欢他吗 ?”

“呃……没有……”

“这就对了 ,责任在你耶 ,哪有告诉自己男朋友另有所爱的 ?他会认为你想要跟他分手啦 !”

这么一说她好像真的不对耶……“那、那我怎么办 ?”

“怎么办 ?还想交往就赶紧去跟人家表明心意 ,不想交往就这么算了呗。”晓婉打个呵欠 ,扫了一眼钟 ,天呐 ,12 点了 ,这就意味着她们这个电话已讲了两个多小时了。“好了 ,没事了吧 ?没事我挂了 ,我作业还没做呢 !”

“你告诉我 ,我该怎么做 ?”

“怎么做 ?看你是要用电话传情或是当面表白都可以。如果你决心够大的话不妨再送上香吻一个慰藉他可怜受创的心灵。再见。”

“等一下 ,等一下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

“有什么事明天再说不行吗 ?”晓婉的口气明显不耐烦了起来。

好吧 ,她长话短说 :你……还没和彭一帆交往是不是因为我的缘故 ?”她猜八成错不了 ,晓婉真是伟大啊 ,居然能舍爱情而就友情 ,她决定也高尚一回 ,放彭一帆与晓婉二人双宿双飞。

想不到电话那头的晓婉居然险些笑岔了气。她边笑边说：“哈……徐岑静，你电视剧看太多了……你以为我们也会发生那种两姐妹爱上同一人的肥皂剧？你以为你老几啊，我会那么听你的话？前阵子我只是觉得不能适应这种关系的改变，现在我已经基本上适应了，我估计跟他交往的日子也不远了。到那时就不劳你费心了……哈哈……”

回答她的是一连串“嘟嘟”的忙音。

10

“……那边那个帅哥没事吧？怎么老在照镜子？”

“就是啊，亏他长得那么有男子气概，居然对着橱窗的镜子搔首弄姿个没完，太破坏形象了！”

“他不会是娘娘腔吧？”

“搞不好是人妖！”

“那他岂不是很有可能朝同性恋方面发展？”

“好劲爆哦！我从没看过同性恋耶！”

“他一定是在等他的另一半同志！”

“吱吱吱吱，喳喳喳喳……”

不远处一群小女生正兴致勃勃地冲雷邵鹄指指点点，而当事人却浑然未觉，一直在专心照他的镜子。

嗯，这家蛋糕店的橱窗真不错，镜面光洁闪闪发亮，又是落地式，正好映出他的全身像。

雷邵鹄退两步仔细审视着自己的衣着。外套是敞开展示出他那黑色高领毛衣下的强健体魄好呢，还是只拉一半让完美体格若隐若现引人遐思？或是干脆将拉链拉至顶端突显他的个性？

这条牛仔裤穿在他身上还可以吧？这双新 NIKE 鞋的颜色看

上去会不会有点老？

他又走近两步对着镜中的自己展露一个大大的笑脸。他出门前特地刷了两次牙，现在牙齿看起来是不是很洁白光鲜？

五官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吧，他除了洗脸外，也没法再多在脸上上下什么功夫了，总不能叫他一个男生化妆吧？

头发现在这样自然垂着好不好？也许，他可以梳个全新的三七分，尝试一下不同的造型。

见鬼了！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时，雷邵鹄真恨不得拔根头发就地上吊。他这么激动干什么，他这么忐忑干什么？又不是没有跟她约会过，他怎么紧张到这个程度？

不过……

也实在不能怪他紧张。今晚是岑静头一回主动约他，也是自上次在公园不欢而散后的首次再见。他记得他叫她想清楚，还说不管什么样的答案他都接受，话一出口他就后悔得险些咬掉自己的舌头。

摆什么酷？耍什么个性？他那么辛苦才把她追上手，幸福生活才刚开始他就轻言放弃？他怎么这么不会为自己打算？明知道她就是那样粗神经的女生还要欠考虑地说出那些话，早在交往之初他不是早做好了忍让她的心理准备吗？

今天是12月24日，也就是说，现在是平安夜。他想他也许可以向上帝祷告祈求这个平安夜能平安幸福地度过。

不过……他抬手又扫了一眼他的运动手表，八点已经过了，这就意味着她又迟到了。他苦笑。等等等，这似乎是他和她交往后一直在做的事。

突然有人轻拍他肩膀，他激动地一回头——

“哇！”看到鬼！他吓了一跳。

徐岑静脸色苍白若纸，嘴唇亦全无血色。她虚软无力地抬起她的右手，用一种软绵绵的声调懒懒地打招呼：“哈啰……抱歉……我又迟到……”

“你怎么了？”雷邵鹄赶紧扶住似乎要随风飘走的她，“怎么脸

色这么难看？”

“没什么。”她摆摆手。难道要她就这么告诉他“我痛经”吗？

她的体质似乎不太好，每次生理期刚来的时候就痛得死去活来。若是痛一下过去也就算了，偏偏这痛持续时间又特别长，每每弄得她三分似人七分像鬼。

可恨，今天是平安夜，是她计划中的一个重要的日子，她应该是容光焕发艳丽逼人的——就像此时的雷邵鹄一样；可惜人算不如天算，她那一向不准时的“大姨妈”居然也赶在今天同她报到，实在是倒霉到了家。

“你这样还叫没什么？”他伸手试了试她额头的温度，居然摸到了一手冷汗；“你不舒服吗？是不是哪里痛？”

“对啊……肚子好痛……”她弯着身子，手紧紧地捂住腹部。

“该不会是生理痛吧？”他只是随口猜猜，她那一脸震惊的表情却明白地昭告了答案，他猜对了。

“不会吧？有这么严重吗？”他知道女生在生理期的时候多少会有些不适，但没想到会痛到她这样。

“就是有这么严重！”她狠狠地白了他一眼；“没务过农，如何知道粮食的来之不易，没做过女人，怎了解生理期来时的痛苦。”这是岑静方才灵机一动总结出来的真理；“你现在知道女人的忍辱负重了吧！”

“好，你忍辱负重，但不管怎样，先找个地方休息一下，OK？”他真怕了她，痛得脸发白了还不忘大放厥辞。他将她的“负重”——一个不知内里装了什么装得沉甸甸的书包接过来背在自己肩上，带着她进了一家布置得明亮温馨的咖啡店。

“你先喝点热牛奶暖暖胃，我先出去一下。”他丢下这句话就不容分说溜出了咖啡店。

岑静坐在这靠窗的位置望着大街上来人往出神。这杯热牛奶不只暖了她的胃，更壮了她的胆，她觉得她已有了更多的勇气实践她今晚的伟大计划。不过……

“喂！你可不可以不要这么痛啊！”她低头对着自己的小腹喊

话。

“你在干什么？”去而复返的雷邵鹄在她的对面坐下，递给她巴掌大的一个小袋子。

“这是什么？”她接过来，热乎乎的。

“自制简易暖水袋。”他回答；“嗯……我听说；那个‘来了不舒服的话，热敷腹部会比较舒服一点，你就将就就将就，用这个敷一敷腹部吧。”

“你听说这种事干什么？你变态吗？”她怀疑地扫了他一眼。

“别问，你快点敷一敷吧，你不是说你很难受吗？”雷邵鹄强制下心中的怒火，尽量用一种心平气和的口气说话。他不能再给人当笑话了，因为刚才他已经被人笑得够呛了。

那个人是谁呢？严晓婉啦。他刚才溜到店外去，就是用行动电话向晓婉求助，请教她“痛经”的时刻该怎么处理。

可想而知问出这个问题的下场，他恐怕免不了被晓婉当作一生笑柄的命运了。但他实在是解决不了她的痛楚，只好出此下策向女生求教，而这个适合的女生人选，他思来想去，除了严晓婉也没别人了。

被取笑了半天，晓婉才揶揄地告诉他热敷腹部就可以了。于是他买了一袋袋装饮料，将里面的果汁全喝光再注满热水送到她手里。

结果被怀疑是变态，他可算知道了好心被当成驴肝肺的心情。他看着正用热水袋压住腹部，痛楚神色渐渐缓和的她，心情复杂。

这简易热水袋作用还颇大，不一会儿岑静就觉得小腹那种酸痛、胀痛的感觉已经没了，只有一阵暖意直透心底。

她又恢复了精神：“还挺管用呢！下次我也这么敷，生理期就不那么难受了，我也不用花钱去割子宫了……”

“你去割子宫？！”雷邵鹄的下巴差点应声落地。

“还没有割，但我有那个打算。”

“为、为、为、为什么？！”他口吃得厉害，冷汗如泉涌。

“我每次‘那个’来的时候，就难受得不得了。所以我想，干脆把子宫割了，这样我的‘那个’就永远不会来了，一劳永逸。”

好个“一劳永逸”！她大概可以书写一笔新的历史：历史上第一个因为生理痛摘除子宫的女人。雷邵鹄真佩服她，也佩服自己——他居然还没被她吓跑。

她滔滔不绝，越说越起劲：“我觉得这个方法真的可行。我准备建议晓婉还有我其他几个朋友也一起去，说不定那医生还会看在我们人多的份上给我们优惠呢……”

抽搐。闷笑。笑。大笑。狂笑。笑得瘫倒在椅子上。笑得几乎整个咖啡店里的人险些将他送往医院脑神经科挂急诊。

“神经病。”岑静咒骂一句，也跟笑了起来。



因为严重打扰了其他客人喝咖啡的情绪，咖啡店的侍应对他们明显没了好脸色。他们也聪明地在咖啡店将他们轰出来之前选择了逃跑。

他们漫无目的地在人头攒动的大街上走着。平安夜的晚上，出门享受圣诞节的人特别多，因此这条原就繁华的商业街上在今夜更是拥挤不堪。雷邵鹄紧紧握着岑静的手，在前面为她分开人流。“你现在感觉好点了吗？”

“好多了！那个热水袋真有效哩！敷着暖暖的，很舒服。你看，我现在还将它夹在衣服下。”她作势要撩起衣摆。

“我知道了，知道了，麻烦你不要在大庭广众之下做这么出格的事。”唉！一个女孩子应有的矜持，甚至基本生理知识，居然还得靠他来教。

在她的提议下，他们到了教堂。

进了这并不太正规的教堂，他们立刻被吓了一跳。

“天！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岑静惊呼。放眼望去，一片片全是黑压压的人头，从彼端的角落直到大门前都挤满了人，她根本连

个脑袋也伸不进去。“电视剧里不是这么演的呀！”在电视剧里，男女主角若私订终生的地点是在教堂的话，那教堂一定是庄严肃穆，除了男女主角外没别的生物。男主角会一脸深情地向女主角单膝下跪，然后问：“你愿意嫁给我吗？”女主角此时会不敢相信地颤抖着下唇，晶莹的泪珠自大大的眼睛里滑下。通常男主角提出了这个问题女主角不会立刻答应；非得男主角自言自语一大堆废话诸如“我知道这对你来说太突然了……”接着再问一次那个问题，女主角这才泪流满面地扑到男主角怀里。两人紧紧相拥，然后镜头便转到那神圣的十字架上……

看多了这样的剧情，岑静脑里就自动将“教堂”同“互诉衷肠”划上了等号。所以她想，也许在教堂里向他告白比较不会紧张，她会有一种“在教堂里告白是天经地义”的感觉。

可恨天老是不从她愿，教堂里挤得活像个沙丁鱼罐头，完全没有电视里的气氛。

“平安夜教堂里当然人多。”看来此处是容不下他们了，他们只得又回街上遛达。

终于走到了一个还算僻静，气氛勉强及格的地方——新建成的大桥上，两人同时意识到，这是一个可以谈情的地方，于是他们同时开口：

“我……”

“我……”

又同时住口。

“你先说。”

“你先说。”

又是同时开口。

“你的背包里装了些什么？”雷邵鹄选择先从较为不尴尬的话题切入。一切即切入了要害。

“一些书，还有……这个。”她从包里抽出一本厚厚的记事本给他。

他有些纳闷地翻开看。

“其实我今晚约你 ,就是想让你看这个。上次你说要我想明白自己的心情 ,我早就想清楚了 ,全写在那上面 ,你自己看。”

雷邵鹄一页一页地翻看 ,眼神也越变越诡异。

“你的心情 ,就是这么个东西?”

“什么叫东西?”他那怀疑与不屑的口气令岑静大为光火。他居然敢这样糟蹋她的心意!

“你自己说这是什么?”他将记事本递到她眼前 ,她定睛一看整个人都傻了。

“你不认识了吗?我给你读一遍:《静官剑法秘笈》:静官剑法乃吾派开山师祖徐岑静所创 ,该套剑法虚无缥缈能杀人于无形 ,并且只限女生修炼 ,男生若练必定走火入魔 ‘.....’ ”

接下来为出招表 ,在详细说明如何出招的旁边还附有图解。雷邵鹄留意了一下 ,前四招分别是:

第一招 :坐下。(要盘腿)

第二招 :坐着 ,深呼吸。

第三招 :吐气。

第四招 :运气。(此时可看见修炼者的头发微微上扬。)

也许这剑谱还会有后续部分——目前她只画了四招 ,但这名曰“剑招”的头四招里 ,他居然连把剑的影儿都没看见 ,而且修炼者除了坐着闭目养神外没干别的事。他相信这在对战时 ,只需使出这套剑法的前四招就能轻轻松松地被对手干掉。

“你给我看这个做什么?这上面不是说只限女生修炼吗?”雷邵鹄指着记事本首页的一行注解说道。

“Oh Shit!我拿错了记事本!”岑静懊恼得恨不得去撞墙 ,她居然可以摆出一个这么大的乌龙!尤其当她翻遍背包内外层 ,都找不到另一本类似的记事本时 ,她真的想就这样从这桥上跳下去算了。

雷邵鹄又是笑了一阵才有精神去安慰她:“没有带没关系 ,你告诉我你要给我看什么也是一样的。”

“不一样啦!”她说:“当面说我会不好意思!”

“那……你把我当成南瓜，这样当面说就不会紧张了吧？”

“没有南瓜会比我长得高吧！”

“那我蹲着，你站着？”

“不要，那样你比我矮上一大截，我得低头才能对你说话，我会感觉不自在。”

“你怎么这么难搞？”他一翻白眼，索性抱起她，让她坐在桥栏杆上，这会儿两人的视线相平了；现在可以说了吗？”

“嗯！”岑静平复了那颗因他突然抱起她而狂跳不已的心，看着他的脖子说：我本来是想让你看看我的日记的。自从和你交往后，我又开始写日记，记录的全是我真实的心情，大部分是和你有关……”

“晓婉说我应该多反思自己，我反思之后，觉得自己好像的确不对……我应该向你表白的，但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说，所以我想，也许你看了我的日记会明白……明白……”

“我明白了，你喜欢我。”雷邵鹄的嘴已经快咧到耳根。

“你心里明白就好，不用嘴上也说得那么明白。”她还是只敢盯着他的脖子，所以没有发觉到他脸上那灿烂得令人觉得讽刺的笑容。

“那怎么一样呢？我还没有听到你亲口说呢。”

“你不是知道了吗？那还要我说干吗？”

“那不一样……”

“怎么又不一样了……啊！你笑我！”

“没有没有，我绝对不敢笑你。”

“还说没有！”

“喂，别打了，你小心掉下去……”

……

“我们现在去哪儿？”

“去你家拿那本日记怎么样？”

“不行！绝对不可以！”

“有什么关系，你原来不是还打算给我看吗？”

“你已经知道了！我才不让你看那么隐私的东西呢！”

“那……我能要求一份圣诞礼物吗？”

“什么礼物？”

“一个吻……”

“不可以！绝对不可以！”

“有什么关系，反正我们两情相悦……”

“不行！我今晚吃了那么多东西还没有刷牙……”

“我的天……”

尾 声

他双手插袋 ,只身一人走在学校的林阴道上。风轻轻扬起 ,吹动他额前的几缕刘海 ,显出他那被发丝掩蔽的锐利双眼。

身后响起一连串脚步声 ,他的嘴角轻轻地划过一个弧度 ,眼睛也随之一亮 ,但他并没有回头。因为他知道那是——

“ 雷邵鹄 ! ”

他应声回头 ,笑容灿烂无比。

一位清丽可人的女孩朝他扑去……

不料女孩速度过快 ,一时没煞住脚 ,脑袋狠狠地撞上了他的下巴。

“ 我咧…… ”一时间两人只有捂住伤处呻吟的份。

“ 好硬的头盖骨…… ”雷邵鹄抚着恐怕已经淤青的下巴 ,怨声连连 : “ 你想干什么啊…… ”

岑静抬起头来 ,一脸委屈 ,眼泪眼看就要掉下来 : “ 呜…… 怎么办啊…… 我今天查到分数了 ,虽然比上次模拟考好 ,但远远够不上 S 大的分数线啊…… ”

“ 意料之中。 ”他小声咕哝 ,但还是被她听见了。

“ 好哇你 ,我没考好你就幸灾乐祸 ! 你太过分了吧 ? 难道你连句安慰的话也不会说吗 ? ”

雷邵鹄自知说错话 ,连忙补救 : “ 我没有嘲笑你的意思 ,其实你已经考得很不错了 ,上一所不错的学校绰绰有余。 S 大的分数线毕竟太高了…… ”

“ 哼 ! 虽然高 ,但你还是轻松考上了不是吗 ? 你虽然嘴上不说 ,但你用实际行动嘲笑我 ! ”

他不知道该怎么说。岑静见他不吭声，更加激动：“你连理都不理我！哇……”

雷邵鹄真是被她打败了。安慰也不行，不安慰也不行，说也不行，不说也不行。这女生真是难搞到家了。

干嚎了一阵，岑静终于知道了自己的无理取闹，她安静了下来，但仍哽咽不止：“怎么办？你考上 S 大而我没有考上，这样我们岂不是会分开吗？我不要这样……”

雷邵鹄叹了一口气。交往两年，这小妮子明显越来越依赖他，不过她的依赖他也很乐于接受就是了。他轻拍着她的背安抚她。

“就算分开两地也没关系，我可以每天给你打电话，我们也可以通信，或者我一放假就去找你。怎么样？”

“不行……晓婉说长距离恋爱是最没有保障的，她还说男人的下半身和脑袋是分开行动的，如果我和你分开两地，就算我不变成那苦守寒窑的王宝钏也别指望你回来时还是处男……是不是这样？你是不是会被诱惑？”

“你别听她胡说八道。”严晓婉那家伙真是越来越百无禁忌了，什么话题都敢讲（其实他忽略了晓婉也是被岑静带坏这一事实）。雷邵鹄这会儿也有点不放心和她分开了。她太单“蠢”了，别人胡诌什么她都相信，在他看来，反而是她比较容易被诱惑。

“呜……我只好去读我爸妈强行逼我填的第二志愿——H 大了。”

“你说什么？！H 大？！”

“对啊，一个都不知道坐落在何处的大学……”

雷邵鹄突然仰天长笑：“太好了！太好了！”

“有什么好的？”岑静白他一眼。

“我知道 H 大在哪儿。”

岑静以眼神示意他明说。

“就在……距 S 大约 800 米处。”他实在止不住笑意。

“800 米？”她睁大双眼，“岂不是很近？”

“对啊！”

“那……岂不是我们不用分开了？”

“对啊！”

“那那那……那岂不是我不用做王宝钏了？”

“对啊！”

“那、那岂不是……”

“对啊！对啊！全对！你说什么都对！”

“太好……等一下！你又想吻我？”

“庆祝我们大学时代也能在一起嘛……”

“不要！”

“我知道，你没刷牙。有什么关系？过去我们每次接吻都是牙膏味儿，也该换个自然点的了……”

“不要……”

“……你跑什么？我又不会吃了你……”

声音随着两人的离去逐渐转小，在他们刚才站的林阴道旁立着一块告示板，上面明确地表示着本校校规。其中一条就是：“禁止学生在校期间搞不正当男女关系”

而在这条校规的正下方，不知哪位好事者写了一行驳斥的小字：“年轻很短暂，无知无畏也很短暂。在这无知无思的年轻时代的交心才是最纯真的，没有什么不正当。”

你认为呢？

—全书完—